風雲書系 14

蔣陳豪門



蔣陳豪門

風雲書系14

蔣陳世家風雲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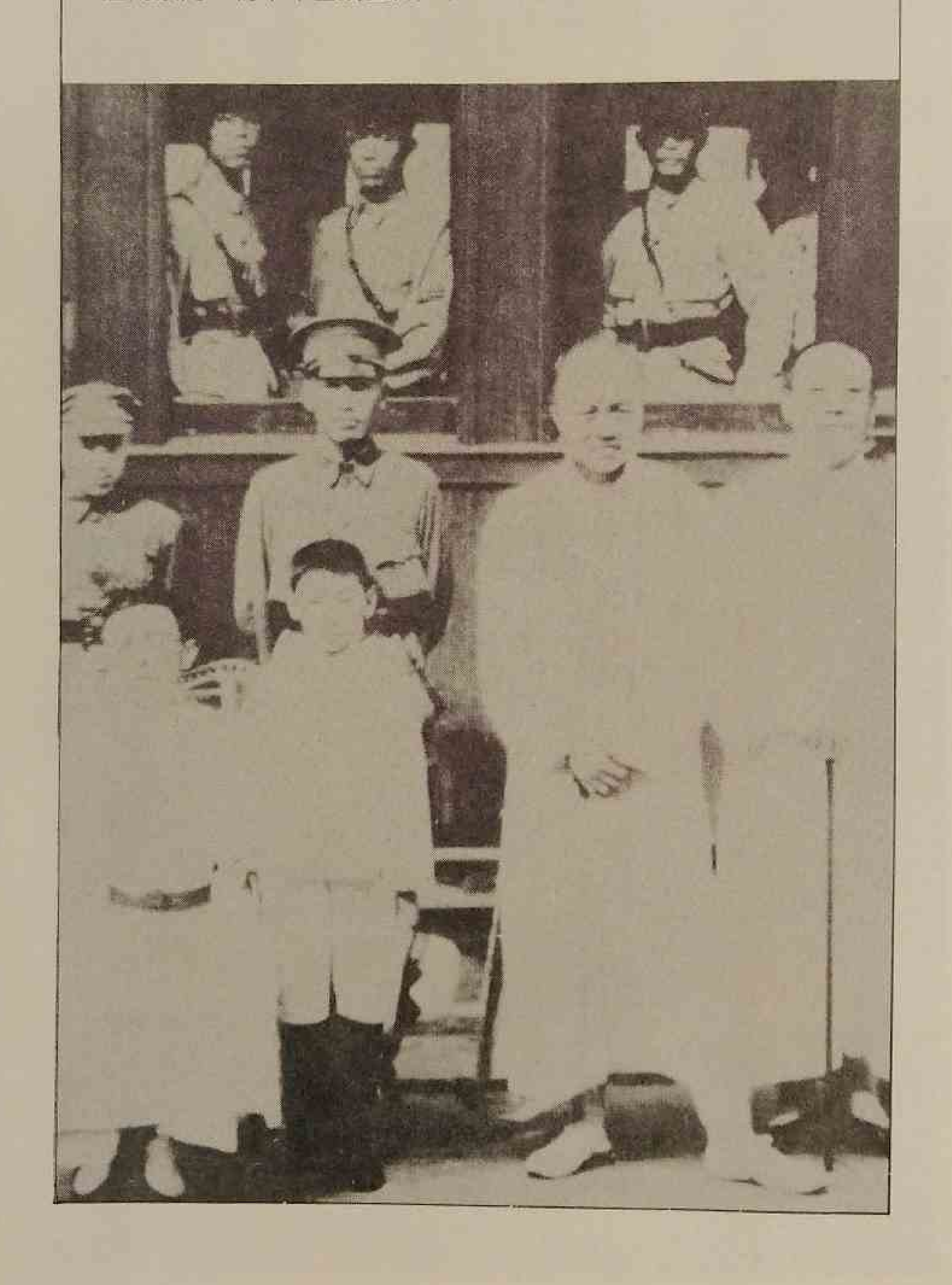
叱咤中國政壇的蔣陳世家風雲人物：蔣中正、陳果夫、
蔣緯國、陳立夫、蔣經國、陳英士(右上起順時針方向排列)



民前二年蔣中正於日本高田野砲兵部隊作後補生，已結識陳英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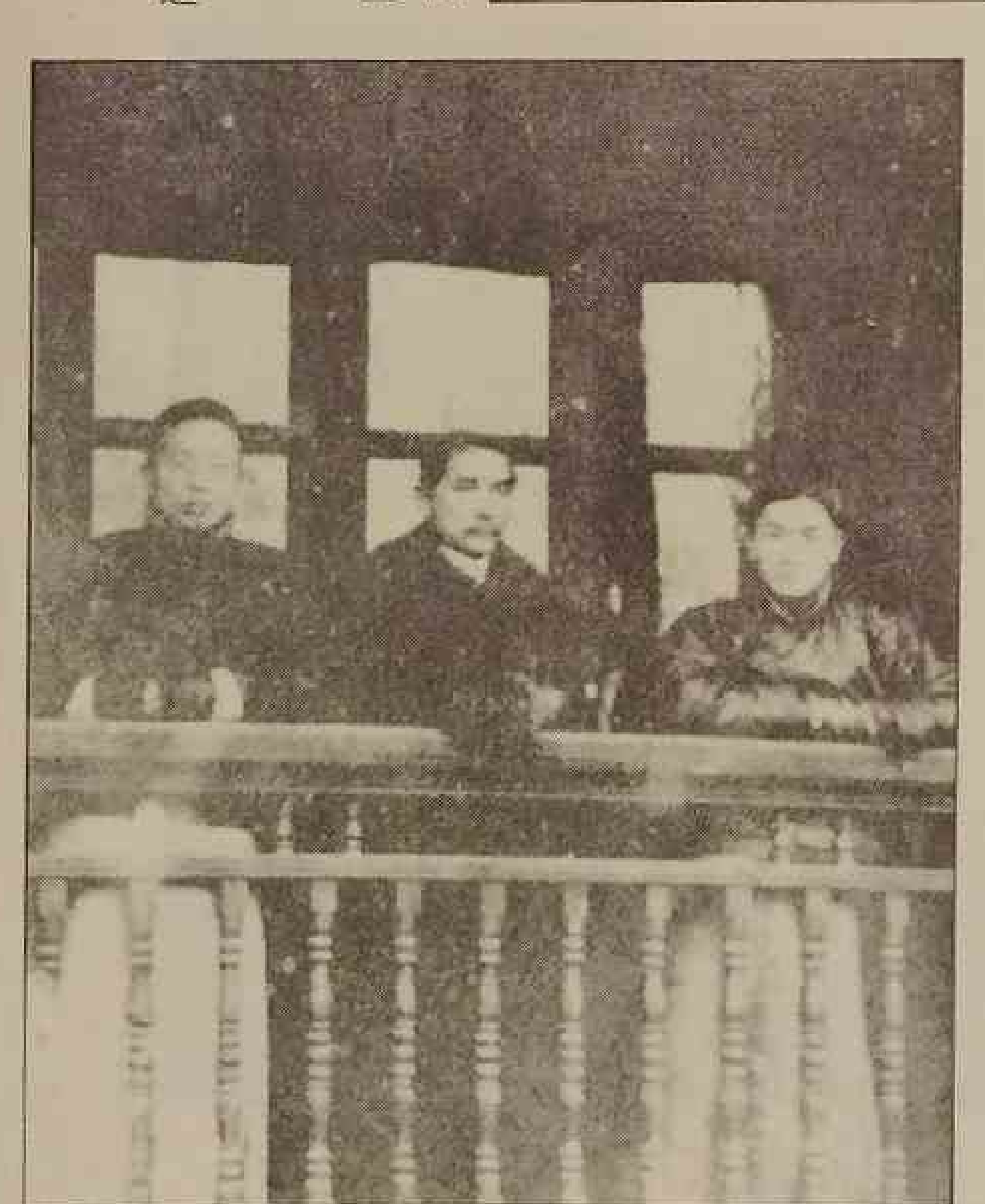


蔣中正率北伐軍出發，譚延闓(右)、吳敬恒(右二)、張靜江(左前)在廣州車站送行，前立者小孩是蔣緯國，此次隨父出征。張靜江是江南豪門，為革命出錢出力，在國府中地位甚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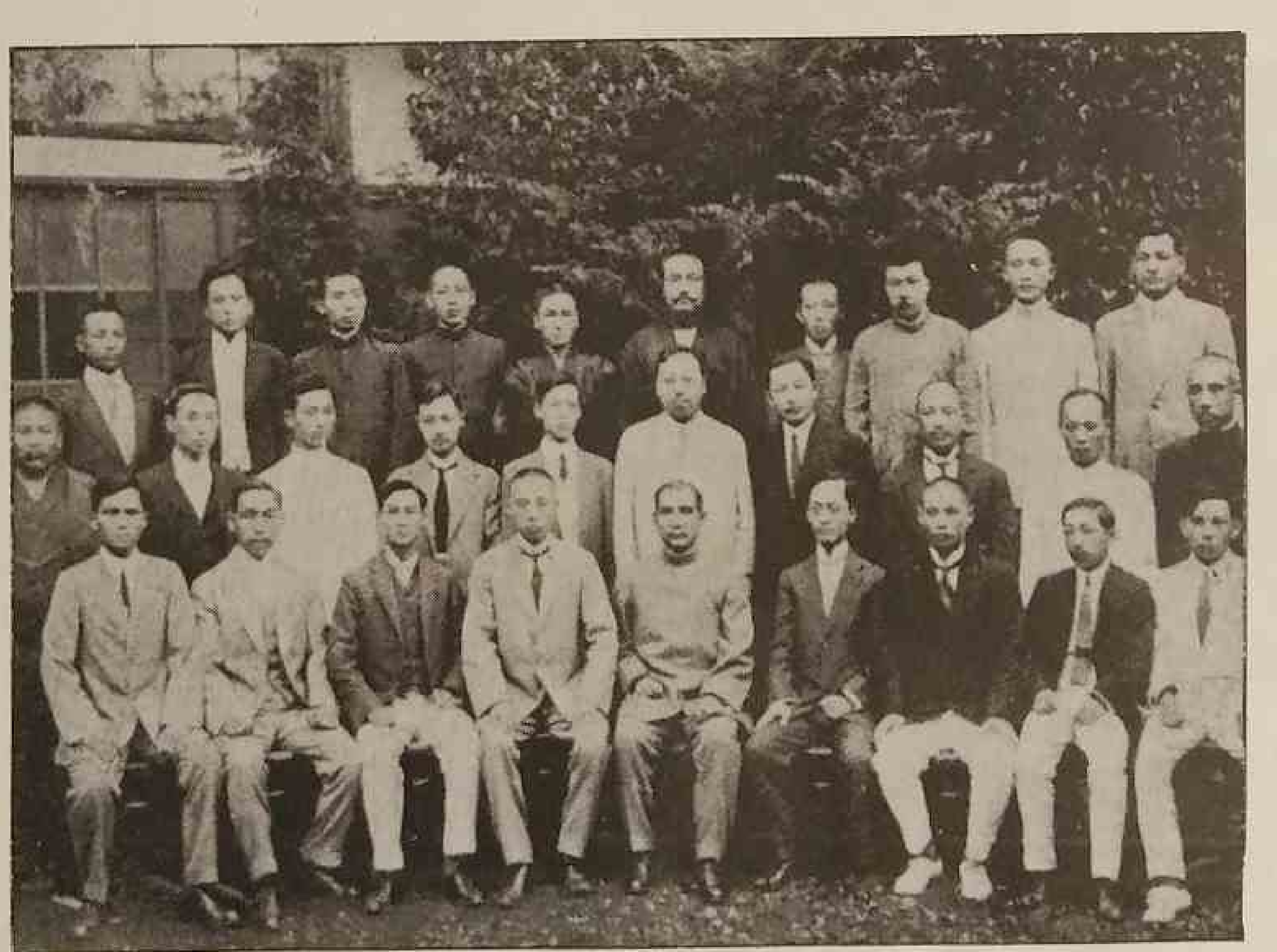
▶陳氏家族靈魂人物陳英士於民前一年在上海起義佔領都督府，任滬軍都督時的戎裝照，時蔣中正偕張群立即從日本返回。



▶陳英士(左)於民國元年與孫中山(中)、戴季陶(右)遊杭州



▼陳英士在上海起義成功任滬軍都督，蔣中正（右）與張群在日本聞訊借了三百元路費回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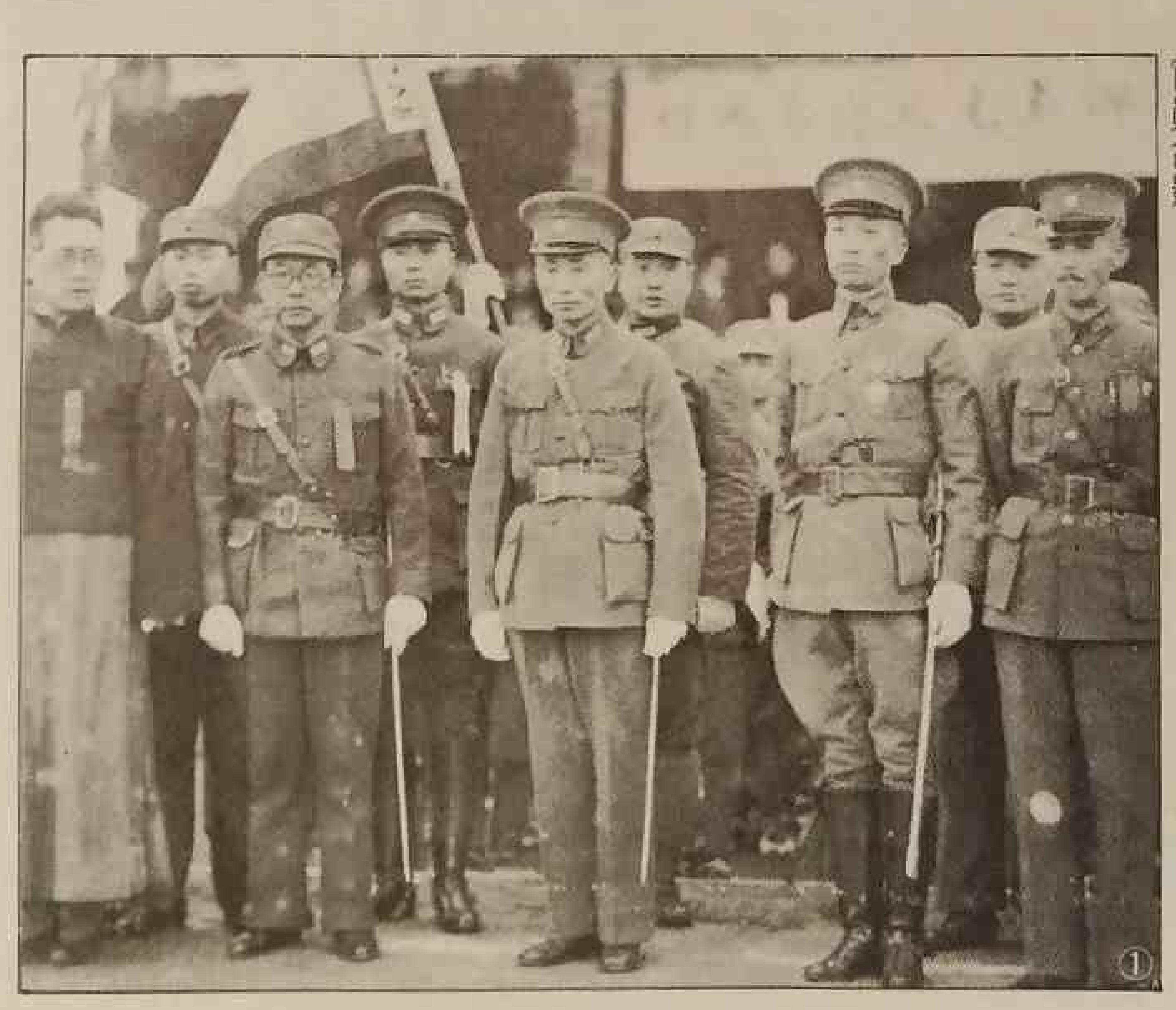
▼民國三年七月中華革命黨正式成立於東京，孫中山（中）偕陳英士（中左）、胡漢民（中右）及廖仲愷等同志合影



陳果夫（左後）掌理中央政治學校校務時，陪蔣中正兼校長及程天放（右）在重慶小溫泉視察校務。



陳門三傑右起陳其采、陳其業、陳其美，陳其業即果夫、立夫兄弟的尊翁，陳門之長，陳其采是老二，也自日本陸軍學校畢業



民國二十四年陳果夫（中）任江蘇省主席時與高級軍政官員合影

歷史的蔣陳

就當代中國政壇的地位和支配性而言，「孔、宋」是對中國政治變遷影響深遠的兩組環帶，而「蔣、陳」家族輒爲直接導控中國政局和政黨的主脈。

論者常以浙江奉化蔣介石暨蔣經國、緯國父子兩代，浙江吳興陳英士暨陳果夫、立夫叔侄，與「孔、宋」並陳爲「中國四大世家」。傳統上，「四大家族」原係指中古歐洲專制統治階級的四大王室豪門，率爾比稱並不妥切。然如將此「四大」名稱予以中性化，則「蔣、陳」與「孔、宋」在中國當代所散出的聲脈和光波，稱之「四大政治世家」當屬無庸置疑。

蔣氏家族以蔣公父子兩代自北伐起即統御政局迄今，陳氏家族的陳英士在民初即爲革命獻身，陳果夫、立夫昆仲更於民國二十年前後，導引國民黨主脈達十五年以上。而今蔣氏家族仍是中國最尊貴的第一家族，陳氏家族自陳果夫於四十年辭世，陳立夫多年不問政治而聲淡息沒。

然不論歷史的發展若何，這兩個早期主掌過中國歷史的家族，他們在當代政治變遷過程上，叱咤風雲的脈脈，和留下的斑痕烙迹，都是近史永遠值得追述和珍惜的一頁。

目錄

蔣陳豪門在中國

——蔣陳與中國政治變遷



蔣中正於十八年在北伐勝利週年慶祝會上講話，當時中央政校創校不久，蔣氏開始掌握軍政實權

中國近七十年政治變遷過程中，國、共兩黨主脈和支脈，完全佔據政治舞台，二分所有的政治利益和資源。而在民國三十八年以前，以個人之權威，凝合家族勢力叱咤風雲於政壇，並影響政治起伏脈博、興衰隆替久遠，除東北張作霖、張學良父子，一度擁兵自重，成為山頭，應屬蔣、陳與孔、宋四大家族了。

蔣氏家族以先總統蔣中正北伐後奠定民國之基礎，後以父子兩代在臺耕耘，領政六十年，創民國百年福祉，其為中國第一世家當無庸置疑。蔣門之後，陳氏家族以陳英士暨陳果夫、陳立夫叔侄兩代，維護民國共和體制，復在國民政府之下統合黨政組織與人事逾十五年，也曾風光鼎盛。再者孔、宋家族為「皇親國舅」，孔祥熙和宋子文並長期在國民政府中出任多項要職，光燦顯赫，爾後舉家遷美，為其子孫留下無盡的財富。凡此四家皆可謂既尊且貴，名震中外。

國民政府時代，由於蔣、陳、孔、宋聲勢過於喧赫，一般併稱「四大家族」。然而「四大家族」的稱號，本指君權時代歐洲英國的史譯（Stuart）、奧匈帝國的哈普斯堡（Hapsburg）、德國霍亨索倫（Hohenzollen）以及帝俄時的羅曼諾夫（Romanov）四大家族，象徵專制、壓迫的王室豪門統治階級。CC領袖陳氏家族成員之一陳果夫，曾不止一次直斥所謂「四大家族」或「豪門」之稱謂，是共黨國際的影射攻訐。

光燦喧赫的四大世家

平情而論，蔣、陳和孔、宋在中國，他們的政治施為及功過，固有殊異的論斷，但本質上，四個家族都是良善而無豪門剝削之迹影，此乃徵而可信的；若純論權勢之赫、門風之盛，則此浙江奉化的蔣家、浙江吳興的陳家、山西太谷的孔家和海南文昌的宋家，稱為「中國四大世家」，當是少有能與匹比而名實相符者。

中國第一家族以蔣中正為主軸人物，蔣經國承衍並光大門楣。先總統蔣中正是中國近代史上罕見集權威於一身的領導者，他以一武事人才得緣結識革命領袖，而擠身軍政權力中心，其後統領文武權臣和百萬軍隊，在詭譎的政潮中鎮服羣雄成為至尊，本非易事；後又在複雜的中國政海



蔣中正堅持剿共安民，「攘外必先安內」，迫使中共長途流竄，這是蔣公在江西指揮剿共的雄姿

弭清迭起的羣亂，更是困難，然終無法在抗戰勝利後，沈痾併發的中國大陸力挽狂瀾；歸究大陸沈淪的原因，固有人爲的過失，然在黨內掣肘、共黨爲亂、美國干預、蘇俄破壞四方夾擊下，加上戰後窮困怨懣羣起，即便有天縱的英明，也難保處置得宜不爲奸宄所乘。

大陸失陷後，中共爲肅清「國民黨餘毒」，全面否定國民黨、否定蔣介石，將蔣氏形容爲「專斷獨裁」的軍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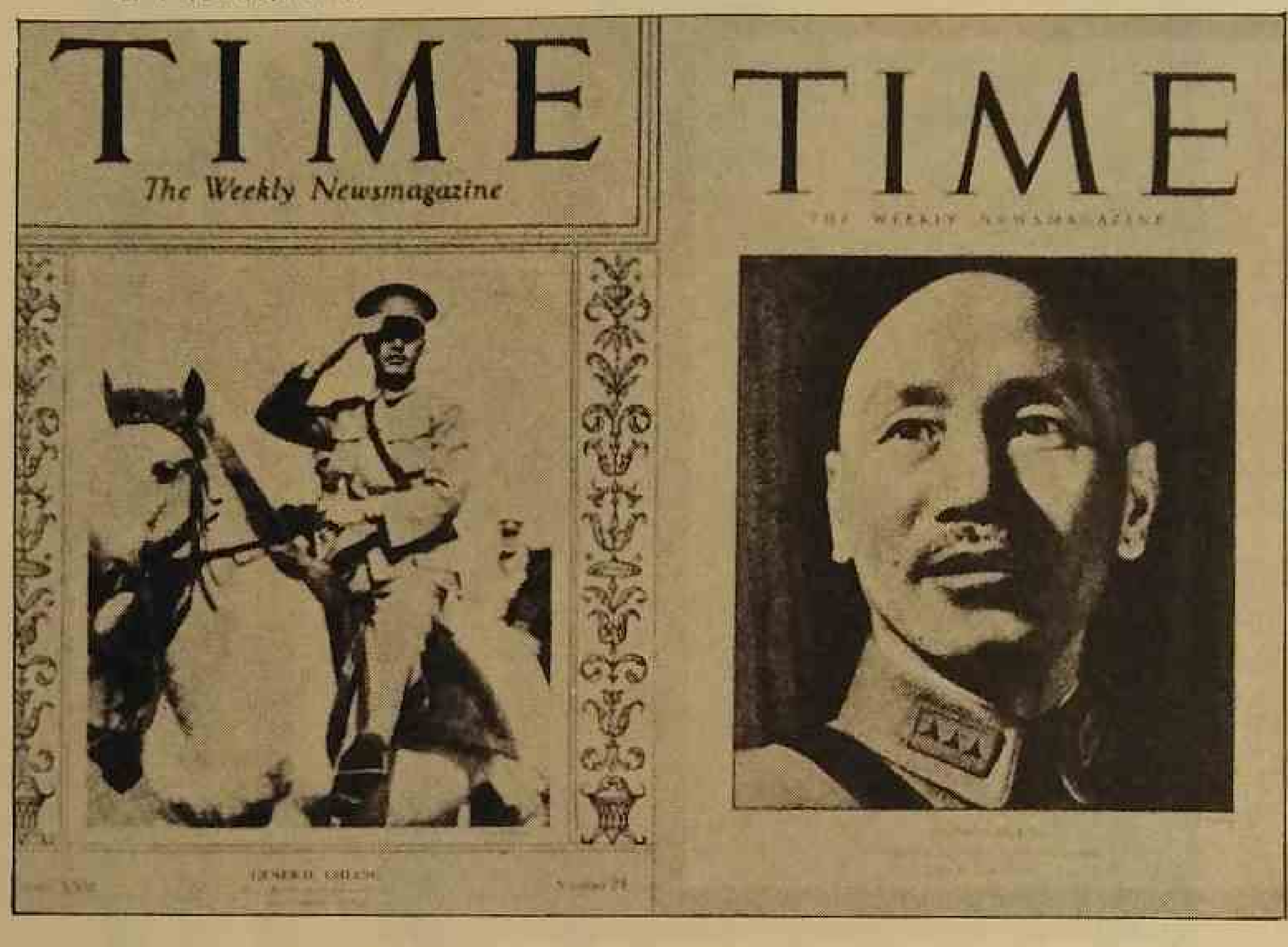
「成王敗寇」，本屬必然，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但平心來論，蔣中正在武略和文治上或難有全能之稟，但做一國之尊，其爲「明君」，輒可以置信。因爲自民國十五年北伐完成後來看，蔣中正在國民政府主席以後的任期中，擴充個人權威兼爲國家謀，使他成爲聲威難及的領袖。「

穩定個人權威」，是任何政治人物必然的手段，蔣氏在個人權威建立後，無論在施政決策和人事任用上，都在尋求中國統一和民衆福祉。換言之，他的目的是正確的。

中共對蔣中正否定最厲之處，是民國十九年以後開始長達十八年的剿共「宿仇」，所據爲口實者是九一八事變後猶追剿共黨，「先安內後攘外」政策，以及抗戰勝利後持續國共內戰。然據以大陸淪陷後的邪政惡策，以及一九六六年至七六年中國大陸十年文革夢魘，中共殘暴戕民的本質畢露，其爲禍國族罪孽之重，傷痕之深，可以說，當年蔣中正決意清剿共黨，無論從民族主義或社會利益觀點衡量，都沒有錯；所錯的是當年未能貫徹出兵前的宗旨，將共黨清剿盡淨。

蔣氏家族以兩代父子領政六十年

中國大陸陷共，作爲國民政府主帥的蔣中正，未能防止中共禍起蕭牆，以及接收時期政府體系的因循腐敗，難辭其咎，而當時蘇聯卵翼中共，國軍將相失和，都對蔣中正帶來痛切的打擊。至政府遷臺後，作爲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的領導者，蔣中正重整局勢；此時，他所掌握的幅員與大陸時期遠非能比，但是統御權威和命令效力却相對增強。蔣氏整軍安民，逐漸放寬軍政控制系統的彈性、改革黨務，建立以經濟爲主導的政治體系，並在愛將陳誠與子嗣蔣經國之間調和鼎鼐，



蔣中正歷史功業灼爍，「時代週刊」兩次以之作封面人物

一方面為陳誠「養望」，另方面則培植蔣經國涉身黨政軍各系統。至民國五十四年陳誠以肝癌過世，蔣經國無論政治歷練或個人聲望都無人能比擬，以是順利接下領導的權杖。

蔣公在中國政治遞嬗上最灼爍的功業，一是為中國人民特定區域——臺灣——建立安定富庶的先例，這是近百年陷於流離、兵燹和貧困的中國前所未有者；二是為中國權力和平轉移樹立典型。

蔣經國繼承其父的志業，在臺灣領政十五年，艱苦備嘗之後創造政治發展和經濟奇蹟，使臺灣處於孤立環境下，建立斐然的國際聲譽，他卓絕的歷史地位早已被肯定。事實上，蔣經國自十六歲留俄起，即展開一生憂苦的步履。

來臺之後，蔣經國經歷過政府各項要職，他

有良好的家世和政治班底，也爲父親所信任，但頗能體受「高處不勝寒」。他有明銳的政治觀和世界觀，從贛南經驗的薰陶，也極喜歡與人接近。但是在民國五十年代以前，羽翼甫豐的蔣經國，一直在政治激流的漩渦中，生恐稍一不慎，非但有失足之痛，並會影響到父親威望。

蔣經國的政治理念和權威

蔣經國來臺，在他父親的影子下度過混沌的四十年代，又以個人才具能力，力爭上游躍過五十年代，至六十一年他接任行政院長，算是他個人時代眞正的來臨。

在他掌權以後所揭櫫的治國理念，是民主、革新、保臺，而後以臺灣成就和宏廓的胸懷尋求中國統一。他有堅定的愛國主義和淑世精神；他所建立起的絕對統御權威，並非源自他所要求部屬政要效忠於他個人，而是要絕對效忠於國家和人民。他之所以凝結他的統御權力，並不是鐵腕控制，而是持柔性手段——以他從江西贛南開始以迄青幹班、三青團和青年軍老班底部屬和門生，逐漸掌控各大系統，這些都是因爲他曾經擔任過各種職務，經過長時間歷練而來。

就傳統政治文化內涵的吸納而言，蔣經國深深熟諳權力的分配和集中，他賦予部屬足以滿足個人成就和事務裁斷的權力，但是不容許任何人的權力影響到他人的安全感，尤其不容許任何人


蔣經國承續蔣中正志業，剛毅勇忍，一生顛沛坎坷

跳脫隊伍，成爲獨樹一幟的行爲個體。

就做一位權威集中的領袖而言，蔣經國有異乎尋常的「忍耐」工夫，他對社會反主流的政治支流，不願採取高度張弛的姿態，寧願讓這股火苗隨流傳衍，自生自滅；在中國傳統政治權術中，這是一個開端，也是一個異數。

家教比一般家庭更嚴

在殘酷和冷漠的政治術陣之外，他有一個完整而不尋常的家庭，他的三子蔣孝文、蔣孝武和蔣孝勇及一女蔣孝章，均已成家生子，雖然家庭成員的成長過程總是讓他憂心忡忡，但含飴弄孫仍是他在憂焚的政治事務之外最寫意的事。蔣經國一生顛沛坎坷，他不願他的子女受到重覆之苦

，但也不願無度的呵護他們。外間總認爲第一家庭的子女無所不能，事實上，身在第一世家中，蔣經國的子女所受的嚴格家制和要求，並不比一般家庭爲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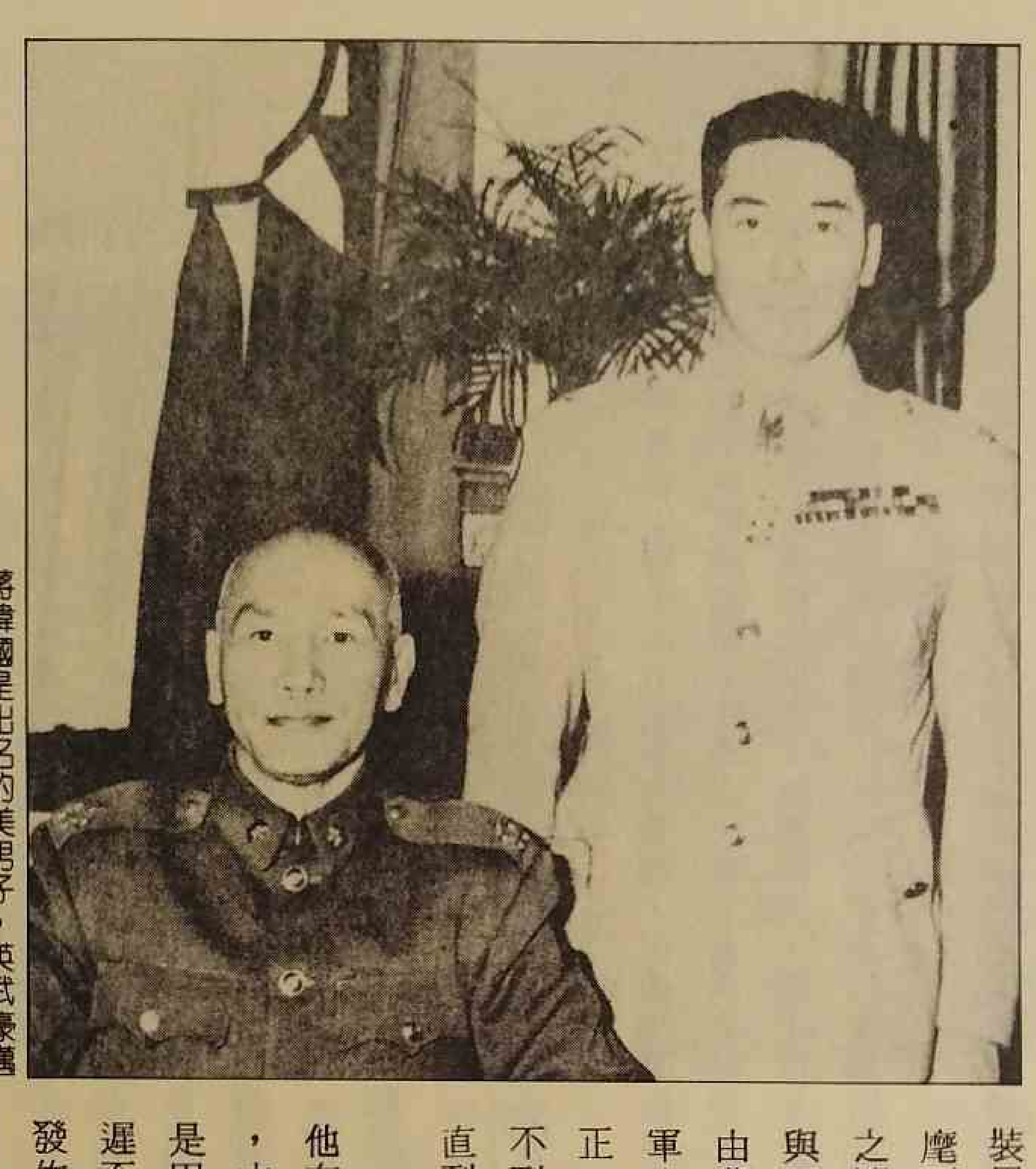
他的長子蔣孝文長年臥病，現已年逾五十三歲；次子蔣孝武在七十五年與本省籍女孩蔡惠媚結婚，這是第一世家與臺灣本土結合的開始。他最鍾愛的女兒蔣孝章，嫁給他所欽敬的文人政治家俞大維之子俞揚和，女兒雖然多年來不在身邊，却是他最大的慰藉。雖然身體狀況一直欠佳，他總是臺灣人民希望之所繫。

文人將軍和軍人政治家

蔣公的次子蔣緯國性格迥異於其兄蔣經國，他曾受過最嚴格的德國軍事教育，那種納粹時代的軍事教育，教他如何做個標準的軍人。

做爲蔣公的次子，「經文緯武」本來是理想的搭配，但蔣緯國不願爲一個單純的武將，寧願以「文人將軍」和「軍人政治家」自我期許。

大陸時期，蔣緯國在民國廿五年西安事變後，接受蔣公的建議，携帶朱家驊介紹函，遠赴德國研習軍事。歐戰前夕，奉命赴美，入美國陸軍航空戰術學校受訓，並至美裝甲兵訓練中心研習



蔣緯國是出名的美男子，英武豪邁

裝甲戰術。二十九年底，他回國入西北軍胡宗南麾下擔任步二營少尉排長，開始往返重慶與潼關之間，三十一年曾隨蔣經國訪問過西北。此時，與西北豪富石鳳翔之女石靜宜小姐，結爲連理，由蔣中正與宋美齡主婚。抗戰結束前夕，調青年軍六一六團步二營營長。抗戰勝利後，他在蔣中正、何應欽、邱淸泉等將領提携下，以三十三歲不到的年齡，出任少將裝甲兵副司令兼參謀長，直到大陸撤守。

來臺之後，蔣緯國擔任過裝甲司令部司令，他在民國五十年春節期間，擔任了少將十二年後，才由少將升中將。在此之前，他的所有階級都是因戰功和級職而晉升的。而中將晉升上將，更遲至民國六十五年八月，擔任中將十五年之後才發佈，以他的學歷、軍事歷練和才識，任何人早已走在他的前面。生在第一家庭，蔣緯國和蔣經

國一樣，都有他們的幸與不幸。

蔣緯國先後兩次婚姻，第一位夫人石靜宜在民國四十年過世，他曾辦過幾所學校來紀念這位夫人。以後於民國四十六年，在日本東京聯合教堂與在臺北結識的邱愛倫結婚，由戴安國將軍證婚。邱愛倫是中德混血，父親叫邱秉敏，曾經擔任過中央信託局儲運處副處長。蔣緯國與邱愛倫的婚姻似乎並不諧和，是出自二人個性的不同。但民國五十一年，蔣緯國四十六歲時得子蔣孝剛，填補了家中生活和心靈的空隙，蔣緯國視孝剛為他所有的財富。

有一流的軍事學養和親和力

雖然在家庭生活方面不甚圓滿，但他在軍政和社交生活方面却十分充實，他是軍中最具知名度和最孚衆望的將領，同時在社會上他具有最廣泛的親和力和知名度。在國民黨領導階層，蔣緯國未嘗汲汲於權勢的競逐，但是任何人都不敢忽略他的影響力——他長年身在宮廷，深諳權勢的變遷和政治的藝術；同時，別人也摸不清他和蔣經國之間的關係，究竟親近到何種程度——是否對其兄有一言九鼎的影響。

從政治思想的角度看，蔣緯國倒不像出身傳統權貴世家，他是蔣氏家族中最富自由主義思想



「民主將軍」蔣緯國（左二），一九六八年於西班牙訪問

的一位，不論在擔任三軍大學、聯勤總司令、聯訓部主任，他雖是位未具統軍實權的將領，但是他的形影却永不會被認為和統兵權脫離關係，他和權力若卽若離。有一點外間可以公認，他是位「民主將軍」，這又可能與他和社會之間的距離不存在有關。

蔣緯國在軍中的袍澤和部屬甚多，差不多在三軍大學和戰爭學院受過訓的國軍將領，見到他都會稱一聲「校長」。值得注意的是，凡是在部隊擁有帶兵權的中高級軍官，大多在三軍大學和戰爭學院受過訓，因此他的部屬學生可謂遍佈各級部隊。

蔣緯國還有一大特長，他可能是國軍高級將領中，對戰略和戰術造詣最深的一位，加上他的英、法、德文均佳，民國七十三年在他卸任聯勤

總司令之前，他一度被視爲接任國防部長呼聲最高的人。

民國七十五年，蔣緯國蟄伏一年多後東山再起，擔任黨政「三秘」之一的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一職，基於職務的嚴肅性，蔣緯國不可能再像以往在公衆場所引吭高歌或暢談無諱了，「國安會秘書長是不容許有失言的情況發生！」但是他對自由的信仰和民主理想的操持是不會改變的。

陳氏家族比蔣家揚名更早

此起蔣氏家族來看，陳氏家族在政治上的第一代或第二代，都比蔣氏家族的成員揚名更早，且更爲煊赫；不幸的是，陳氏家族在政壇上均以局勢變亂橫遭意外而中挫。

浙江吳興的陳氏家族，本爲商人世家，和政治產生淵源，是自陳英士東渡日本加入同盟會以後。

陳英士是嚮往民主共和的理想主義者，清末遠渡東瀛留學，本是時潮和理想所趨；但在民族主義激盪和清朝積弱下，他認識了徐錫麟、秋瑾、譚人鳳、褚慧僧等醉心反清革命的前衞之士；更重要的是，他認識了江南豪客如張靜江之輩，和革命領袖孫中山。張靜江是江南財閥世家，同時是清紅幫的領袖；孫中山則是滿淸政府列案通緝的革命份子。



這是陳英士早年的便裝照，勁氣內斂，神情不似他本人個性

一九〇六年，透過陳英士的介紹，蔣中正才加入同盟會，並結識孫中山和張靜江等革命領袖和江南豪客，這是陳英士在民國史上得享盛名，以及其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在國民政府中迭受重用的主因。

沒有陳英士則沒有蔣中正

可以說，沒有陳英士、沒有光緒三十二年，陳英士引介在東京振武學堂的蔣中正加入同盟會、沒有陳英士介紹蔣中正結識孫中山，則沒有民國十三年黃埔軍校的蔣中正校長，蔣氏不可能就任國民政府主席，整個歷史將全部改寫。

陳英士同時是個激進的不滿份子，在反清革命初期，他策劃革命以及辦報的經費，都是由他

的三弟陳其采處取得。一九一一年孫中山經過九次革命失敗後，革命的路途阻礙已少，陳其美於九月下旬就任滬軍都督，已肯定他在革命中的領袖地位。

民國成立以後，共和政體確立，宣統皇帝溥儀於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退位，孫中山次日即向參議院辭臨時政府大總統職，十五日參院選舉前清內閣總理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不忠於清廷，繼對南京臨時政府欺瞞，注定要和推翻滿清的共和派發生衝突。

陳英士在袁世凱之下的唐紹儀內閣擔任工商總長，還沒有就任就在第三天卸任，引燃他與袁世凱正面衝突之火。爲應否辭去滬督都一職，更爲護袁派引爲心腹之禍。陳英士剛烈的個性，以及他的共和宗旨，和袁世凱亟謀恢復帝制的野心，本質上即形如水火，二人決裂之日，必將有一方潰敗退出政壇，未料袁世凱竟用最原始的手段對付政敵。

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凱在上海滬寧車站派人暗殺宋敎仁後，是袁世凱公開和共和派決裂；討袁軍發起二次革命失敗，本是袁世凱當政時預料到的事。這階段，蔣中正在陳英士麾下崛起，陳果夫由日返國，均加入反袁軍事行動。中華革命黨也成立積極進行反袁鬪爭，而身在國外的孫中山僅能遙控反袁行動，中華革命黨實際是歸由陳英士負責。民國四年底，陳其美又策劃肇和艦起義事件，不幸失敗，袁世凱於倉促間即宣佈變更國體，恢復帝制，並對反袁最激烈的陳英士採取最後的手段——派槍手狙殺陳英士。然而十九天後，袁世凱也在洪憲帝制失敗後，憂憤身亡。



清朝時代留辮子還在經商時的陳英士

陳英士是民族主義者，也是醉心民主共和的革命家，他嫉惡如仇的剛烈性格，是他在民初革命政營崛起和早亡的原因。

本來，他是僅次於孫中山之下，地位與胡漢民、戴季陶相埒的領袖，比廖仲愷又勝一層。他的年齡比孫中山小十歲，蔣中正完全是在陳英士提拔之下，才在國民黨內據一席之地。他本來是孫中山之後國民黨的當然領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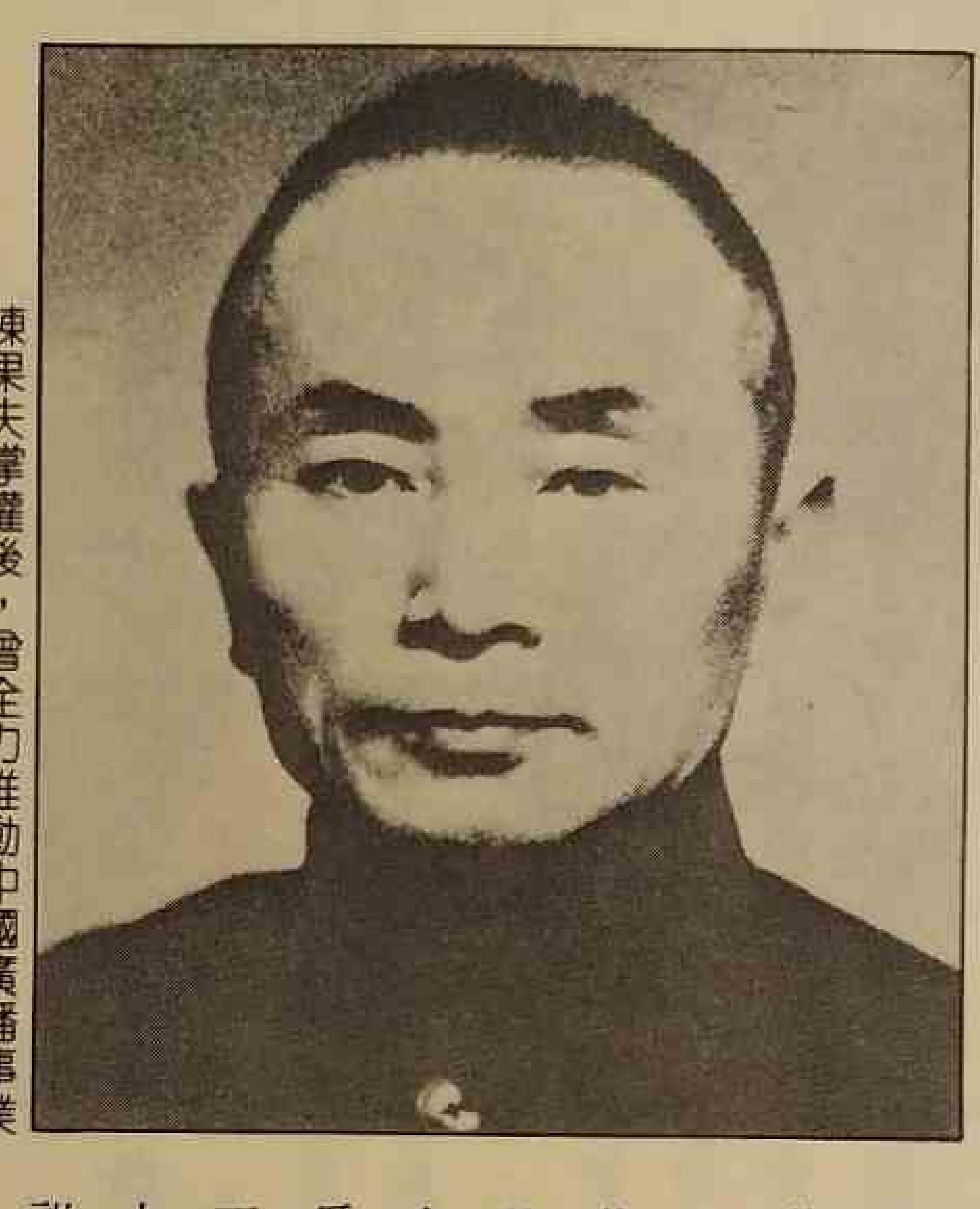
陳英士的早逝，使蔣中正及早爲孫中山倚爲左右手，展開叱咤風雲、虎躍龍騰的政治生命期，也才有陳果夫、陳立夫昆仲迭受蔣中正的提攜。這種提携，本來就是報償，倘使陳英士未早逝，非僅沒有二陳與氣燄高漲的CC系，國民政府歷史和蔣中正個人政治生命，也將完全改觀。


陳英士對陳果夫的豪壯革命志向至爲激賞，這是陳果夫壯年時代留影

「果夫，吾家之龍也！」

陳果夫與政治的淵源當然是陳英士的關係，事實上，陳果夫並不是屬於政治的，如果他隨着父親陳勤士習商，可能更吻合他的個性，但無可避免的，家中一位革命活躍份子——他的二叔陳英士，介紹他投考杭州陸軍小學，改變了他的一生。如果他沒有在民前一年加入同盟會，雖然不會有以後風雲際會的陳果夫時代，和權震一時的CC系，但對陳果夫個人而言，可能會活得更愜意，活得更久。

陳果夫身體瘦弱，從參加武昌之役卽咯血，從事黨務工作四十年，患了肺病也四十多年。他雖不是屬於政圈的天生權者和術者，但是加入革


陳果夫掌權後，曾全力推動中國廣播事業

命捲入政治圈後，頗能一展其能。陳英士曾誇讚他：「果夫，吾家之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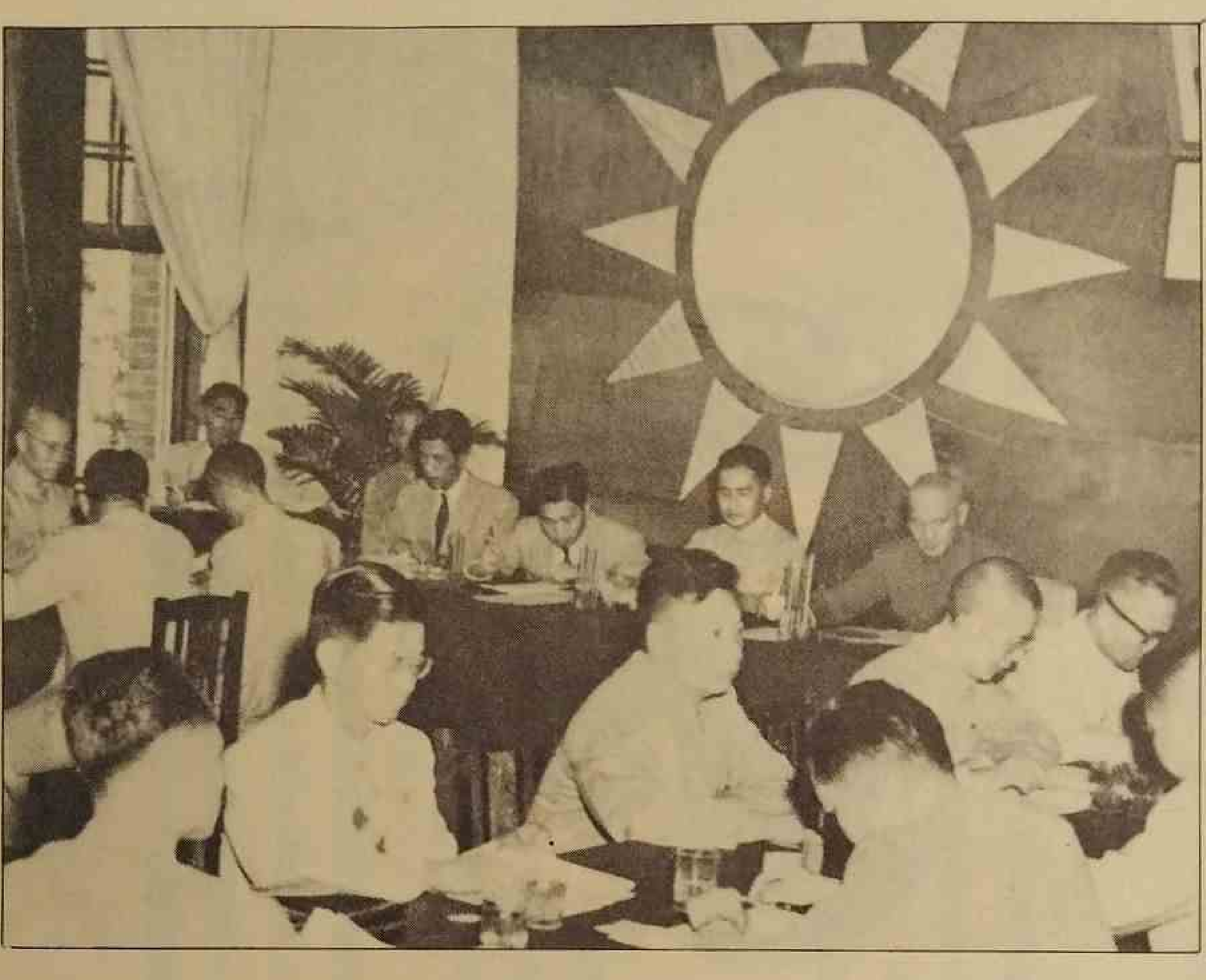
陳果夫隨孫中山、陳英士革命期間，早期做些幕後策劃的支援性工作，陳英士殉難後，才脫離陳英士龐大的影子，確立自己的風格。他眞正在政治上縱橫騰躍，是黃埔軍校創校，蔣中正成爲新銳軍事領袖，陳果夫行情水漲船高；在蔣中正亟切報恩心理下，陳果夫在民國十五年當他三十四歲時，當選監察委員，並任組織部副部長代部長一職，隨後一手策劃成立中央政治學校，使他長達二十一年一直維持對中央政校的掌握。民國十六年，他與吳敬恒、張靜江、蔡元培提出對共黨的彈劾案，釀致國民黨進行清黨，致共黨爾後與二陳兄弟勢不兩立。

客觀而論，清黨對思想紛歧的中國來說，有

實際上的必要，陳果夫在組織部長任內，由於推動清黨最積極，以後陳立夫接長組織部，仍是清掃共黨最厲害的健將。以是共產黨在七七事變後，發動各種宣傳，在政、軍方面破壞「二之」的聲譽，在黨方面全力打擊「二夫」的名聲，二之是指何敬之（應欽）、孔庸之（祥熙），二夫就是國民黨中央黨部主要負責人陳果夫、陳立夫。毛澤東並不諱言：「我們共產黨，這些年來就是以CC為鬪爭的對象！」

成為共黨攻擊的主要對象

陳果夫是一個極端愛國主義者，事實上也是個半悲劇人物，他在四十歲上下當過江西省主席、中央政治學校代理教育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三處主任。當時正值壯年，而他的二弟陳立夫更是年少得志，顯赫一時。但他所效忠的政府，所拳拳服膺的黨，正如他的身體一般，沉痾未獲調息，隨時有併發的可能。同時，美國國務院潛伏的共產黨、「太平洋學會」左傾份子，以及羅斯福總統所派的拉鐵摩爾和居里兩名美共，鼓動史蒂文生等在華軍人，一再攻擊他反共的「頑固」態度，使他含寃莫白。以後他在抗戰勝利後雖轉任金融要職，但CC系已成一股龐大政治力量，任何政潮都會牽涉進去，長年臥病的他，始終無法獲得清靜，使他在大陸失陷後二年，便溘然



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成立，將二陳兄弟政治生命譜下休止符

長逝於臺北。

陳果夫在世期間，與陳立夫攜手合作，使CC系掌握國民黨大權長達十餘年。大陸淪陷，CC背負人事傾軋和政策失敗之責，承擔過多過錯和不滿的二陳來臺，CC系已然聲息大不如前，但老總統在念舊之下，對陳果夫仍多所寬宥，CC在立法院還一度欲東山再起，但三十九年八月成立的「改造委員會」，完全以反對CC系的主要政團團派為主，在完全失利後，陳立夫即遠走美國，陳果夫在最後一擊失敗下，抑鬱而終。

中國政壇的傳奇人物陳立夫


陳立夫年輕得意，氣宇軒昂，一度紅透半邊天

相對於陳果夫，陳立夫的際遇更是傳奇，他在民國十八年至卅五年掌握黨政大權時代，炙手可熱，紅透半邊天，但大陸淪陷後，在「罪己思過」之下全身湧退，絕口不問政治，這種知所進退的操持，使他至今仍享有崇高盛譽。

陳立夫本非修習軍政出身，他在北洋大學採礦科畢業並取得美國匹玆堡大學採礦碩士後，正逢蔣中正創辦黃埔軍校，在國內紅極一時；陳立夫在乃兄介紹下擔任蔣委員長侍從秘書，獲得畀重。國民黨清黨期間，陳果夫是策劃主持清黨行動，陳立夫負責情報調查組織，則為執行清黨，自此他在黨內的地位逐漸鞏固。

陳立夫從政旅途相當順遂，由於家世不尋常，他三十二歲時，即擔任中央黨部秘書長和組織部副部長，正是所謂年輕得志，氣勢鼎盛。他在

清黨時所負責的特務組織，以後分別成立中統和軍統，軍統由戴笠負責，中統則在CC的控制下。隨後在寧漢分裂和二十四年國民黨的五中全會，他一手策劃蔣中正在黨內和政府中的鞏固地位，使CC系一躍成爲黨內最大的一股勢力；而他個人在抗戰事起後，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並出掌國民黨社會部，躍入他個人政治生命期的巔峯。

備受爭議的CC系

在權力磁場中，權威固然能帶來集中的權力，但阻力也必會隨之而來。抗戰期間和抗戰勝利後，不但共黨集中攻擊CC系和二陳兄弟，非屬於CC系的其他政治團體和派系，也與CC系形同水火。而CC系在優越的實力下，成員難免跋扈飛揚，所有的過失，一筆都記在二陳兄弟的帳上，使二陳兄弟在政壇樹立政敵甚多。

儘管反CC的勢力在抗戰勝利後不斷與之衝突，但陳立夫對共黨的強硬態度始終如一，由於共黨和美共對二陳恨之入骨，陳立夫及陳果夫扛負共黨大半的誣蔑，終致成爲「官僚利益」的代表。實際來說，這種指責對陳立夫來說並不公允。

政府播遷來臺後，CC系在立、監兩院勢力仍有一度盛期，但三十九年國民黨改造委員會的

成立，是陳立夫政治生命期的終結。

集所有指摘被摒在改造會之外

由於CC在大陸淪陷後，集所有指摘於一身，一般認爲大陸失敗，是國民黨的失敗，陳立夫肩負超量的罪失，在「改造委員會」中遭除名，隨即遠赴美國過隱居的清苦生活。陳立夫在美，除養鷄、種菜，並一度做豆腐乳、皮蛋、包粽子賣來維生，他的夫人也隨他克勤克儉的生活。政治人物能從極其絢爛歸趨黯淡，而能維持怡然自得，極其不易，陳立夫在美國二十年隱居生活，的確做到了。


昔日叱咤風雲的陳立夫，如今垂垂老矣

陳立夫是中國政壇的異數，他個人循規蹈矩

，生活嚴謹。以往雖然掌權一時，却能排拒權力的誘惑，在五十八年返回臺灣後，繼其兄遺志，全力推廣中醫，專致於文化道統的推廣傳承，如今年近九十，仍然精神鑊爍。在民國史的人物中，歷經四十年滄桑，多已老成凋謝，陳立夫仍是目前碩果僅存的少數英雄豪傑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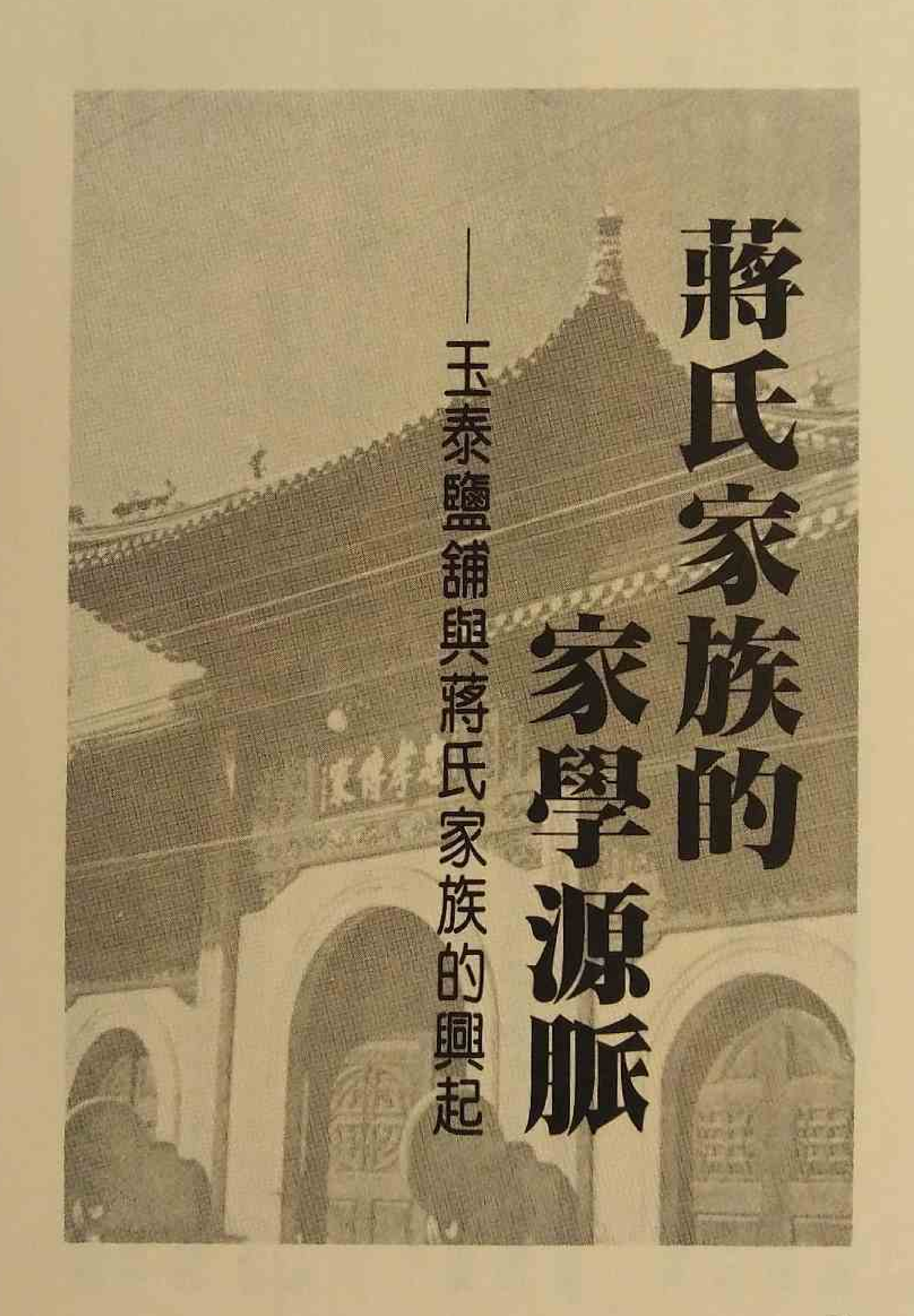
蔣陳是忠於中國的

蔣、陳與孔、宋家族一般，在風雲激盪的民國史上縱橫捭闔，他們與中國人的禍福攸戚相關，也曾掀起多少是與非。如今蔣氏家族經、緯兩兄弟仍然領政中國，承繼先總統志業欲圖重振國魂，光耀門楣。陳氏家族陳立夫在臺，雖然地位崇高，但已多年不問政治，子孫亦皆未涉身政壇。

對於他們以往風光顯赫的往事，以及對當代政局變遷的功過影響，如若回首前塵，當感慨萬千。「滿腔都是血淚，無處著悲歌」，對於一度主掌的神州，如今的巨大變遷，必興「滿目河山依舊，人事竟如何？」之嘆。但不論歷史的變化如何，中國未來的浪潮如何翻騰，蔣、陳是忠於中國的，這是任何人都不可抹煞的事實。

蔣氏家族的家學源脈

——玉泰鹽鋪與蔣氏家族的興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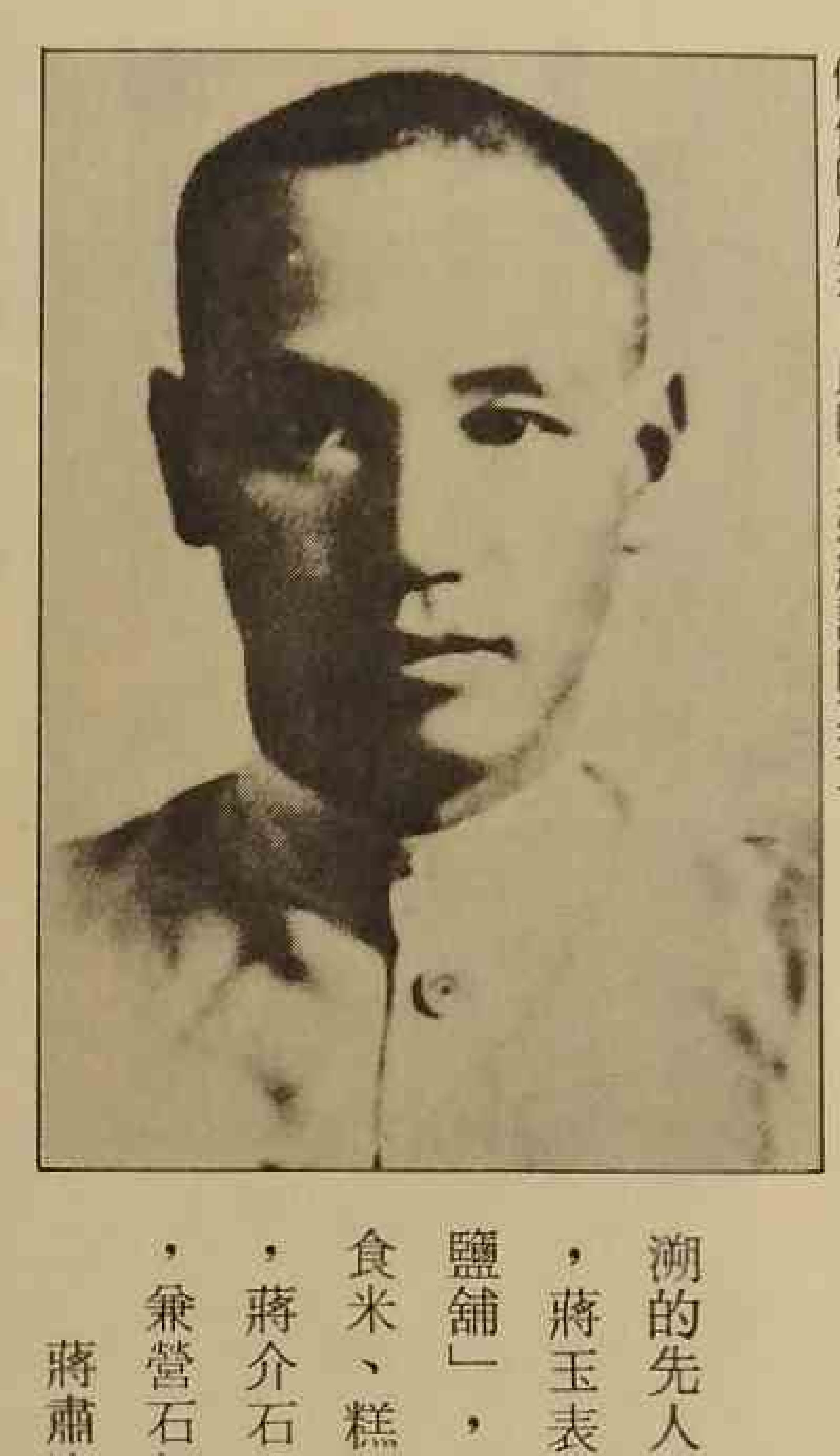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載。」自一九一二年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民國以來，政局曲廻，各路英雄豪士際會中原，此誠舊日著書立傳者所謂「八方風雨會中洲」。

在羣雄逐鹿中原，英豪俠士輩出之際，軍政或派系勢力傾軋，自也層出不窮。從民初袁世凱稱帝，至北伐軍興、中原之亂，以迄對日抗戰、國共內戰，擾攘交征近三十年中，不論中央軍政領袖，或與中央抗衡的地方勢力；無論東北塞外割據軍閥，或浙閩江南豪門世家，論事功、地位，論主宰中國命運之久、影響國脈淵流之遠，浙江奉化的蔣氏家族，以蔣介石、蔣經國兩代國家元首，領政中國六十餘載，在軍事上披堅執銳，政治上運籌帷幄，在婚姻親族關係上牽帶廣濶，不可不謂是民國史上的至尊人物，中國當代的第一家族了。

奉化溪口的「玉泰鹽舖」

蔣氏家族原籍奉化之北十五公里，四明山南麓一個自明清後卽以商業而發達的小鎮溪口，其地略及遇遭環境，典籍有述「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洄，游魚可數……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水心。」景緻大抵類同於中國一般清幽之山城。

蔣氏家族之先祖渺不可稽，北宋時金紫光祿大夫蔣浚明乃奉化溪口鎮人，在蔣氏宗譜中是可


蔣中正民國前六年初赴日本，未符合入學軍校條件時所攝，此時正好結識陳英士

十七歲時的蔣中正，在奉化鳳麓學堂讀書

溯的先人之一。清朝人氏蔣玉表是蔣介石的祖父，蔣玉表販鹽出身，晚年曾在鎮上開設「玉泰號鹽舖」，以釀酒販鹽爲主，爾後擴大業務，兼營食米、糕餅。「玉泰鹽舖」傳至蔣肅庵（字明火，蔣介石之父）手中，生意鼎盛，除以往生意外，兼營石灰、雜貨，一切貨品均自外地採辦。

蔣肅庵於一八八七年生子瑞元（名中正、字介石），其後生女瑞蓮，另有子女瑞菊、瑞青，均幼年夭折。蔣介石上有母王太夫人采玉，另有異母姐瑞春，年長十三歲，兄介卿，年長十歲。一八九五年蔣中正九歲時父親肅庵公過世，玉泰號由蔣介卿掌管，蔣介卿後娶妻單氏，兄弟分家而居，玉泰號帳款由蔣介卿接收，當起大老闆，蔣介石分得老宅三間及田地少許，偕母與妹相依爲命，生活清儉，此期間之苦挫，蔣氏在追念母

親多篇文章中皆有記述。

異母兄弟蔣介卿

蔣介卿經營生意並不在行，「玉泰號」在他接手後數年內景況即不如前，迨其弟蔣中正入浙江武備學堂、保定軍校，後以資賦優異獲保定甄拔赴日本學習軍事，至一九二三年以後崛起政壇，兄以弟貴，開始出任政府機關公職。

蔣介卿於一九二四年春先出任廣東省英德縣縣長，偕同鄉俞飛鵬（俞國華堂叔）上任，隨後以不善理財而卸任，返回奉化溪口閒居。一九二八年又經宋美齡介紹出任浙江省海關監督兼省府委員，一九三五年七月蔣介卿以身體狀況不佳卸任，即在溪口養疴。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變突發，蔣介卿以其弟被扣，危在旦夕，病情轉劇，拖至十二月二十七日，不治身亡。蔣介卿有子蔣國柄，寧波商校畢業，一九二八年到日本士官學校學陸軍，一二八淞滬事變後返回中國，叔父蔣中正本有意安排他在軍中發展，但試過俞濟時的八十八師和陳誠的十一師都未果，蔣國柄就一直在溪口閒居，以後精神受到刺激失常。一九三七年抗戰事起溪口淪陷，蔣經國接他到贛南住過一段時日，抗戰勝利後居無定所，大陸淪陷，據傳也隨政府遷轉



蔣中正母親王太夫人娘家是小生意人家

到臺灣。蔣介卿還有一女名蔣華秀，嫁給一韋姓軍人，階級不低，據傳與白崇禧還有親戚關係。

蔣中正先生之母王太夫人采玉生於一八六四年陰曆十一月十九日，爲浙江嵊縣葛竹村人，家中經營小本生意，兄妹共四人。一八八六年二十三歲時嫁與蔣肅庵公爲妻室，次年生蔣介石，後生女瑞蓮、瑞菊及子瑞青，一八九五年蔣肅庵染疾去世，一門孤寡相依爲生。

蔣介石幼時又名蔣周泰，父逝時尚年幼，又與異母兄蔣介卿分宅分產而居，自是孤苦。王太夫人日常以誦經拜佛聊解煩悶，一切希望卽寄託在幼時淘氣頑皮，頗有宏偉志向的「周泰」身上。

一九二一年六月十四日，王太夫人以心臟病辭世，享年五十八歲，時蔣中正已在國民黨上嶄

露頭角，王太夫人葬在溪口鎮外白岩山麓。出殯時，孫中山曾派國民黨元老許崇智前來致祭。

蔣中正幼時正值清末，列強割據中國，外患日增無已，朝廷國政腐敗，其間尤以慈禧當政爲禍最深，亡國滅種瓜分之禍迫在眉捷，革命怒潮也澎湃激盪。

一八九四年蔣中正八歲，進入溪口鎮的學堂「蒙館」就學，「蒙館」其義卽爲啓蒙之學堂，老師是村中族人清朝廩生蔣周益。以後轉入崎山下竺景崧蒙館就讀，一九〇二年轉到岩頭村毛思誠蒙館讀書。清末舊式蒙館式微，新學校紛紛創辦，此類學校校舍整齊，師資亦佳，學生均願進入新式學校讀書。蔣中正先入鳳麓學堂，再到龍津學校就讀，結識不少師生朋友，包括鳳麓校長周枕棋及其弟周枕琴，同學江環清、張碩卿、俞作屛、陳泉卿，以及周日暄、俞飛鵬、朱孔陽等人。以後蔣氏在一九二〇年前後崛起，獲孫中山畀重創辦黃埔軍校並領導北伐，這些人都曾被聘去出任要職或幕僚。

結識陳英士開始革命事業

一九〇一年，蔣中正娶奉化縣岩頭村「毛祥豐南貨號」老闆之女毛福梅爲妻，婚後夫妻感情不錯，一九〇六年以後，由於赴日學習軍事並參與革命，卽聚少離多。這年，蔣中正以「蔣志清

」之名考取浙江武備學堂，隨後初渡東瀛；由於反清熱血沸騰，在日本結識了學法政志同道合的陳英士（其美），這段結識，影響了他的一生。

在日本逗留不久，蔣中正即返國。一九〇八年，袁世凱小站練兵，欲訓練一批新法操練的軍官，蔣中正進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並在學校選拔下，與一百多名學生渡海進入日本振武學校讀書，隨後升入士官學校，並曾派到日本高田砲兵部隊受訓，行憲後首次組閣的張羣，此時也在士官學校受訓。

再度來到日本，蔣中正與浙江奉化同鄉俞作屏（俞國華之父）相互照應，與陳英士的交往也開始密切。陳英士爲人機智、多謀，熱誠而充滿活力，他比蔣中正更早赴日本，在上海時與上海幫會「青幫」頗有交誼，並加入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共謀反清朝帝制的共和革命，孫中山相當尊重這位來自上海的革命家。透過陳英士的介紹，蔣中正得以結識孫中山。孫中山雖係初次結交蔣中正，但對這位充滿熱血、氣宇軒昂的年輕軍人至爲欣賞，認爲是不可多得的謀略型武事人才，因此與蔣結爲摯友。

一九一〇年前後，蔣中正曾往返中國大陸和日本，對反清已蔚爲洪流的革命怒潮密切注意。這年三月蔣經國在奉化溪口鎭出生，其父蔣中正因軍校和革命事業，經常不在身邊，由母親毛太夫人呵護撫養。

一九一一年陳英士在上海起義，佔領都督府並自任都督，蔣中正在東京聞訊，頓時熱血沸騰，邀約他同校又是同寢室的好友張羣，到東京同盟會辦事處，與負責人任鴻雋晤面，籌措了三百元大洋，便聯袂同上海去了。回到上海，張羣留在都督府任參謀，蔣中正因與陳英士形同師生，被陳英士委任爲團長，追隨陳英士從事革命事業。

袁世凱狙殺陳其美

在上海期間，蔣中正以軍事武略過人，備得陳英士信任。同時，他認識湖州南潯四大豪門之一的張靜江，張靜江以財富和豪邁見著江南，聞名政經界和十里洋場，對於陳英士與蔣中正在上海活動所需經費，支持不遺餘力。

一九一二年廣州發生七十二烈士進攻都署失敗而壯烈成仁事件，未及半年，孫中山領導的革命在武昌起義成功。革命雖然成功，清廷聲勢已然若西山落日，然清廷中聲援革命軍，卻擁兵自重的舊式軍人，卻未能剷除，且有尾大不掉之勢，其中以袁世凱爲甚，對孫中山的革命事業雖表面服膺，但背後却密謀不軌。

袁世凱雖然頗欲蠢動，至少在孫中山面前還不敢輕舉妄動，然而對於以行動見著的陳英士、

蔣中正，則毫不容情，派出大批密探和警察，追索陳、蔣及同夥的行迹。在袁世凱的爪牙追蹤下，陳英士和蔣中正在一九一五年逃到上海避難，後轉赴日本。雖然落難東洋，却得到反袁的同盟會廣泛擁護，陳英士不久重返中國，在國民黨內地位已直追孫中山，並成爲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主席。然則樹大招風，高處不勝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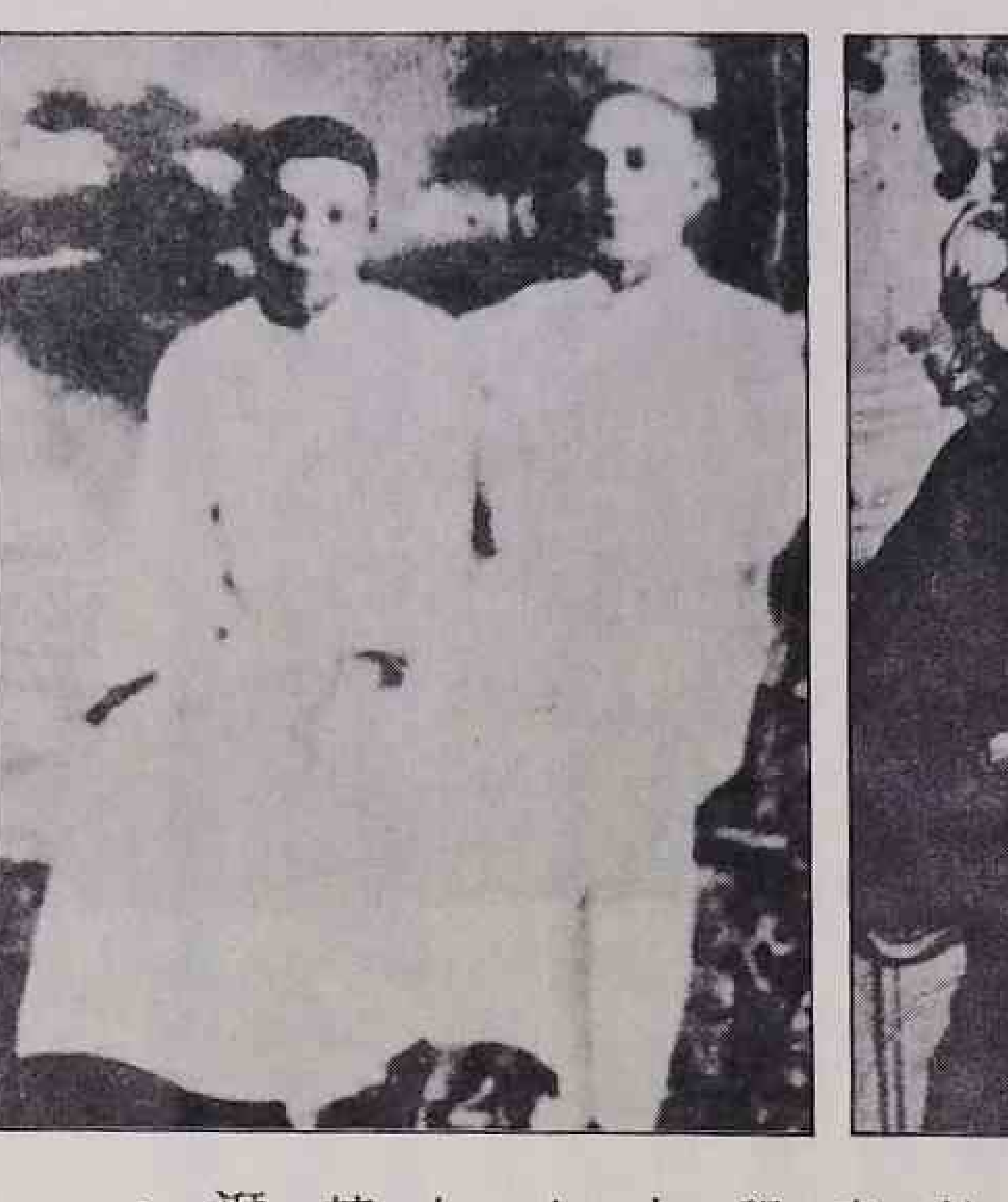
一九一六年陳英士地位愈來愈高，爲各方所矚目之時，不幸却過於顯目，遭袁世凱的毒手，於五月十八日在上海薩波賽路十四號寓所，被袁所派刺客狙殺，留下稚齡的兒子陳祖華、陳惠夫，和兩位臨弱冠之年的侄子陳果夫、陳立夫兄弟。

陳英士遇刺，蔣中正因與陳及同盟會關係非比尋常，在國民黨內更形突出，立卽成爲孫中山的親信和左右手。一九一七年孫中山赴廣州建立軍事基地，期消除滿清殘餘勢力的北洋軍閥，蔣中正因曾留日學習軍事，加之又是孫中山的親信，順理成章升爲孫中山的私人軍事顧問，不久又獲委任爲廣東軍作戰部部長。自此平步青雲，成爲民國史上地位僅次於孫中山，而後轉戰八方統御千萬大軍的中國第一號人物。

理想少年蔣經國



王太夫人采玉手抱長孫蔣經國


民國十二年，蔣經國與父親在上海，當時蔣經國十四歲，蔣中正在國民政府中地位正扶搖直上

前述蔣中正於一九〇一年娶奉化岩頭村人毛福梅為妻，一九一〇年蔣經國出生於溪口，蔣經國幼時父親已在中國政界逐漸嶄露頭角，然常往返日本，且在變亂時代，地位迄未穩固，時有旦夕之危。由於父親不在，受到母親辛勤扶養，母子感情彌篤。六歲時蔣經國入溪口鎮武嶺學校從塾師顧清廉、王歐聲受啓蒙教育，讀了幾年的四書五經。九歲起在武山廟內武山學校讀書。武山學校是蔣姓本族人所設；蔣經國入學後未久，一九二一年父親將他接至上海，托塾師王歐東、姑丈竺芝珊監護，王並在課外為經國補習國文。一九二二年經國與弟緯國進入萬竹小學高年級，後轉入浦東中學。一九二五年中國民族主義思潮澎湃，是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發生「五、卅慘案」，民衆反日情緒高漲，血氣方剛的慘綠少年蔣經

國，受時潮影響參加了示威活動，沒想到被校方查出，以行爲越軌之由予以開除。

留學蘇聯坎坷多舛

雖被學校開除，蔣經國並未因此受挫，在當時全國一片傾美和傾俄潮聲中，選擇了俄化的一條路，他徵得父親同意，赴北平進入吳稚暉所辦的「海外補習學校」學習俄文。到了北平幾個月，剛執的經國又因參加反對北洋政府的示威遊行，被北平警察局拘押兩星期；獲釋後於一九二五年八月，父親要他前往廣州黃埔，這時孫中山甫逝，黃埔軍校創校未久，校方正選派一批學生赴蘇聯留學，蔣經國即以優裕的資格，和他的俄語能力，參加這批留蘇的行列，於一九二五年十月，辭別了疼愛他的母親和情感濃郁的幼弟緯國，由廣州乘蘇聯輪船經海參崴轉西伯利亞鐵路前往莫斯科。

蔣經國此行，本是吉凶未卜，對一位在動亂大時代的熱血青年，任何冒險都只有挺起胸膛全力以赴。然而信仰共產主義的蘇俄，對這位身份特殊的中國留學生的待遇，却是隨著中國境內局勢而變。由於蔣經國赴俄後不久，正值國民黨北伐後進行清黨，大肆掃蕩共產黨，俄共泯滅人性，遷怒於這位十六、七歲理想少年的身上，使他在俄國展開坎坷多舛的人生旅途。

進入孫逸仙大學

蔣經國甫抵俄，便進入莫斯科孫逸仙大學，這是一所專爲中國留學生辦的學校，原來孫中山於十四年三月十二日逝世後，俄共爲討好國民黨，乃以「紀念國民黨總理孫中山」之名，而於莫斯科設立這所大學，俄文全名爲「中國勞動大學——紀念孫逸仙博士」。這所大學於十四年創辦後，在廣州公開登報招生，中國學生分三批進入，一爲自動報名，如鄧文儀、梁韓喬、董煜等人皆是。二是由黃埔軍校甄選，如劉詠堯、蕭贊育、鄭介民、彭克定、康澤、白瑜、趙愚、周淡人、周物鏡、賀衷寒、王懋功、王叔銘、毛邦初等，這些學生也有進入俄國航校或福隆斯陸軍學校。三是各地保送者，如韋永成、王世傑、謝力公、王仲裕、皮以書、羅學森、蕭伯岩、趙仲容、高傳珠，以及中國共產黨甄選的陳紹禹、張國燾、秦邦憲。

蔣經國於民國十四年秋入校，兩年後結業，隨後於一九二七年秋進入列寧格勒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這時國民黨正在黨內清除共黨，滿懷理想的蔣經國，不料成爲政治鬪爭的人質，俄共以其父領導清黨，將蔣經國扣留監視，不讓他順利求學，使他原本抱着滿懷的希望，頓然墜入痛苦的深窖。此期間，他身體和精神飽受威脅、逼迫和恐嚇。在「去國十二年」一書中，他曾詳述留

俄十二年備受精神與體力折磨之種種經過。

一九三〇年夏天蔣經國以滯留蘇俄已無助益，要求返回中國被拒，蘇俄將他交給第三國際中共的代表處理，中共乃對他威脅、詐騙。此時，蔣中正在國內正因中原之亂轉戰各處，同時與蔣經國生母毛夫人仳離，羈俄的蔣經國所受的折磨，誠如他自己所述「此期間受到非常人所受過的苦」。他先在列寧大學擔任中國學生的輔導員，繼於一九三一年二月被強迫派到「狄拿馬」電汽工廠做學徒，後來被下放到莫斯科附近的石可夫農村。

稚子無辜 盍來其罪？

隨着國共關係惡化，蔣經國不久在中共派駐蘇聯代表陳紹禹的陰謀下，被蘇俄當局送往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亞荒漠，先在阿爾泰金礦工作，主編過「工人日報」，後調到烏拉山機械廠任副廠長，並於一九三四年與費納結婚。

一位二十歲的莽蕩少年，盍來其罪？被共黨拿來作為鬪爭的工具和人質，蔣經國非僅遭受流離顛沛之苦，甚且受中共幕後挑唆，一九三六年一月發表給母親的信，對父親多所指難。共黨這種旨在挑撥的陰狠手段，導致他日後終身堅決的反共。至一九三七年三月，西安事變之後，抗日

戰爭爆發前夕，蔣經國方始携妻及一子一女回到上海，而後返回溪口拜見久別多年已一心向佛的母親。

蔣經國回國後，在杭州謁見聲望正值中天的父親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蔣中正為媳婦取名蔣方良，給孫女取名孝章，孫兒取名孝文。這時張學良因西安事變，以「讀書」名義被軟禁在奉化溪口鎮的雪竇寺；蔣中正為緩和初返國門的愛子情緒，讓蔣經國與張學良一起在雪竇寺讀書，由政學系少壯分子徐樹錚之子徐道鄰為他們講課。

返國後在江西開始人生光燦的從政旅程

日後回憶這段讀書生活時，蔣經國曾記述：

「張學良專攻『明史』，我讀『朱子綱目』、『歐陽明全書』、『曾文正公家書』。」到二十六年抗戰爆發，他和張學良便結束這段讀書生活，一同坐飛機到重慶。

蔣經國回重慶不久，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於二十七年一月，千里迢迢將蔣經國延請到江西省保安處任少將副處長，蔣經國於茲展開他一生最光燦的從軍、從政生涯，也就是一般熟知的「贛南經驗」之始。

歷盡滄桑，安然返國，蔣經國的生母毛太夫人喜出望外；雖然愛子不能長年羈留身邊，但蔣經國終年信函不斷，對遠在奉化溪口茹素唸佛的母親，也有所告。何況，蔣經國已蛻發爲一有思想、有弘遠抱負的青年，完全不同於一般高官厚爵世家子弟氣息，母親亦對此愛子寄予莫大期望。

但國家戰禍阻絕了母子親情，蔣經國赴贛南不久，抗日戰火轉劇，華中、華南大部分地區頻遭日本狂炸濫射，一九四〇年陰曆十一月二日，日機轟炸溪口鎮，毛氏因患丹毒（即流火腿）多年，雙脚行走不便，當日本飛機向毛太夫人所住豐鎬房炸射時，她從臥室出外躲避空襲，不幸走到後宅牆邊，被機槍擊中而後被倒踢的大牆瓦礫壓住，傷重辭世。

蔣經國乍聞母喪，悲痛逾恆，漏夜自江西趕回溪口奔喪。檢點家中雜物盡毀，唯有一床淺灰色絲棉被，可做爲憶念慈母。他在母親遇難處立下一方石碑，上書「以血洗血」四字，立誓向毒殺母親的兇手討回血債。此碑爾後在溪口淪陷時，被漢奸帶領日軍將之拆除。

褒寵有加的緯國

蔣中正次子緯國於一九一六年十月六日生於上海，乳名建鎬，外間訛引咸謂蔣緯國出自國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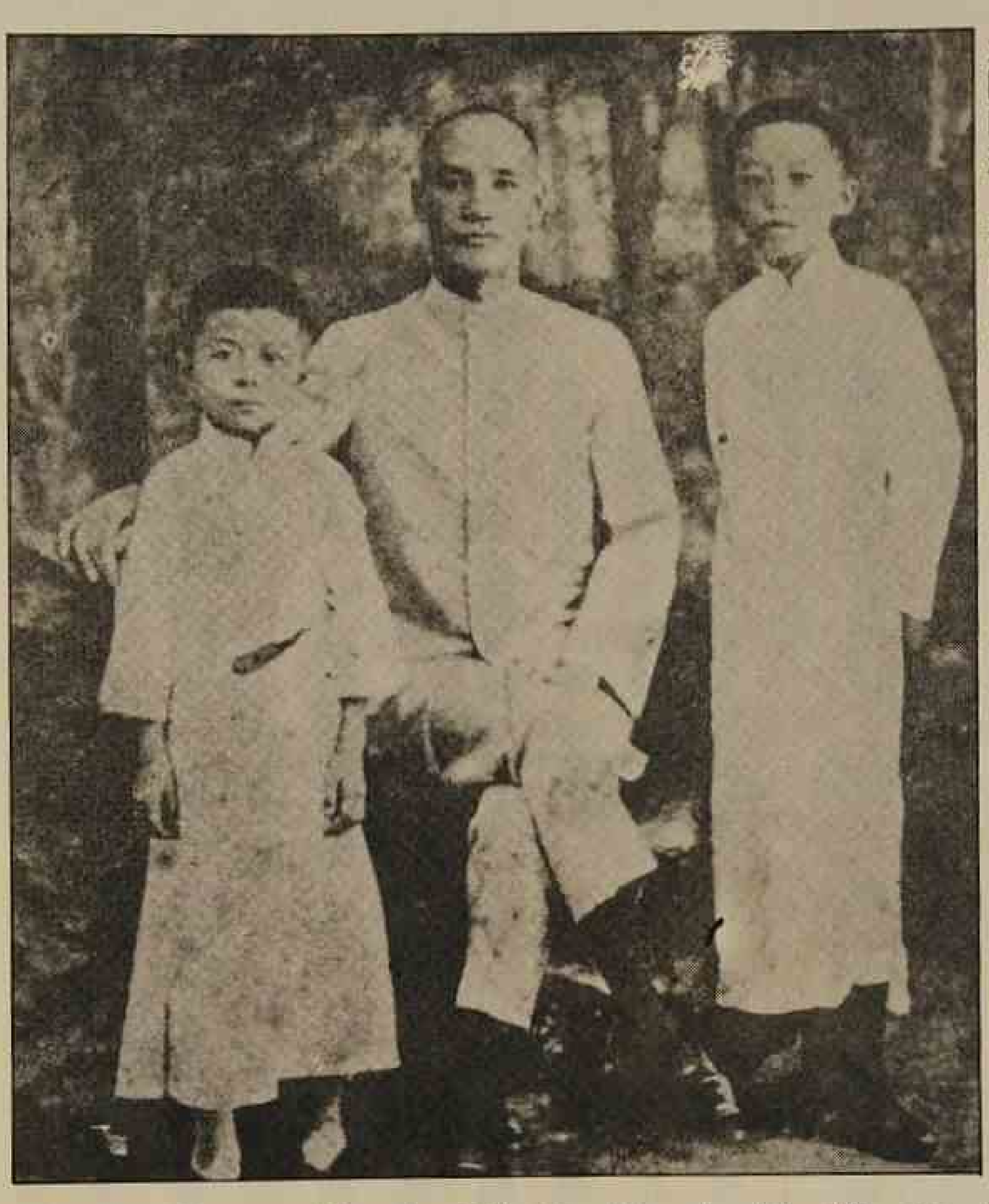
黨理論家戴季陶，此爲餘話，但蔣緯國幼年聰慧過人，却是事實。

蔣緯國一至五歲期間，一直寄住上海親戚家中，五歲時回奉化縣溪口歸誼母姚怡琴撫育，進入奉化縣試辦的幼稚園，蔣中正對這位次子寵愛有加，亦常懸念；但因常年在外，未能呵護在身邊，致小兄弟二人生活亦甚清苦。一九二二年陳烱明在廣州叛亂，砲轟觀音山越秀樓總統府，孫中山於六月十六日脫險到達黃埔島，急欲革命伙伴蔣中正前往護駕，六月十八日親電蔣氏：「寧波、江北岸、引仙橋、十號：蔣緯國先生。事緊急，略速來。孫文，巧。」蔣中正以其次子緯國之名爲與孫中山通電的代號，援此可知幼時蔣緯國在蔣中正心中的份量。

蔣緯國曾描述幼時的生活：「七歲我跟哥哥到寧波，我們沒什麼錢，也一直找不到理想的房子，沒想到有一天竟讓我們發現一棟房子便宜的在出租，就高興得趕忙租了進去。誰曉得等搬進去住了，鄰居們都拿奇怪的眼光直打量我們。原來那是一間地方傳說的凶宅，據說會鬧鬼，長久以來都沒有人敢去租！」

結果他們在那棟房子住了一年，有時候也提心吊膽，但一直相安無事。

動亂時代一少年



幼時的經、緯兩兄弟，並未因父親的聲望而享受到榮華和富貴

一九二四年黃埔軍校創校前後，蔣中正公務倥傯，姚怡琴移居蘇州，蔣中正曾託吳忠信（禮卿，曾任貴州省主席）就近照料經、緯二子。蔣緯國住蘇州，進入萬竹小學讀書，父親常派侍從接他到南京或溪口小住數天，敍敍天倫。當時蔣中正已具全國性聲望，但經國、緯國兄弟倆在學校一直很快樂，沒有受到特別的待遇或同學間異樣眼光。他曾回憶這段時光：「記得我跟哥哥剛到蘇州時，我們常常一道到四處走逛，也從沒有人知道我們是那家的兒子。那時我們都用乳名，他叫『建豐』，我是『建鎬』。」

一九二五年蔣經國赴蘇聯後，蔣緯國更是孤單，次年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蔣中正常携蔣緯國出征。以後隨侍吳稚暉講課一段時日，進入蘇州東吳大學物理系讀書。至一九三六年冬，大學

課程修畢後，由父親託友引介赴德國受習軍事，初入阿爾卑斯山地兵團，從二等兵幹起，接受嚴格基礎軍事訓練；後入慕尼黑軍官學院專攻戰術，以後並分發至部隊見習。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蔣緯國正在德國陸軍部隊服務，未幾德國納粹興起，瀆武態勢已現。加之其父有意其為祖國的抗戰效力，蔣緯國於一九三九年受電召離德返國，此時的蔣緯國，已然成為風度翩翩、意氣風發的軍人了。❀

蔣中正與掌控統御權威的侍從室

——蔣中正與領政初期的「軍機處」

領政中國達六十年之久的一代領袖蔣公，於民國十四年孫中山逝世後，在短短十年內，以軍事將領之身在局勢紛雜、外敵逼臨、軍閥政客羣出的詭譎政壇崛起，固有其軍事武略和領導統御勝人之處。但促成蔣公在民國二十年以後，挾北伐、平亂、剿共之聲威得以掌握各軍、政系脈絡，循次逐退覬覦政權軍人政客之主因，當為挾軍事統帥威名獲得江南豪客巨閥的支持，以及成立掌控統御權柄的「侍從室」。

此一史冊未見贅述卻喧赫一時的「侍從室」，本非必然的產物，但此一組織成立後，即以龐然框架搭建出蔣公統領軍政大權的核心。

歸溯「侍從室」的成立，緣於國民政府北伐完成後，蔣中正成爲傲視羣倫、具有全國聲望的領袖；在國民黨多數元老服膺，黃埔軍校勢力的完全效忠之下，蔣中正掌握統御中國之權柄，本是繼孫中山之後的不二人選。但民國十六年的寧漢分裂，十七年開始的中原之亂，貽誤了中國統一，爾後國民政府以外的舊式軍閥張作霖、馮玉祥、李宗仁、閻錫山等和汪精衞等政客勢力，以軍事和權謀相互傾軋，經過兩年多的交鋒，才由蔣中正於十九年底取得勝利，在形式上眞正掌握了對政局的統御。

中原大戰後，蔣中正在軍事及政治聲望上到達顚峯，即進行召開國民會議，準備制訂約法來進行訓政實施，未料日本鐵蹄進迫中華大地，挑釁發起九一八事變，不出三個月，連陷東北三省，並灼灼逼進。至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繼續在上海挑釁，企圖開闢第二戰場，中國駐上海的十九路軍起而應戰，展開振奮人心的浴血苦鬪，大挫日軍的驕橫霸氣，展開中國漫長抗禦日本侵略之首頁。

建構在軍事委員會之下的侍從室

民國二十一年上海一、二八戰事結束後，蔣中正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中共以土匪形式流



委員長侍從室的主要人員，
前排右起：陳布雷、錢大鈞、張治中、陳果夫、俞濟時
後排右起：唐縱、蕭自誠、蕭贊育、陶希聖、羅時實。

竄擾民。時外患固熾，內亂更烈，蔣中正權衡利害，決對土共紅軍進行征勦，解決此一內亂；於是先後在漢口、南昌成立鄂、豫、皖三省勦共總司令部和南昌行營。蔣公經常前往鄂、贛親自指揮部隊。

當時，勦共兵務倥傯，蔣中正每次出征，除了身邊親信、隨從，如編制內的秘書、副官以外，常需臨時抽調參謀人員隨行。蔣公親信楊永泰建議，將經常隨行的參謀人員和侍從秘書、副官和侍衞，納入南昌行營編制內，於是組成了以蔣中正個人隨從班底爲主體的「侍從室」，並派晏道剛爲侍從室主任，這是侍從室的起源。

民國二十三年，國軍對中共紅軍進行五次圍勦後，紅軍撤離江西，蔣氏個人聲望更達顚峯，原侍從室編制已不敷使用，於是醞釀改組。至二

十五年一月，侍從室正式改組，全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這個機構的改組乃配合國內形勢和蔣中正的政治、軍事部署。

二十四年十月，中共紅軍突破國軍的封鎖，向陝甘寧邊區騷擾，蔣氏下令撤銷了武昌行營，另在西安成立西北剿總，派張學良以副司令代行總司令的職權，指揮東北軍剿共。

蔣氏對湖北的重要人事也作了安排：發表政學系領袖楊永泰爲湖北省主席，何成濬爲武漢行營（後改爲行轅）主任，陳繼承爲武漢警備司令。接着改組原來侍從室的組織，成立侍從室第一處和第二處（簡稱侍一處和侍二處），派錢大鈞爲侍一處主任，陳布雷爲侍二處主任。原任侍從室主任的晏道剛，被調到西北剿總做張學良的參謀長。

錢大鈞和陳布雷總負其責

侍從室的改組是由錢大鈞和陳布雷負責，他們二人是蔣氏的身邊隨從，錢大鈞是隨同蔣公籌辦黃埔軍校的要角，胡宗南、鄧文儀、袁守謙、俞濟時等都是他的核心學生，是蔣中正的親信武將，陳布雷則是「文膽」。

侍從室改組後，侍一處掌軍事，侍二處掌政治、黨務。處的下面是以組爲單位，按順序排列

的。侍一處設三個組：由第一組到第三組，分別主管總務、參謀和警衛。侍二處設三個組：四組、五組和六組。第四組主管政治、黨務；第五組是侍從秘書組；六組管情報業務。錢、陳二人替蔣中正延攬了一批黨政軍人才，給以侍從秘書的名義，現任立法委員蕭贊育、曾任總政戰部主任的張彝鼎、民初大將徐樹錚之子徐道鄰、以及葛武棨、李惟果、羅貢華等人，都曾在這裏做過侍從秘書。他們有的寫文章，有的研究國際問題，或向蔣氏條陳行政意見。以後相繼外調，葛武棨任寧夏省教育廳長，徐道鄰調行政院簡任秘書；抗日戰爭後張彝鼎調閻錫山二戰區政治部主任。民國二十七年政府西遷重慶以後，第五組的侍從秘書先後派出，只剩下李惟果，以後改任第五組組長。這時該組主管的業務是黨、政、人事和外交。曾任外交部長、現任總統府秘書長的沈昌煥，當時就在這個組裏做秘書，他是專任蔣公與美方晤談時的翻譯。同時，侍二處還增加了一個第六組，主管情報業務，由唐縱擔任組長。

侍從室的改組有一個特點是，人員精幹，業務集中，它隨時可準備跟隨蔣氏出發到各地活動。侍從室並兼負責蔣中正出征、駐留和行動安全，除了設警衛大隊駐警外，另有穿便服的軍事侍衛官和衛士，這些人員都列入侍一處第三組編制內，另設一侍衛長統一調動指揮；侍從室改組後，首任侍衛長一職由錢大鈞兼任。

因此，二十五年一月改組後的侍從室，是由侍一處、侍二處和侍衛長三個單位組成的組織系

統，雖然規模不大，但最接近權力核心。黨、政、軍以及各界人士，凡是與蔣委員長接觸來往，必與侍從室聯繫，由此可知其地位之重要。

先後五人做過七任一處主任

侍從室自改組，錢大鈞做首任第一處主任起，到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止，侍一處共換了七位主任：錢大鈞、林蔚、張治中、賀耀組、林蔚、錢大鈞、商震。每一任的任期有長有短，一般在一年左右到兩年不等。商震是最後一任，任期最短，只有三個月。侍從室撤銷後，他改任國民政府參軍長。錢大鈞和林蔚先後做過兩任，每人的任期累計在三年左右，林蔚比錢大鈞的任期略長。他們各人任期和資歷如下：

一、錢大鈞（二十五年一月——二十七年三月），他出身保定軍校，從二十五年一月侍從室在南京改組時起，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曾隨蔣公指揮湘、黔、川、滇各省部隊，截擊紅軍和解決兩廣事變，並隨蔣中正到西安，在西安事變時被擊傷。抗戰爆發後，國民黨政府從南京撤退到武漢，於二十七年三月，調航空委員會主任，以後做過軍政部政務次長，兼過軍事委員會運輸統計局長，並再做過一任侍一處主任。





錢大鈞（右）和張治中（左）都做過侍一處主任，錢大鈞最受倚重，張治中以後骨軟變節投共

二、林蔚（二十七年四月——二十八年三月），從二十七年三、四月間在武漢接替錢大鈞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這時，侍一處又增設了一個副主任，由侍從室第二組組長，保定軍校畢業的鄒競升任。林蔚接任不久，日軍繼續西進，展開了武漢大會戰。不久他隨蔣公從武漢撤退到重慶。在重慶市中四路曾家岩附近的德安里，選定了川軍將領許紹宗的住宅「堯廬」，作爲侍從室第一、二處各組辦公的地址。至日本投降後，政府遷回南京以前，這兩處辦公的地址始終沒有變動過。二十八年四月，林蔚調任桂林行營參謀長，主任是白崇禧。

三、張治中（二十八年四月——二十九年四月）從接任起做不到一年，在二十九年夏初，軍委會政治部長陳誠調任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赴湖

北恩施指揮對日戰事，蔣中正派張治中接任政治部部長，張卽在此時離開侍從室，以後此人參加對共談判，不料却變節投共。

四、賀耀組（二十九年四月——三十一年九月）原任軍委會辦公廳主任，二十九年夏初接替張治中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賀耀組文人氣質濃厚，蔣氏對他也比較客氣。他對西南交通和經濟方面極感興趣。民國三十一年秋，政府爲了防止走私，管制物資經濟，成立了「國家總動員會議」，調賀耀組擔任秘書長，負責主持，賀耀組卽於此時離職。

五、林蔚（三十一年九月——三十三年十一月），林蔚第二次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兼軍事委員會桂林辦公廳副主任，此時正是抗戰最艱苦的階級，而軍政部領導系統也出現齟齬，不久陳誠取代何應欽擔任軍政部長，發表林蔚爲政務次長，部長何應欽與次長錢大鈞卸任，林、錢職務對調。

六、錢大鈞（三十三年十二月——三十四年八月），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底錢大鈞第二次調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一直到三十四年八月抗日戰爭結束，蔣公派錢大鈞任上海市長爲止。同年八月底他離職赴上海。

七、商震（三十四年九月——三十四年十一月），三十四年九月初接替錢大鈞任侍從室第一處主任。商震英語能力不錯，可以擔任蔣公外交翻譯。早在民國三十年一月間，蔣中正爲了聯絡




顧祝同與何應欽（右）都是黃埔八金剛之一

英國，保證西南國際交通線的安全和協同英、緬方面的軍隊對南進日軍作戰，曾組織了「滇緬參謀考察團」，曾派商震為考察團主任，林蔚為副主任，團員有師長孫立人，後來商震代表政府出任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

黃埔八金剛之一錢大鈞

最受倚重

在七任侍一處主任中，錢大鈞和林蔚都是以高級軍事幕僚長的身份，兩度隨侍蔣公，為蔣公所信任的。他們兩個人具有不同的經歷、不同的風格和不同處事方式。錢大鈞是侍從室的創始者，他是蘇州人，在保定軍校砲科畢業，後來東渡扶桑，在日本士官學校第十二期砲科畢業。回國

後在廣東參加革命，在粵軍猛將鄧鏗部任參謀。黃埔軍校成立，他任第一、二期教官和校本部參謀長。從此追隨蔣公，成了蔣中正的黃埔嫡系「八大金剛」之一，「八大金剛」是何應欽、顧祝同、錢大鈞、蔣鼎文、陳誠、陳繼誠、劉峙、張治中等八人。

錢大鈞以其出身、經歷和任事態度，極獲蔣中正信任，事實上，侍一處的處長必須像錢大鈞這類親信，因為侍一處主管軍事，對內聯繫軍事委員會內各部會，集中分析各種情況；對外聯繫各戰區，發佈蔣委員長的軍令。軍政大事的機密文件因之必須呈交該處。倘非親信，肯定會洩密甚或越俎代庖。

侍一處之下設三個組，綜理總務、參謀作業和安全警衛。雖係處理委員長週遭事項，事實上無一不是軍國大計。

侍一處之下的侍一組綜理總務，包括薪水、伙食和服裝。由於侍從室屬於軍委會的組織系統，所以在這裏的工作人員不論文職、軍職，所有官兵基本上都比照政府陸軍軍官和士兵待遇標準發給，伙食亦同，該單位人員一律着中山裝，也由一組每隔兩年發給每人呢料和嗶嘰料中山裝各一套。由於侍一組角色不特殊，組長一職變動不大。

侍二組主管軍事參謀業務，包括了軍委會所屬的各重要部門和其它行政部門，從作戰指揮、部隊訓練、國防裝備到交通運輸、後勤補給以及人事經理等，無所不包，是侍從室的核心。任何

軍事委員會的文件、各地請示電報，以及委員長的命令，都經過二組，此外還要審閱來自各方面的建議和處理事務性的工作，如代委員長通知召見外地各文、武官吏，向戰區高級指揮官電話傳達重要手令（譯成密碼傳達）等工作。

侍二組業務繁重，因此人員素質要求極高，不少留學歐美的幹部，或是軍方人員送往陸軍官校受訓。加上二組掌管太多軍事機密，故組長人事變動頻繁，一度由侍一處處長錢大鈞兼任。

侍三組主管的任務是保衛蔣委員長的安全，包括計劃、指揮和具體行動佈置等業務。編制上屬侍一處，實際上歸侍衞長直接指揮。委員長第一任侍衞長由錢大鈞兼，第二任侍衞長是林蔚，他曾隨蔣公出席開羅會議，第三任侍衞長是俞濟時，由三十一年起做了十五年，是蔣公最信任的將才。這些負責蔣委員長安全的侍從，任務要求上是以生命來擔負委員長的安全，他們都能肩負起職掌，爲委員長安全盡忠職守。

陳布雷血膽孤忠專責侍二處

侍從室第二處下也設三個組，侍四組掌理政治、經濟、外交、黨務；五組管行政工作；六組掌情報業務，以第四組爲核心。蔣委員長身邊的另一員猛將「文膽」陳布雷，從民國二十五年侍


陳布雷（蔣公右邊第一人）鐵膽孤忠，曾任侍二處主任，鞠躬盡粹，本圖為侍從室人馬隨蔣中正視察雲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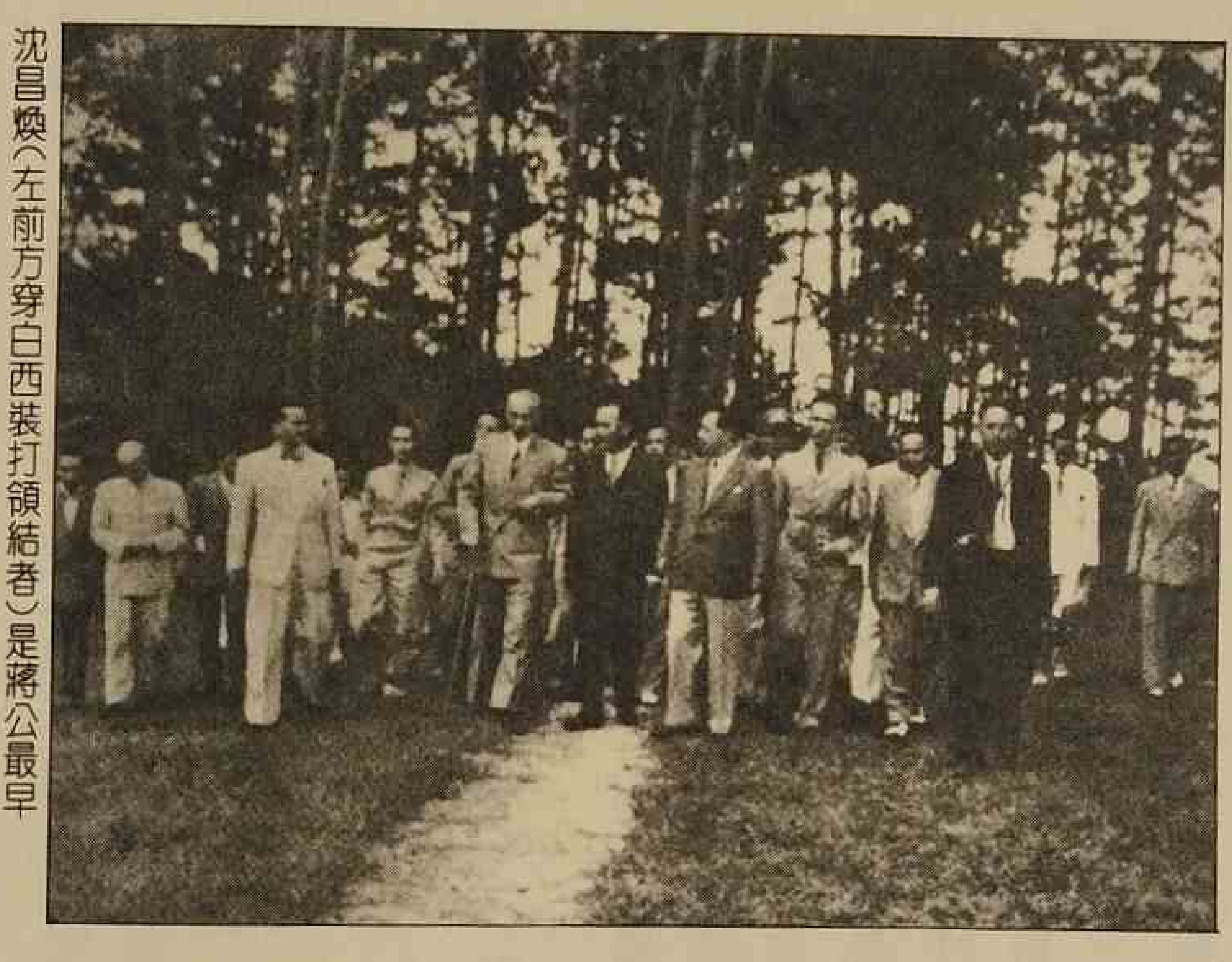
從室改組開始，就任侍二處處長，整整十年未嘗更換，是侍從室的中流砥柱。他是蔣公的死節之士，孤忠耿耿，最後在大陸淪陷前，確以死來回報蔣公。

侍二處主管人員的人事較穩定，各組組長都是同這一機構共始終的，如四組組長陳方、五組組長李惟果和六組組長唐縱，都一直擔任組長職務。侍四組和侍二組同屬蔣委員長侍從室的核心。主管的業務是政治、經濟和國民黨黨務，也包括蔣公交辦的其他機密案件。組長陳方是江西人，早年畢業於江西省高等學堂。蔣公南昌、武昌成立行營時，陳方任秘書。他在楊永泰手下做過事，成為楊永泰得力的助手。二十五年侍從室改組，蔣氏調他任四組組長。陳方敏捷精練，對詩書詞畫亦有一套。

侍四組組長以下有侍從秘書、科員、繕寫人員，總共不到二十個人。經常在組內工作的秘書，只有兩三人。侍從秘書王學素，工作時間最久，曾經歷「西安事變」，大約在民國三十三年外調浙江省府委員；在蔣公官邸工作的侍從秘書汪日章、俞國華，也在侍四組編制之內。他們主要負責機要文件的保管和收發的任務，蔣委員長出發時，他們都跟隨行動。其中以俞國華最受信任，他的父親俞鎮臣（作屏）是蔣中正盟兄弟，於民國十三年殉職，俞國華清華大學畢業後即被蔣公物色爲機要秘書，民國三十三年，蔣公將他送往英、美留學過一段時日。回來即追隨蔣公出任財經要職。

俞國華出身負責行政文書的五組

侍五組原是蔣委員長專爲儲備行政人員而設，最初由侍二處主任陳布雷自兼組長，組內設侍從秘書，沒有一定的名額，一律按照上校軍銜的待遇，蕭贊育、李惟果在這裏的時間最久。抗戰後，侍從室第一、二處從武漢撤退到重慶，二十八年初前後，侍五組由汪日章任組長，主管關於黨、政高級人員的調查考核和任用的業務。以後汪日章調任行政院簡任秘書，由李惟果任組長。民國二十九年，侍從室第三處成立，以陳果夫爲主任，蕭贊育爲副主任。原來侍五組的人事業務



沈昌煥（左前方穿白西裝打領結者）是蔣公最早一任英文秘書，當時才三十歲上下，年輕瀟灑

移交給侍三處辦理。

侍五組的工作人員不多，只有一兩個主要秘書。沈昌煥和邵毓麟都做過該組秘書。沈昌煥英語造詣極佳，當時只有三十歲上下，年輕有為、英氣風發，經常任蔣中正、宋美齡同外賓之間的翻譯工作，蔣氏出國訪問期間，沈昌煥都是隨侍在側。邵毓麟原在侍六組隨唐縱處理關於日本和韓國的國際情報工作，後來調到侍五組任秘書，不久派到外交部工作。

蔣委員長的速記人員也列在侍五組的編制內，速記人員的工作和人選非常重要，侍從室改組後，一直到政府遷台，總共用了三個速記人員，都是從中央政治學校畢業生中，經過陳果夫的親自挑選。

民國二十五年第一次派到侍從室擔任速記工

作的是蕭乃華和蕭自誠，兩人都是湖南人。西安事變時，他們隨蔣公住在臨潼華清池，當叛軍搜查時，由於蕭乃華抗拒而遇害。以後，長期由蕭自誠一人擔任速記。政府撤退到重慶後，又從中央政校畢業生中，調來曹聖芬協助蕭自誠工作。民國三十三年，蕭自誠升任侍從秘書，協助陳布震整理、編輯有關蔣公的言論和實錄工作。

侍六組掌管情報業務

侍六組主管情報業務，這個組是二十七年政府撤退武漢以後成立的，由唐縱任組長。在建制上雖屬侍二處，同時也受侍一處主任的雙重領導。

蔣公對於情報系統和情報組織一向重視，抗戰後ＣＣ系和復興社重新活躍，這兩個組織送呈委員長的密件，在二十五年侍從室改組時，按其內容性質，由侍一、侍二兩處分別處理，關於「中統局」的情報，以徐恩曾的名義直接封送給侍二處第四組處理；關於「軍統局」的一般情報，則用戴笠的名義分類列表，封送侍一處第二組處理。其他涉及到政治、經濟方面情報，則由戴笠先送侍二處，經陳布雷、陳方等閱後，會同侍一處第二組研究處理。二十七年，政府撤退到武漢，成立了「三民主義青年團」，復興社系統的組織範圍更加擴大了。由於情報來源日趨複雜，因

此在其侍從室內成立侍六組，綜核一切情報業務。

侍六組成立之初，從侍二組調去參謀盧集賢一人和繕寫人員數人。後來增設秘書，擔任研究和對外聯繫，邵毓麟和王芃生都曾在該組任過秘書。侍六組組長唐縱是湖南人，黃埔六期畢業，爲人沉默寡言，工作認眞、細密，曾任駐德武官，以後擔任過中央黨部秘書長和駐日大使。

責深任重的侍衛長

委員長的侍衛長責深任重，初由侍一處處長錢大鈞兼任，改組後的侍從室，規定侍衛長負責指揮侍三組和警衛大隊，在蔣公駐留和出發各地期間，擔任保衛工作。

侍三組設組長一人和警衛人員若干人，警衛人員按分工，又區分爲侍衛和警衛兩種。侍衛人員，輪班隨侍蔣公左右，有軍官和軍士之分，軍官叫做侍衛官，軍士叫做衛士，一律着便服中山裝，佩帶武器。在蔣公駐留的官邸或出發各地活動時，無分晝夜，都由侍三組配備侍衛官和便衣衛士，輪流值班，擔任護衛。

侍三組的警衛人員，由警衛股、特務股和警衛大隊三部份組成。警衛大隊是一支保衛委員長的精兵。由三個步兵連、一個騎兵連和一個機砲連組成。大隊長是樓秉國。各級軍官都是從中央



西安事變侍從室折兵損將，文武侍從傷亡極多，這是蔣委員長脫險後，年高德劭的林森前往機場迎接。中右戴眼鏡的胖子是孔祥熙

軍官學校和中央警官學校挑選出來的。

侍從室在南京改組時，設第三組，派蔣孝先任組長，陳善周、黎鐵漢分任警衛、特務兩股的股長。陳、黎兩人都是經戴笠推薦委任的，蔣孝先是蔣公的族內同宗近親，和蔣公的隨身侍從副官蔣孝鎮是兄弟。蔣孝先調侍三組組長兼任副侍衛長，關於蔣中正的保衛工作，實際是由蔣孝先一人負責。

二十五年蔣孝先隨侍蔣公往西北督師剿共，因張學良和楊虎城發起「西安事變」刼持蔣公，蔣孝先在事發日清晨往臨潼救援，半路中伏遇害。

西安事變解除後，由陳善周代理三組組長。二十七年，國民政府撤退到武漢，錢大鈞調航空委員會主任，改派王世和爲第三組組長，並且代理副侍衛長一職。王世和是蔣公同鄉，也是黄埔

一期的學生，在黃埔時，他白天上課，晚間則睡在蔣校長的寢室門口當貼身護衛。王世和後，馮聖清任副侍衛長，陳善周接三組組長。以後到民國三十三年，蔣公改派同是浙江奉化人，黃埔一期畢業，當時是集團軍副總司令的俞濟時任侍衛長。

掌理人事控制的侍三處

民國二十七年侍從室隨蔣公從武漢轉移到了重慶以後，侍一處和侍二處的內部組織，經過調整更加充實了。凡是軍事委員會和政府機關、部隊，以及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單位的高級軍、政主管人員的任免，必須經過蔣委員長親自核定，然後交給主管部門發佈命令。關於高級行政人員的儲備、考核、挑選、任用，由侍二處第五組負責主管。

由於業務範圍涉及較廣，情況也比較複雜，二十八、九年之交，陳果夫提出「新幹部」的計劃，成立一個獨立單位，專門辦理人事調查、登記、考核的業務，經過批准，就在侍從室系統下成立第三處。

侍從室第三處成立，陳果夫爲主任，蕭贊育爲副主任。並在重慶南溫泉中央政治學校附近選定了侍從室第三處的辦公地址。原來侍五組主管部份人事資料和業務，都移交給侍三處辦理。

侍從室第三處成立了第七、第八、第九等三個組。陳果夫身兼數職，他把精力放在黨務和中央政治學校的工作上，此時CC勢力開始膨脹。侍三處的內部業務，由副主任蕭贊育負責。第三處的工作，大體上是按照下列步驟逐步開展起來的。

在侍三處的各工作中，組織工作居首要地位，CC系為核心，對人事進行聯絡、甄選和控制。主要有以下活動方式：

一、成立「實業計劃學會」，以北洋大學畢業的陳立夫為該會負責人。爭取高級知識分子和名流，透過侍從室第三處向蔣氏推薦。

二、成立「中央訓練團受訓結業學員通訊處」，隸屬侍三處，由CC領袖之一吳鑄人為主任，梁子青為副主任。「中訓團」受訓結業的學員，回到工作崗位以後，按時和通訊處聯繫。中訓團在重慶共辦了三十多期。

三、在中央訓練團成立高級班，抽調廳、司、局長和專員來團受訓，期限半年，結業後，由侍三處登記，直接掌握，作為培養使用的對象。

四、控制考銓處，該處是考試院銓敍部派在各地方的分支機關，陳果夫將CC系的人派進各地考銓處當處長，隨卽掌握了考銓處。

綜括其功能，侍三處的任務是加強中央及地方重要幹部聯絡和管理。

二組和四組是核心機構

就整個侍從室來說，無疑侍一處第二組和侍二處第四組是核心，侍二組主管的業務內容分類，大致包括軍政、軍令、軍訓（軍事教育）、國防設計、綏靖、兵役、軍需、軍醫、兵工、後勤、補給、公路工程、交通、通信、運輸、空軍、海軍、軍法、人事、情報、建議……等業務。

侍四組是主管政治、黨務、秘書業務的，管轄的範圍包括行政院所屬各院、部、會，國防最高委員會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中統局組織等單位。大致包括行政、外交、財政、司法、鐵路、交通、郵電、水利、教育、衛生、經濟、僑務、蒙藏、撫恤、黨務、人事、情報、建議等。

此外，侍從室的幕僚，並建立一套文書處理制度。對於繁瑣而數量衆多的命令、報告、通知和各種電文，分類處理並印上特定格式呈核，專管文書收發的是汪日章和俞國華，兩人都是浙江奉化人，對於收來的各式文件，均擇重處理由侍從室秘書做成提要呈報。通常委員長批閱後的表報或下達的手令，仍然通過侍從室秘書分送侍二、侍四兩組處理，發出的電報、公文亦同；但有些電報或公文不經過侍一和侍二處，侍從室機要組收件後，由毛慶祥直接呈核。

抗戰勝利後侍從室撤銷

所有蔣委員長的重要文告或指令，通常都是陳布雷起草，或是蔣公口述，侍從秘書紀錄整理，最後由陳布雷潤飾，侍從秘書代寫，最後由蔣氏簽名，交侍從室承辦。在抗戰後期，蔣公的侍從秘書就是全神整理蔣委員長的手令和公文。

抗戰勝利後，委員長侍從室三個處於三十四年十一月以前完全裁撤；據傳當時美方以軍援施壓，要求蔣公改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受美國軍事顧問團的指揮；蔣公鑑於中國抗戰八年復員，亟待美方軍、經援助，礙於情勢下不得不改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當然得同時撤銷，但此時蔣公挾抗戰勝利的威望，以及透過侍從室系統和幹部對各系統的掌握，和全國軍、政領袖的服膺，已然成爲黨、政、軍權滙集於一身的中國最高領導者了。

蔣經國的崛起之路

——蔣經國的贛南、三青團和青年軍風雲史



初任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的蔣經國

中國當代史上，政治領導人物歷史地位和評價，引起諸方爭議者頗衆。非僅因國共宿離的相異史觀，甚至在同一政體下對政治人物亦有駁雜的論點。但統御中華民國逾十五年之久的蔣經國，以其至尊權威和領政時代所創造的政績，却是少數各方所共尊的成功領導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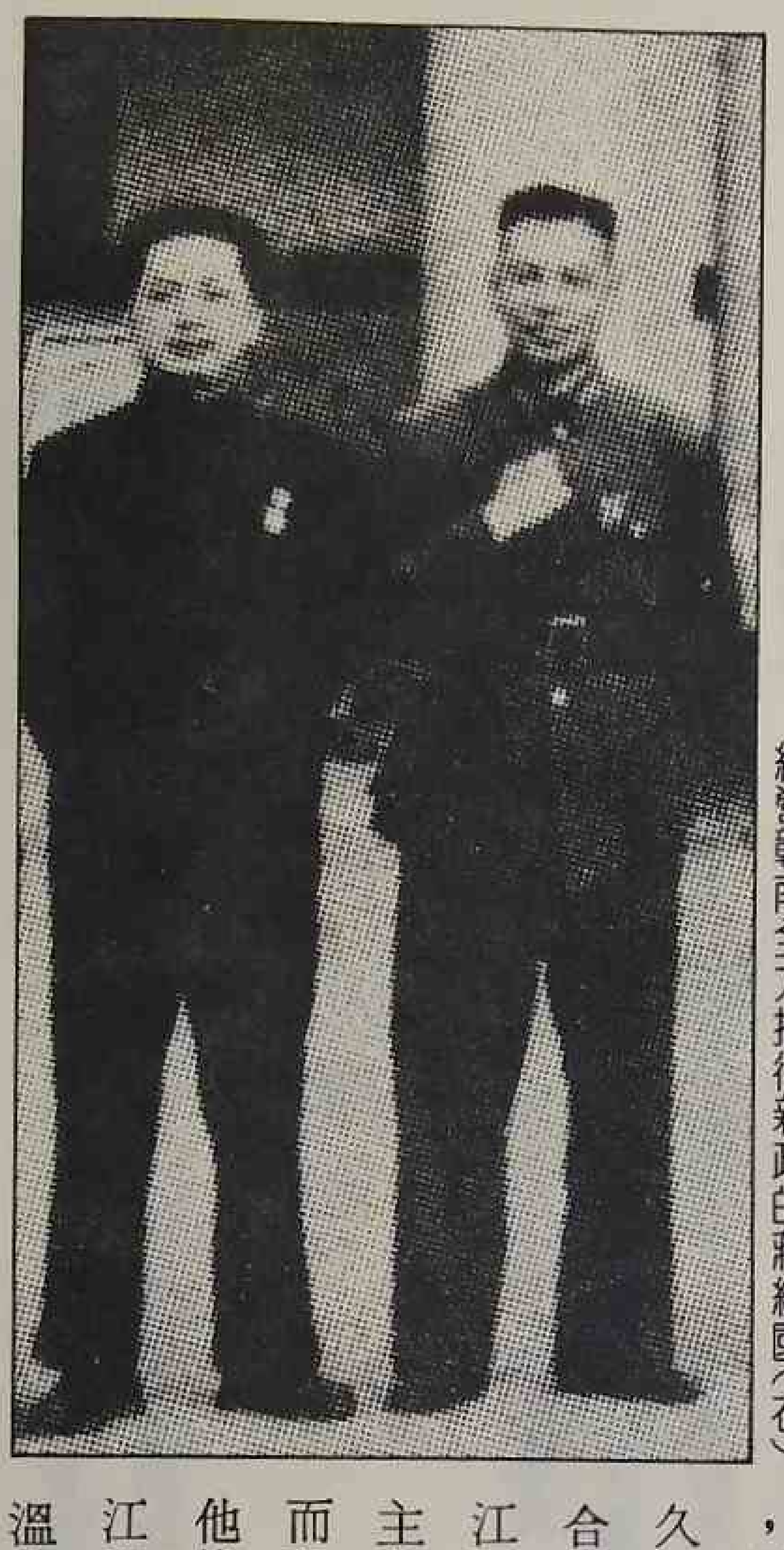
這位在一九七〇年代以後統攝中華民國軍政大權的王者，近二十年，經過無數試鍊，已然成為爾後無人可出其右的聖雄。綜觀這位強勢領袖在中國政壇崛起之路，託其父——中國最高領袖蔣介石之餘緒而涉身中國政壇，固是一關鍵處；然蔣經國以其個人稟賦，百經憂患，歷盡陶鍊，而後涉身黨政國政，趁勢造勢，以至成為能以威信鎮懾羣雄的至尊人物，當為崛起之主因，而為史家引為政界之異數。

蔣經國一生長達六十年的政治生涯，大致可分爲七個階段：上海時期（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五年）、蘇聯時期（一九二五年——一九三七年）、贛南時期（一九三八年——一九四三年）、重慶時期（一九四三年——一九四五年）、南京時期（一九四六年——一九四九年）、臺灣時期（一九四九年——一九七一年）、主政時期（一九七二年迄今）。自他一九七八年當選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開始，政治權威已遠非任何人可比擬。

在這漫長的政海浮沉過程中，最能發揮政治家、軍政家特色的，就是一九三八年一月開始任職的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臨川新兵督練處處長職務，以後接任贛州行政督察專員兼贛縣縣長，這個初入政海的時期，卽通稱的「贛南經驗」；隨着贛南經驗的斐然政績，開始在三青團和青年軍中積蓄政治實力，以後擔任外交部東北特派員，續任上海經濟副督導員赴上海「打虎」，終至成爲掌握黨、政、軍、經、特五大系統的強人；可以說，這段贛南經驗和掌握三靑團、青年軍的過程，是蔣經國政海崛起之始，往後叱咤風雲之開端者。

贛南經驗發迹之始

蔣經國於民國二十六年三月結束了在蘇聯的十二年顚沛流離生涯，偕同妻子方良、子蔣孝文



經營贛南全力推行新政的蔣經國（右）

、女蔣孝章回到上海。在上海一段短暫的讀書生活後，二十六年七月抗戰爆發，前往重慶。他在重慶羈留的時日相當短，便轉往江西之南通稱的贛南開始他的政治事業。如果說上海是蔣中正騰起之地，則江西贛南便是蔣經國發迹之處。

蔣經國之所以在返回中國展開政治經歷起步，選在江西贛南，緣於抗戰事起他抵達重慶後不久，政學系首腦、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輝，爲迎合蔣委員長的心意，於二十七年一月任蔣經國爲江西省保安處少將副處長兼江西省政治講習學院主任，這個機構是專門爲訓練抗戰後的流亡青年而設立的，以後改編爲「江西省青年服務團」，他擔任總隊長。民國二十七年五月，蔣經國又兼江西省新兵督練處的處長，新兵督練處設在臨川溫泉；此一督練處精心集中訓練江西省新徵來的

青年，並編成了幾個新的兵團由蔣經國督練，實際上是爲野戰部隊訓練補充團，這是蔣經國返回中國之後第一次獨當一面的職務，也使他逐漸與政治界沾上了邊。

一份出色的成績單

蔣經國返國後初露頭角，當然希望一顯身手，有所作爲。他對於職掌內的事情兢兢業業，在新兵督練處他首先提出要連隊作到「經濟公開，賞罰分明」，不准打罵士兵，不准苛扣士兵伙食糧餉，並且全力注重改善官兵的生活。其次他採取積極的措施開展官兵之間的康樂活動，以活躍官兵的精神，造成蓬勃的氣象，這些新穎的作法頗能展現出他冷靜而具有開創的性格。

督練處對於軍官的教育，蔣經國循着他父親的作法，將一些歷史性的經典融入軍官的思想教育，他反覆的宣傳王陽明的學說，並且將「曾胡治兵語錄」、戚繼光的「練兵實紀」等教材列爲軍官必讀的書。另一方面他將留俄期間所領悟到的組織動員方式，融入他的幹部訓練之中。他主動的親近幹部，有時也深入連隊與官兵一道活動。蔣經國曾將這一段在江西督練新兵的過程編了一本「溫泉練兵實紀」，借予宣傳他練兵的心得，這也是他第一次向其父親交的「成績單」。

不可否認，蔣經國這一番作爲，頗有融合國內各方軍事訓練的特點，當時算是相當新穎的訓

練方式，且頗有利於解決當時在軍隊中的離心現象。對於蔣經國在新兵督練處的成績，蔣中正頗引爲自豪，曾經指示了一些部隊前往新兵督練處參觀。

新兵督練處在一九三九年遷到贛州，贛州原來是偏遠地區，地方的惡覇勢力相當龐雜，省府的政令一向無法貫徹到地方執行。以往這個地區的行政專員、縣長，如果不與地方惡覇集團相互勾結，就無法在地方上立足。當時贛州的地方行政督察專員是康澤系統的復興社成員劉己達，劉己達自恃有康澤做後台，對地方惡覇一向不放在眼裏，結果在一次出巡中竟然遭到惡覇宵小的圍毆，並且被關了起來，後來蔣經國親自出面警告當地土覇劉甲第，那些地方混混畏於「蔣太子」的身分才將劉己達釋放。劉己達經過這次的風波後自感面子完全喪盡，因此引咎辭職。熊式輝於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十八日，蔣經國接任贛州行政督察專員兼任縣長，這一天正是蔣經國的三十歲生日。一般認爲熊式輝有意透過這位太子的權威，來整頓贛南的混亂局面。

與土棍惡覇週旋

一九三九年六月，蔣經國就任贛州行政督察專員兼區保安司令，他這時面臨的問題是如何壓制地方惡勢力，樹立領導系統的威信，這時蔣經國正值而立之年，由蘇聯回國才兩年，在蘇聯受

的革命影響還未消退，同時與舊官僚的習氣完全隔漠。他首先提出「除暴安良」的口號，打擊地方惡覇流氓地痞的氣焰，企圖全力恢復地方的秩序。他強調嚴懲貪污、整飭吏治，提倡公僕的精神，還經常微服出訪，做一些接近民衆的活動。一直到民國六十七年他擔任中華民國第六任總統以後，仍然經常下鄉探訪民情，就是他從贛州時代養成的習慣。他在贛南厲行禁煙、禁賭、禁娼，改良社會風氣，他還提出「建設新贛南」的口號，要在贛南設立一個「三民主義模範區」，開創「贛南新時代」；他同時提出「建設五有」的口號，要「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書讀」的新天地。

激進氣盛的「蔣青天」

年輕氣盛、意氣風發的蔣經國的確有他的一套，他敢於採取嚴厲的手段對付一些存心在地方上興風作浪與他作對的人。在一陣雷厲風行之後，贛州的惡覇一時有所收斂，政令也得以通行，從而他在贛南博得了「蔣青天」的稱號。蔣經國在贛南擺出的是一副激進的姿態，但是他也有柔性的一面，他對於許多公益事業，請了當地的有名仕紳掛上委員的頭銜來共同推動。他逢年過節還親自到當地的仕紳家走訪，表示敬老尊賢的傳統風範，在贛南，他的新政策、新作風使得當地



蔣經國在贛南興修水利、建學校，
這是在贛南成立的公僕學校

頗有美好的遠景。

一九四〇年夏天，蔣經國在他「新贛南三年計劃」的演講中，曾經提出了要在贛州發展鋼鐵機械電力等重工業促進農業機械化，興修水利工程，把各城鎮建立成現代化的城鎮，他這一套作法相當有抱負。他幾乎將他在贛南的建設作爲他規劃未來中國建設的藍本。

早在一九三七年他返國前，蔣廷黻曾經規勸他對於中國建設的藍圖不必過早提出，蔣經國深深記得蔣廷黻這個建言，他只是在偏遠的江西贛州，將一個小小的鄉城作爲規劃他未來宏偉抱負的藍本，在默默的耕耘着。

蔣經國返國之後不久，抗日戰爭爆發，他對抗日的態度相當積極，他亟望中國抵禦外侮能夠有所成功，不必再受到帝國主義和鄰國的壓迫。

在抗戰之初他對共產黨表現出容忍的態度，逐漸他發現中共並不是眞正的在抗日，他發現中共只是藉着抗日之名在後方騷擾政府軍隊，並且藉着中央資助的武器在壯大自己的實力。

一九四三年三月以後，他對共產黨產生極大的反感，首先他根據京華日報的黑名單，採取了雷厲的手段對共黨份子大肆逮捕，這時的蔣經國與留俄期間以及初返中國的蔣經國完全不同，蔣經國已經蛻變爲逐漸成熟的靑年政治領袖。

進入國民黨和三靑團

蔣經國在初返中國之時，和國民黨並無任何關連，蔣中正爲了他在中國政壇中順利的發展，正正式式乃至名正言順的發展，深知必須讓他在國民黨中多經歷磨鍊，多作貢獻。待蔣經國於贛南表現出令人驕傲的成績後，蔣中正於是全力安排蔣經國的黨籍問題。他用心良苦的安排蔣經國到重慶中央訓練團黨政訓練班第三期受訓一個月；並在對國民黨的理論和黨義作了深入的研讀後，正式取得了國民黨黨員和三靑團團員的資格。

三靑團全名是「三民主義青年團」，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九日在湖北武昌成立，可謂是集復興社、CC系組織之大成；三靑團之成立原本是民族主義所驅動，主要是凝結認同孫中山思想的



蔣經國（中）任三青團江西支團部主任時，與部屬合影

有爲青年抗敵而組成，但是三青團存在却造成黨內分化的現象，對國民黨的團結自有其不利之處。蔣中正爲了使三青團成爲一支忠黨愛國的政治力量，於是有意透過核心幹部以及其子的力量使三青團的派系色彩逐漸淡化，由於蔣經國在贛南的政績以及其父的聲望，進入三青團後他的政治地位便迅速的上升。民國二十九年七月，蔣經國被指定爲三青團臨時中央幹事，隨後八月又被定爲三青團江西支團籌備主任，其地位上升之迅速無人能及。當時三青團的首腦康澤對此狀況不甚瞭解，心中亦有不滿之處，乃利用三青團組織處處長的職權，沒有徵求蔣經國的同意，竟然把三青團支團部的主要幹部都派定了，全部都是康澤的學生和復興社的份子；蔣經國雖然是三青團江西支團部的籌備主任，但是却是空頭主任。蔣經

國對此狀況無法接受，他不願受到康澤的左右，於是決心自己着手培養自己的幹部，發展出自己的力量，便在贛州赤硃嶺創辦「三民主義青年團江西支團幹部訓練班」，自己當班主任。

從赤硃嶺精神中累積班底

他把從蘇聯學來的一套羣衆運動的形式和所瞭解的中國傳統幫會的精神揉和起來，在生活訓練中強調效忠國家、效忠領袖，彼此間要建立兄弟般的團結，同心同德患難與共。當時在江西幹訓當中，不分男女大家都形同兄弟，這就是蔣經國日後引以爲傲的「赤硃嶺精神」。這個訓練班共辦了五期，每期一個半月，總共訓練幹部五百多人，包括以後在蔣經國系中走紅半邊天的王昇、胡軌、孫義宣、蕭昌樂等人在內都是。蔣經國以這一批幹訓班的幹部爲骨幹，逐漸將康澤系統在江西三青團幹部的職務取代，這些幹部後來成爲蔣經國嫡系中的嫡系；不久他又開辦「新贛南經濟建設幹部訓練班」，自己兼任主任，由專員公署的科長范魁書負實際責任，先後訓練了幾百個人。范魁書以後擔任過司法行政部的秘書和次長。三十二年七月，蔣經國在贛州虎岡辦了一個青年夏令營，調訓了專科學生將近千人，由他親自主持訓練的工作。在此地他倡導青年學生革新生活和思想，效忠國家、敬業樂羣，這就是所謂的「虎岡精神」；此外，他還兼任中正中學的校

長。

民國三十二年十二月，蔣經國又奉派到重慶擔任三靑團中央幹部學校教育長兼三靑團組訓組長（校長是蔣中正），名義上仍兼贛州專員。這時的蔣經國經過返國五年的陶鍊，已經成爲其父得力助手和國民黨內最精銳的幹部，蔣中正已有意讓蔣經國逐漸接掌三靑團的領導系統。

掌控獨成一體的贛南

蔣經國不願做一個坐享其成的地方行政領袖，他經常與幹部隨從到各地視察。他的行政理念是——事不必企圖心太盛，何妨順其自然；但是一旦做，就要貫徹。有一句話他說得很漂亮：「要不斷的流，流到目的地才停止！」代表他雄銳的魄力和恬淡的心境，這是他自我訓練的境界。

蔣經國這個專員與一般專員不同，他對事情有完全的裁決權，不必仰賴他人鼻息，同時有蔣委員長侍從室派出的警衛小組隨身保護。宋子文也對他大力協助，財政部鹽務署爲了照顧蔣經國治理贛南的財政收入，特設置「浙、皖、閩、贛四省鹽務督運處」，由他兼任處長，使他除了征收贛南的鎢礦附加稅外，又從鹽稅方面得到補助。此外，第四專區的征兵征糧也與其他專區不同，蔣經國可以用征來的兵員充實專區的「自衛大隊」及各縣的「自衛隊」，可以用征來的糧開辦

「交易公司」。贛南實際上成了他的小王國，一個獨立的行政系統，而他將這個地區治理得井然有序，成爲一個模範區。

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底，日軍侵犯江西，進逼贛南，贛州代理專員楊明急電蔣經國請示對策。蔣復電指示：「緊急動員羣衆，誓死保衞新贛南」。他隨即回到贛州，召開了一連串緊急會議，並召開羣衆大會，聲稱：「決心和贛南父老兄弟姐妹一道，誓死保衞新贛南。」他劍及履及，除做疏散民衆的工作外，並調派軍隊增防。除了準備戰時物資之外，他日夜與地方部隊共同執行防務。贛州地方武力本來並不強銳，但在「太子」蔣經國表現出捨身的熱摯後，防衞部隊的官兵熱血澎湃，建立起捨命救鄉的同讎氣慨。

然而日軍的攻勢太猛，一波一波的兵力配着機械化部隊進臨城外，贛州防禦部隊即便有心也屬枉然。蔣經國眼見一手建設成功的贛南即將陷入日敵砲火，頗有戰死的決心，他留下遺書予所從，要他們轉呈父親。這時蔣委員長拍來急電，以軍事委員會政工班剛開辦，政治部組織還未健全，百廢待舉，恐貽誤青年遠征軍政治工作，要求蔣經國立即飛往重慶待命，同時派機在遂川機場等候。蔣經國在浴血多日，贛州即陷之前，揮淚奉命離開贛州，在他離開贛州的第二天，贛州即爲日軍攻陷。

掌握青年軍政工幹部訓練

蔣經國離開贛州後，即投身青年軍的政工幹部訓練工作。這一段加入青年軍的過程，也使他積蓄了政治實力和組織經驗。

青年軍全稱「青年遠征軍」，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在一九四三年多組成的。青年軍之組成，原是中央軍政部為補充中國駐印度軍隊的特種兵團，如汽車兵團、裝甲兵團、砲兵團等而成立，在最初組軍的階段，也曾由個別新兵補訓處招收知識青年，成立幾個團，陸續空運到印度去。民國三十三年，日軍由湖南長驅直入，經廣西到達貴州邊境，重慶震動。為應付當時的局勢，蔣委員長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號召知識青年從軍，並成立「知識青年從軍征集委員會」，親自擔任主任委員，黨、團、軍、政各方面負責人及各大學校長、社會名流等擔任委員，蔣經國也是委員之一。為了鼓勵知識青年從軍，中央並提出優待條件，復員後遠征軍兵員可免考免費升學，願意就業的可優先就業，大學生可以公費留學等，短時間內先後成立了青年軍九個師。

中央成立青年軍的用意，除增補抗戰兵源，號召知識份子從軍報國外，亦在防止中共藉抗戰


蔣經國擔任青年軍政幹班主任，與青年軍高級幹部合影，蔣經國右手邊第一人是鄧文儀

拉攏青年擴大聲勢。蔣委員長對青年軍的人事安排相當重視，師長由陳誠、胡宗南推薦後親自挑選，團長由精銳部隊中挑選少將級幹部擔任，團以下幹部則由各部隊選拔優秀軍官，保送到青年軍訓練總監部所屬的幹部訓練團受短期訓練後，選派到各師任用。

青年軍訓練總監羅卓英是陳誠的重要助手，副監兼東南分監黃維是陳誠的親信幹部。各師的主要軍官不少是陳誠系的人。政工人員則以蔣經國領導的三青團中央幹校學員爲骨幹，把大專學校從軍的青年集中起來，成立「青年軍政工幹部訓練班」，蔣經國任班主任，訓練爲期一個月。第一期三十四年十二月開學，三十五年一月結業，約一千人。訓練班設在三青團中央幹校內，工作幹部完全由幹校人員兼任。幹訓班的教育，基

本上搬用贛南「江西青幹班」那一套。蔣經國常常與青年一道活動，特別令人有興趣的是，他往往在寒冷的早晨，光着膀子帶青年們跑步。他這種作風，博得青年人的好感。政工班名義上雖屬總監部領導，實際上除經費補給由總監部轉發外，一切都各成系統。青年軍成立政治部時，由蔣經國任中將主任，各師政治部主任，除余紀忠、范魁書（兩人都是蔣經國的親信）有實權外，大多數都是掛名的。各團督導員及師政治部組訓科長、總幹事等主要幹部，均由三青團中央幹校研究部學員擔任。一般連級政工幹部，則由政工班結業學員擔任。

蔣中正—陳誠—蔣經國的脈絡

從青年軍的領導人事安排，可以看出「蔣中正——陳誠——蔣經國」的脈絡。蔣經國在政工幹部訓練班的作風新穎，除了強調紀律外，同時還注意到「親民」和培養學員民主的素養。他經常和學員一道游泳、吃飯。舉行夜間緊急集合演習時，在寒冷的冬夜，他會親自帶着學員跑步，並帶頭把衣服脫光，顯現刻苦耐勞的精神。在學習的最後一週，他會以民主程序進行，要同學們自己選出班主任、副主任、秘書主任等各級工作人員，執行班內各項業務，以便觀察學員的工作能力，他的這一套作法引起學員很大興趣。在青年軍成立之時，一般加入的青年，對部隊有強烈

的向心力，證明蔣經國的一套精神訓練方式頗能奏效。

青年軍成立之初本屬陳誠的嫡系部隊，訓練總監羅卓英本着陳誠的意旨，在青年軍中盡可能地安插陳誠的人，主要是把陳誠的基本部隊十八軍系統的幹部安插到青年軍中。從表面上看，師長一級並不完全是十八軍系統的人，可是，副師長以下的幹部，尤其團營級幹部，大多出身十八軍。

蔣經國在青年軍中推動組織工作和訓練幹部另有一套，他意識到軍權與組織權同樣重要，他知道自己在三青團中擁有一定的幹部實力，如果將這些幹部分派到軍中，並把軍中的幹部培養成三青團的份子，則軍政的組織就相輔相成了。

三十四年九月，蔣經國主持了三青團全國代表大會，他通過其親信鄭彥棻在會上組選了一批中央新幹事，其中不少青年軍的師長如劉安祺、羅有倫，這些人日後在臺灣都是他重整權柄的重要班底。

主持青年軍復員

自三十四年八月日本軍閥向盟軍投降後，要求退伍復員的呼聲震動整個青年軍，蔣委員長為

恐青年軍一旦退伍還鄉，恐導至無法適應或人才過擠的現象，乃持調訓預備幹部方式，規定青年軍復員後可取得預備幹部的資格，並有種種關於升學就業的優待。根據這一前提，在營的青年必須受半年的預備幹部教育，才能取得預備幹部的證明。在預備幹部教育期間，蔣經國的政工班負責對學員作政治理論培訓。他深知此時必須防止共黨思想孳生，派出唾棄中共的理論家葉青到各師巡廻作反共宣傳。這期間，毛澤東正在重慶與政府進行和平談判，蔣經國深怕「和談」，會使營內的官兵對共產黨產生幻覺，親自寫信給各師師長及政治部主任，要各師加緊對共產黨及毛澤東思想滲透作圍堵，並在部隊中成立防奸組織。同時命令政工幹部登記高中以上的從軍青年，準備復員後建立通訊組織，後來這些學生成了三青團插進各大學的反共骨幹，在蔣經國擔任上海經濟副督導員，進行「打虎」運動，和防範中共煽惑「反內戰、反饑餓」行動中，立過不少汗馬功勞。

為了妥善處理青年軍復員工作，中央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幫助青年軍解決復員、升學、就業等問題。對於大學畢業的青年，可以優待參加留美考試，或優先就業；其餘則分別升學或參加就業訓練。當時為了把復員的青年分配到各大學讀書的問題，曾發生許多爭執。因為青年軍在戰亂中沒有良好的學習環境，教育水準較差，而各校名額有限，又無法容納突然增加的學生，教育部為了這個問題往返折衝，如果不是用政治的壓力，青年軍的升學問題就無法解決。

此外，在貴陽和重慶各成立一所青年中學，選擇復員青年中品行優良、體格健康、年齡較輕的入校受訓。這是蔣經國培養幹部的重要機構，校長由他最親信的人擔任，又在萬縣和漢中各成立青年職業學校一所，給復職青年受短期就業的訓練。在辦理復員工作將告一段落時，總監部及政工班先後撤銷，由國防部成立「預備幹部局」處理青年軍的問題，局長由蔣經國擔任，蔣經國於是掌握了對復員青年軍的全部領導權。這一股勢力不但對他個人聲勢，或是來臺後統合各大系統終至掌握全局，發生了極大的影響力。

痛徹心腑的挫折

俄國歷劫歸來的蔣經國固然有贛南經驗、三青團和青年軍的成功事蹟，但他的政治路途並非全然平坦，也有透徹心腑的挫折。他曾以蔣中正的私人代表身份，協助宋子文到莫斯科簽訂「中蘇友好條約」，並曾受到史達林的接見，回國後擔任外交部東北特派員，和熊式輝、張嘉璈同赴長春，他精通俄語，又有蘇聯朋友和同學，本想在接收方面有所作爲，但在當時國民政府和蘇聯的冷漠關係下，他無法有所建樹，與蘇聯的談判也失敗而回。後來在談到這次外交經驗時，他感慨萬千：「軍事行動不能配合外交，使外交工作出醜。」

蔣經國回南京後，鬱鬱不樂。蔣中正本打算派他任國立政治大學的教育長，因CC系從中作梗，學生遊行示威反對而沒有能實現。蔣經國爲此精神上甚受打擊，一度心情苦悶。

這段苦悶的日子並不長，不久他被委任爲全國軍隊政治工作的總督導，這時國民政府與中共戰事全面擴大，由於東北逐漸失陷，蔣中正欲以軍中政治工作來防堵中共滲透，提振部隊士氣。蔣經國受命後，又召集他的核心幹部及部分復員青年軍，創辦「戡亂建國訓練班」（又名「戡亂建國學會」），成立了部份「戡亂建國大隊」，派往各省擔任組訓羣衆的工作。蔣經國將戡建班的基礎紮穩後，即放手部屬循此制度推行。

出任上海經濟副督導員

民國三十六年由於戰後復員未成，國共戰爭又轉劇，全國生產萎縮，貨幣貶值，物價飛漲。商人囤積居奇，官吏貪污成風。中央除全力進行打擊貪污肅清吏治外，並準備發行金元券以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八月十九日，行政院長翁文灝宣佈成立「經濟管制委員會」，任命中央銀行總裁俞鴻鈞爲上海經濟督導員，蔣經國爲副督導員，負實際責任，希望以行政鐵腕解決經濟危機。

經濟管制方案的主要內容是：一、八月十九日起，以金圓券爲本位幣，十足準備發行金圓券

。二、限期收兌人民持有的黃金、白銀、銀幣與外滙，於九月三十日前兌換金元劵（後來延至十月三十日），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違者嚴辦。三、限期登記管理本國人民存放外國的外滙資產，違者制裁。四、整理財政並加強管制經濟，以穩定物價、平衡國家總預算及國際開支。

蔣經國接受任務後表示：「只要對國家有利，我個人甘冒一切危險，甚麼都可以犧牲的。」並說：「問題在於能否認眞執行既定的方案。」在一片混亂中，他可能是國民政府內少數最清醒的官員。

他在勵志奮勉的「滬濱日記」中曾檢討工作心得說：

「自新經濟方案公布之後，一般市民對幣制的改革以及經濟的管制，多抱樂觀心理，而政府人員則多抱懷疑態度。兩天來日用品的價格漲得很利害，擾亂金融市場的並不是小商人，而是大資本家和大商人。所以要開刀就要從「大頭」開始。今天我正式被任命爲經濟管制委員會委員，並派在上海協助兪鴻鈞先生督導經濟管制諸事。這件工作是非常困難，但是十分重要，無論如何必須盡心力幹下去。今天是星期日，天下雨，氣候甚悶。上午在寓所擬訂經濟督導的工作計劃……。」

「上午召開統一檢討會議，這批出席人員中有許多都是官僚，而且是想弄錢的人。對於他們必須嚴格的加以管理與監督。下午照常在中行辦公，處理事務。以今天的情形看，目前工作是相


上海打虎，初頗順利，蔣經國開懷談笑，後受到孔宋豪門掣肘，功敗垂成

當吃力的。但已經騎在虎背上，則不可不幹到底了。」

蔣經國特別注意民衆和輿情對政府措施的反應。在一篇致上海民衆名爲「上海何處去」的演講中，蔣經國說：「天下沒有什麼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再也沒有誰的話比人民的話更正確。」他又說：「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自己的手可以解決，靠人家是靠不住的，要想將社會翻過來，非用最大的代價不能成功。」

上海「打虎」引起孔宋反擊

在上海整飭官箴的行動上，蔣經國的策略斷然而激烈，他採「殺鷄儆猴」的手段，把洩漏機密圖利商人的財政部秘書陶啓明判刑；把官商勾

串舞弊的上海警備司令部科長張尼亞、大隊長戚再玉等人處決，把囤積居奇的商人王春哲判處死刑，同時將包括上海聞人杜月笙之子在內的上海巨商大賈等六十四人關進監獄。

蔣經國的雷厲手段，在上海確實掀起一陣波瀾，人民爭相響應，將奸商惡賈抓起來遊街，上海市掦起一片廉改革新的熱潮，民衆稱讚「蔣太子」敢做敢當。然而蔣經國的舉措過於鋒芒逼人，終究抵不過地方惡勢力和既得利益者，尤其以揚子公司爲代表的孔、宋勢力的反擊。

原來蔣經國正以雷厲風行的姿態橫掃上海的貪污事件、黑市倒賣投機之際，忽然發現揚子公司積存了大批不明來歷的歐美貨，蔣經國心知揚子公司的幕後人是孔、宋家族的人，但爲了堅持掃貪，下令將揚子公司總經理，也就是他的姨弟孔令侃逮捕了。

這一抓人引起的風波不小，孔、宋會同地方勢力反擊、誣攀蔣經國的「打虎」是圖利既得利益者。宋氏家族成員宋美齡知道消息，更是直接干涉，找到其父要求下令蔣經國收手。

蔣中正時正在北平開會，發現事態嚴重，爲了解決蔣經國「打虎」所引起各方勢力的激烈反應，臨時決定回南京去，要求蔣經國及時鬆手，蔣經國在腹背受困，動輒得咎的情形下，極其痛心的發表一篇「告上海人民書」，而後憤然辭職，回到自己父親身旁。

力挽狂瀾組織「鐵血救國會」

蔣經國在上海的奮力一擊，代表他猶意欲為國民政府力挽狂瀾，無奈獨木難撐。這時，國軍已在東北、華北戰場處於劣勢。回到南京後，蔣經國仍擔任「國防部預備幹部局」中將局長，一則做父親的助手，另外猶力欲整理幹部凝為一股能化解赤燄逆流，導引社會民衆及青年的精英組織。他認為要把組織鬆弛的力量，變為有力的行動體，就必須有一個堅強的領導核心來從事組織、訓練、控制和指揮。為此，他擬具了一個嚴密的組織藍圖。四月中旬，在南京黃埔路勵志社二樓二號的住所（勵志社是官方高級招待所，蔣經國在南京時常住在這裏），幾次召集中央幹校研究部第一期生江國棟、王昇、蕭濤英，策劃預定成立秘密組織「鐵血救國會」（代號社會問題座談會），並預定組織「中正學社」（代號為青年問題座談會），作為組織領導系統。計劃中的核心領導組織「中正學社」，是蔣經國在嫡系中秘密領導核心，是他的智囊團。此後，一直擔負蔣經國的最高參謀、決策和指揮任務。

就在鐵血救國會成立後的第三天上午，蔣經國在勵志社二樓二號成立了中正學社。以後在剿共戰事逆轉中，鐵血救國會和中正學社未及發揮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蔣總統即宣佈引退，李宗

仁隨後將半壁江山拱手送出。但蔣經國經過長達十年期間，訓練並統合出了一批精銳幹部，同時迭經組訓、政治、外交上運籌帷幄、折衝樽俎，這些豐富的閱歷，使他成為一位能征善討，成熟穩練的火鳳凰了。以後在臺灣逐漸掌握各大系統權柄，終至成為威震羣倫、盛乎民望的領袖，實乃這一段為期十年困勉奮行的政治生涯所淬勵試鍛者。

比較蔣經國與蔣緯國

先總統蔣公年輕時代，往還日本與中國，襄助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在三十歲之前得二子蔣經國與蔣緯國，而後短短十年之內崛起政壇，先創辦黃埔陸軍軍校，後領兵東征、北討，一躍而爲獨佔舞台的英雄。「虎父無犬子」，蔣公在政治地位鞏固後，將兩位愛子遣送國外，一送俄國修習政治，一送德國修習軍事。

蔣公長子蔣經國於民國十四年赴俄之時，正是俄化思潮在中國與美歐西化思潮相激互盪，理想少年蔣經國無非欲往中國之北的廣袤大地，學習經世濟民之術，據以返回中國協助其父親。當時俄國十月革命未久，革命火花依然澎湃。蔣緯國較蔣經國晚生七年，民國二十五年由蔣公送赴歐洲最精銳的德國陸戰部隊修習武事，當時德國陸上雄師正席捲歐陸。

一經一緯，一文一武，文武兼治，德術並修，蔣經國與蔣緯國在蔣公全力栽培下，命運已註定他們將在中國繼續父親的志業，交替承傳。

蔣經國命運坎坷多舛，甫赴蘇聯未久，即墜入政治鬪爭的漩渦，開始在荒寒蕭瑟的西伯利亞開始困頓的十二年顛沛生涯，在緜延不絕的驚恐、挫折和打擊後，磨鍊出凌銳冷毅的性格。相對之下，蔣緯國就幸運得多，他在德國陸軍接受正規軍事教育和實戰訓練三年後，又赴美國航空戰術學校受訓，在抗戰爆發兩年後返國參戰。

蔣經國政治生命峯廻路轉

抗戰八年期間，蔣經國從江西贛南開始，歷任軍政、民政、黨團事務；蔣緯國則轉戰千里江山，由國軍第一師駐守潼關部隊少尉排長開始，迭受擢升。至大陸淪陷前，蔣經國已涉足外交、經濟、黨務，並深諳政治鬪爭；蔣緯國則十年內已調任裝甲兵少將副司令，雖然剛率彪猛，但不若其兄政治閱歷之豐富。來臺之後，蔣經國歷任軍政、黨、團、財經、情特各要職，蔣緯國發展範圍仍囿限軍旅，而今三十年，蔣經國一柱擎天，蔣緯國銳氣盡偃。

民國七十五年六月，蔣緯國即將以七十歲的屆退之齡，準備結束他輝煌的軍旅生涯；一般認

爲，以蔣緯國開放而毫無隱諱的性格，不甚適宜中國的官場，尤其是權力高層；參謀本部聯訓部主任將是他政治生命期的最後步階，跨下這個階梯，他可能以國策顧問或戰略顧問之銜歸隱，也許退休後接掌國營事業，繼續以他的「親和力」迴繞於民間。但是蔣經國一道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的人事命令，將他導引到另一個階次的領導之路。

蔣緯國出掌國家安全會議，引起的聯想是，蔣經國先生年逾七十八歲，未來十年的遙遙長路，必將退歸幕後；在穩固領導中心的導向下，蔣緯國可能繼掌統御之權。此項蠡測，非僅國內誤揣，國外也循索訛傳。儘管蔣經國於七十四年兩度重申，由蔣氏家族成員接任總統「不會也不能」，仍不足釐清猜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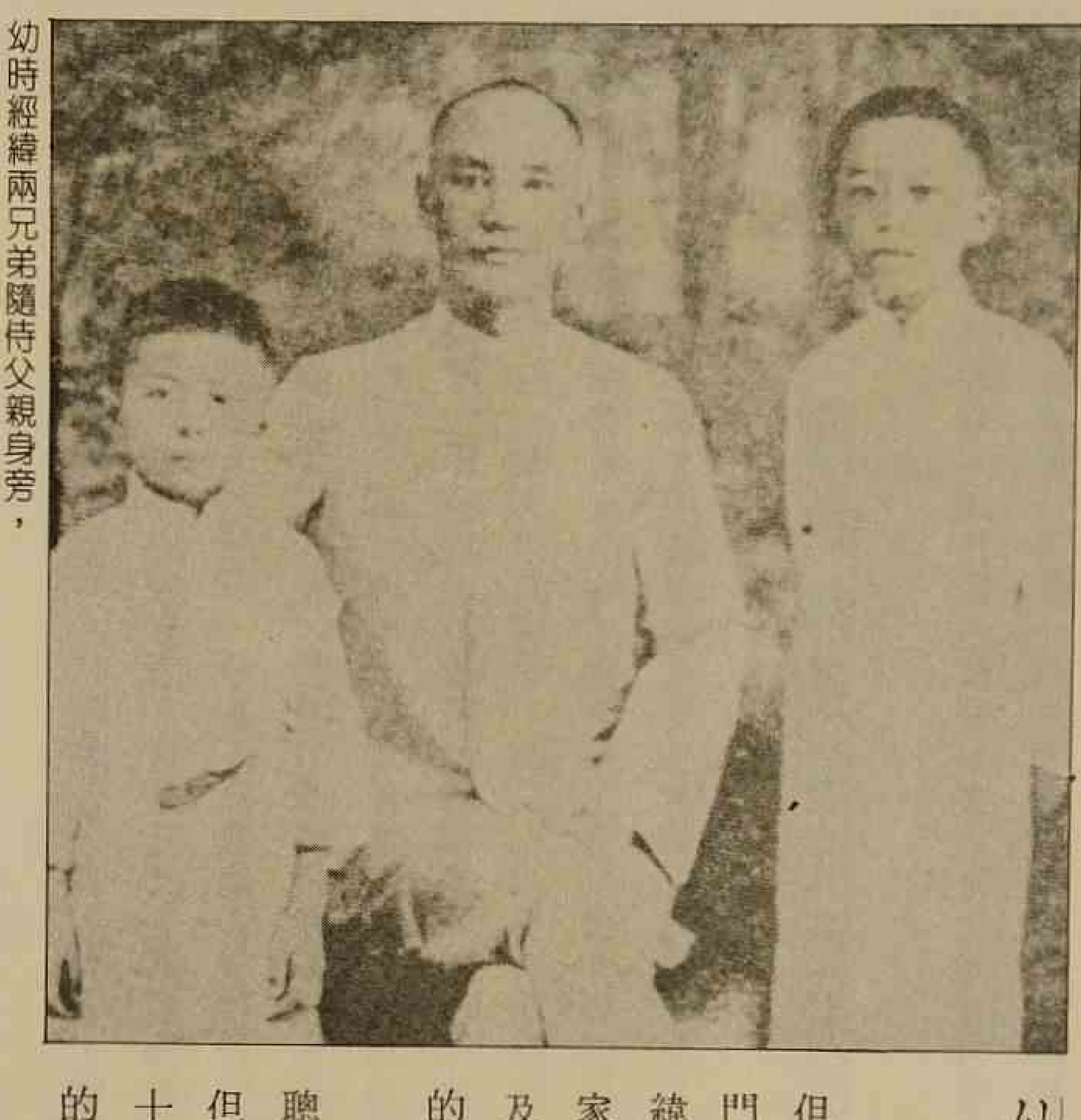
事實上，如果觀察蔣經國由贛南時代經上海「打虎」，以迄民國六十年代接任行政院長和第六任總統，將近五十年的從政風格，「重然諾」是他紮下厚實政治基礎、累積豐沛政治資源，以及能使衆多班底門生持節追隨的主因。而今蔣經國地位一柱擎天，權威無人能及，以此一言九鼎之尊，如果言出無信，將無以昭天下。由此軌跡循索，當可知，即使國安會議秘書長地位重要，在蔣經國主政甚或退居幕後時代，也不可能將蔣緯國推向領袖之路。

自幼濡沐政治，與權力若即若離

蔣緯國出任國安會議秘書長，無形中權力膨脹，隱似東山再起。一般對蔣緯國未來是否掌權的問題，則有截然二分的方向，一方認爲蔣緯國在軍方實力雄厚，政壇基礎亦紮實，極可能繼其兄接掌統御權柄。另者則以其浪漫氣質以及和民間過於密切的往來酬酢，與中國官場權威、隱密、嚴密而冷酷統御模型格格不入。

似乎少有人冷靜分析過他的政治實力、資源；他與蔣經國的政治理念之同異，以及他在權威體系中的定位若何。

如果斷言，以蔣緯國浮現在民間的形象，將不是一個理想的領導人選，這是以偏概全的說法。因蔣緯國自幼時起卽濡沐政治權術和利益兵燹的交征，斷無可能不瞭解作爲政治領袖要項；然而在父兄強大的身影，在蔣經國一幟突起的領袖權威下，他一直表現得和權力若卽若離；與其說他的領導稟賦不如其兄，毋寧說他是個現實主義者。以蔣緯國的智慧，他當深知兄弟爭權釀至鬩牆的後果，也必知蔣經國經過多少年的淬勵磨鍊，已成爲無可僭越的聖雄。但蔣經國與蔣緯國二人在成長經驗和政治特質上，究竟是何種相對形貌，仍是人們關心的話題。



幼時經緯兩兄弟隨侍父親身旁，哥哥年少老成，弟弟聰慧機靈而神態自若

幼時經歷比乃兄豐富

北伐之時，經緯二兄弟雖生長在權勢之家，但因父親長年在外，兄弟二人並未享受到一般豪門子弟的富裕，反而經常面臨遷居顚沛之苦。蔣緯國曾在回憶幼年生活時敍述因父親長年在外，家中母親每天忙着照顧生病的祖母，兄弟二人僅及溫飽，還曾經住過凶宅，他們幼時同受過心靈的波折。

幼時的經緯兩兄弟，哥哥早熟老成，弟弟則聰慧機靈而神態自信，他們雖然同受生活之苦，但亦曾享受生活的情趣。手足親情，使蔣緯國幾十年來對阿哥都抱以退讓恭順的敬意。年少老成的蔣經國於十四年八月，他十六歲，受畢初中教

育後即前往蘇聯留學，此時蔣公正率兵北伐，蔣緯國曾幾度隨父親出征，體驗過戰場生活，見過的權貴政要也超過蔣經國，這是就成長期前的政治經驗上而言。

蔣經國一到蘇聯，曾進入孫逸仙大學和列寧格勒托瑪卡紅軍軍政學校，不久因國民黨清共，而遭蘇聯扣留為人質，受到困苦與折磨長達十年。蔣緯國則從蘇州東吳大學附中開始，接受完整的基礎教育，到民國二十四年從東吳大學物理系畢業，又進入文學院主修政治學兼經濟、社會學科。幾年大學生活，蔣緯國同時修畢彈道學、比較宗教學、心理學等，而後於民國二十五年赴德國學習他一直嚮往的軍事，到二十六年抗戰爆發前蔣經國返回中國，蔣緯國進入德國九十八山岳步兵團接受最基礎的部隊磨練。可以說，蔣緯國無論在心靈的成長和基礎教育的吸納，都較其兄平衡而紮實，這對政治人物尤其領袖人物是重要的一端。

每一階級都是循次而升的

蔣經國回國初期，與張學良在奉化溪口雪竇寺隨政學系少壯份子徐道鄰讀書，二十七年一月即前往江西擔任軍政一體的贛南督察專員，蔣經國擔任軍職是從少將幹起，蔣緯國此時連少尉排長還沒當上，正在德國受基礎訓練；此誠可謂形勢比人強，二人軍職起步的差距形如天壤。

蔣緯國於二十八年離德返國，不久又赴美受航空訓練半年後，才正式返國參加抗戰，擔任少尉排長，逐漸擢升爲連長、副營長。蔣經國在二十七年起治理贛南期間，把軍政、民政統籌運作，從帶兵開始到地方建設一把抓，他在贛南等於是經營一個小王國，累積了豐富的行政經驗，並深入三民主義青年團的領導系統。到三十三年之前，蔣經國繼在蘇聯虛耗十二年之後，贛南的六年治理經驗，才稍得塡補以往的空白，也使兄弟二人政軍歷鍊差距得以拉平，可以說，蔣經國政治人格之陶鍊是以後天之修練補先天之不足。

民國三十三年，經緯二兄弟同在青年遠征軍內服務，蔣緯國僅是二〇六師六一六團二營中校營長，蔣經國已擔任統籌青年軍政治教育的幹訓班中將主任，二人處於不同階次的訓練，蔣經國工作重心在領導統御，如何帶動幹部，抓幹部的心；蔣緯國則仍流血流汗，只求戰場的勝負。至民國三十四年抗戰勝利，蔣緯國任裝甲兵部隊中校帶兵官，已在各級部隊累積了多年實戰經驗，蔣經國則已是具有厚實班底和黨、政、團經驗的青年領袖。二人同有得天獨厚的條件，抗戰八年期間，蔣經國與蔣緯國在不同的領域工作，蔣經國來得較幸運，他較蔣緯國的任務性質多樣化，尤其是對於行政技能的運用和政治上的折衝。這種不容怠惰的磨鍊，才使他對行政技能的精幹上，完全掩抑了基礎學養不足之瑕。


蔣經國曾長年隨侍父親身旁，對政治體認深刻

蔣經國從抗戰勝利後的亂局中淬勵

抗戰勝利後，蔣經國一度出任外交部東北特派員、戡建班總督導和上海經濟副督導員，隨後又籌組「鐵血救國會」之類秘密社團，並有長達一年多的時間，追隨在父親身旁；尤其撤退前後，蔣經國是蔣公身邊最親近的心腹，對於政局的掌握、兵員的調度，包括人性的忠貞和醜陋，以及亂局中的權衡利弊，做了最直接而透徹的體會，這種刻骨銘心的經驗，使他脫穎而出，從一顆政壇璞玉而爲百煉晶鑽。蔣緯國則參與剿共戰爭，先後在孟良崮、黃汛區戰役立功，並整編裝甲部隊，他如一般軍人隨部隊進退，將國軍裝甲部

隊的領兵權一手接下。

來臺之後，蔣經國與蔣緯國兩兄弟各顯其能，在軍、政領域任職，蔣經國歷任省黨部主委、總政治部主任、政工幹校校長、經合會副主委、總統府資料室主任、退輔會主任委員以迄國防部部長。從先總統爲蔣經國所安排職務的斑痕脈胳，很明顯的是爲掌握各大系統而爲日後接班謀；蔣緯國的各項步履也未必見差，他統合國軍裝甲部隊領兵權後，轉任國防部高參及作戰廳副廳長，參加過多次大小實兵演習，而他個人也在戰術理論及戰略思想上自我訓練，這種過程明顯是爲日後接掌軍事領導權舖路，可以判斷，蔣公欲將蔣緯國塑造爲「護國將軍」型的人物，將來在乃兄掌權時，襄贊政務、穩固局面。然而五十三年新竹湖口的裝甲兵騷動事件，影響了蔣緯國的軍事前途。

蔣緯國開始在戰術思想上紮根

蔣緯國在五十四年以後，實際上已無甚領兵權，他開始在國軍軍事思想上紮根，五十八年創設戰爭學院，除親自授課外，並與國際戰略專家辯論闡述臺灣戰略地位之重要；爾後他調任三軍大學校長，創立中華戰略協會，至聯勤總司令任上，全面推動國防科技化、三軍武器系統制式化



蔣經國和蔣緯國同具民粹型領袖作風

及戰略戰術現代化，將他的軍事生涯拓展到另一個更精粹的領域，雖然他沒有實際帶兵權。

蔣緯國最有利的條件是他曾長期主持三軍大學和戰爭學院，這兩所高級軍官訓練班，曾爲國軍培植出許多領導人才。蔣緯國是他們的「蔣校長」，此外他是國軍中對於戰略和戰術理論造詣最深的將領。由於他的軍事思想卓越，使他成爲臺灣獨一無二的「文人型將領」。

民本主義和民粹作風

蔣經國是一位民本主義者，他曾經在一篇「上海何處去」的演講辭中說：「天下沒有任何力量比人民的力量更大。」主政臺灣後的這十年來，他也一直與民衆非常接近。相對之下，蔣緯國

却是一位十足的民粹主義作風，他曾經很直接平序的說，學校和家庭都是在敎導他「親人」。他認爲他從父親那邊學到最多的是待人親切；愈是地位高愈要對人和藹；他一直以他和軍中袍澤建立起深厚的情感引以爲傲。

對於一般共知，他經常在公衆場合引吭高歌，他的詮釋是，只會扳起面孔算不上威嚴，唱歌是一種情感的表現和發洩，用不着隱瞞。對於他經常上西門町看電影，蔣緯國認爲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他說：「有人在電影院碰到我，居然驚奇的問，你也到電影院來看電影呀？」他認爲這有什麼好奇怪的？「我喜歡看電影，不上電影院，上哪兒去？」

同是現實主義取向的政治家

在政治思想方面，蔣經國是一位現實主義趨向的領袖，他的現實主義政治觀，用他的話可以說明：「空想主義是荒謬的，任何事情的成功不能寄望出現奇蹟，唯有脚踏實地、努力不懈，才可變不可能爲可能。」在政治上，他瞭解臺灣政治發展的現實，絕不能重返「一元權威」的體系，因此面對日益升高的參予熱潮，他採用開濶的胸襟。而蔣緯國也是一位實用主義者，他在軍中不喜歡別人說他到部隊裏去和弟兄們「話家常」，他認爲「話家常」並不能表現出來是一個好長

官，而是應透過到基層去瞭解基層的各種狀況。他並表示他服膺一個原則：如果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他說：你我都不知道，我說不知道而你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就比你勝了一籌；你我如果都知道自己不知道，而我承認我不知道，你不肯承認，那我又比你勝了一籌。

他並且表示軍人沒有「第二次機會」，必須要在第一次機會中完成任務。對於領導權威，蔣經國這些年在臺灣的耕耘極為成功，他樹立起一種崇高的形象；而蔣緯國對於「領導權威」卻有一種非常平和的詮釋。他認為權威不是「擺架子」就可以擺出來，而是一種自然而平順的建立，他認為人的威嚴是從他的能力中建立起來，而非是擺架子。他並表示通常有些作長官的擺架子是心虛的表示，無論政界、軍界、商界都可能有這種情形。他說長官之成為長官，有時有機緣、幸運在內，如果還沒有準備好被擢升，於是他一方面想儘速建立權威，一方面想保護自己不被別人識破弱點，只有擺架子或與屬下保持距離來保護自己，他認為那都是一種掩飾偽裝。

功名斐然的世家後代

蔣經國是一位平實、平淡而不平凡的政治家，蔣緯國則是一位平實、不平凡且不平淡的軍事將領，他所不平淡的一面是他的生活多彩多姿，他在民間的親和力對於他在政壇的發展頗有不利



蔣緯國思路清晰，辯才敏睿

的影響。但是他並不是一位不學無術的紈袴子弟和世家子弟，他自己懂得學習，自己懂得自修，他的軍事和戰略思想，完全是自修之中學來的；他曾表示充實自己應該從學術方面着手，一般認爲「學術」二字太高深了，他並不以爲然，「學是指學理，術是指方法，行事時旣懂學理又懂方法一定能行得通」這就是他的境界。

蔣緯國永遠要求自己走在時代的前端，他認爲時代不斷進步，社會現象變化快速，墨守成規難免會遭淘汰。他說當然鼓勵大家求新求變，但不鼓勵不合理的亂變，有心求突破求變化的長官，通常自己得有更進步更豐富的思想，才能懂得分辨其是非高下，否則愈變愈糟可不成。

中國近代權貴世家子女，未必個個皆龍鳳，蔣經國和蔣緯國是少數成就和評價皆然的佼佼者

，他們先天條件極佳，後天又在政軍層面各有所精。也許蔣經國先生在制度化理想來臨之前，不想也不願意將國家的重責大任託付給胞弟蔣緯國，但平情來論，蔣緯國確實是民主化政治體系下一位傑出領袖。

❀

蔣氏家族姻親與政治的牽連

做為中國第一家族的蔣氏家族成員，由於身份地位特殊，他們在社會的成就和行止，時時受到矚目。蔣氏家族的家世本來既尊且貴，有得天獨厚的發展條件，是很自然的現象。但隨緣而來成為尊貴的蔣氏家族姻親，由於孔宋在中國呼風喚雨權傾一時，影響民國史隆替興廢既深且遠，造成中國人民心中長久陰影；因孔宋之誡，蔣氏家族姻親在政治上的角色，以及與政界的牽連，為論者所關注。

蔣氏家族姻親首推孔宋，如果翻開北伐以後的民國史，孔宋世家的外戚篇佔有極重要的一頁。孔宋之於蔣氏家族有所牽連，乃因宋三小姐宋美齡嫁給蔣中正，宋二小姐宋慶齡嫁給孫中山，宋家算是標準的「皇親」，而孔家又因孔祥熙娶了宋家三姐妹的大姐宋靄齡，因此孔氏家族又以國戚的身份，在中國叱咤政壇。



孔宋皇親對中國功過難論，但過多於功，是可以確定的

孔宋「皇親」禍衍中國

孔宋風雲史在中國難有其他家族可與匹比。孔祥熙在歷史上的功過至今仍多爭論，但基本上孔祥熙還不失為一位休休有容、善善從長，有文化氣息的人；但孔祥熙所貽下的敗筆，輒為其二子孔令傑、孔令侃，二女孔令儀、孔令偉以可敵國之財富，在美國做寓公。一般人歸咎中國大陸之淪陷，孔宋以「五鬼搬運法」將國庫資產理個精光是一大癥結，咸認為孔氏家族在美國的天文數字財產，全是從國民政府的國庫中所轉運出來的。

事實上並非全然如此，先總統蔣公在紀念孔祥熙的事略有言，孔氏家族的財富來自祖傳，但

在中共的惡意汙衊下，信者不多。宋子文在歷史上的地位更引起非議，宋子文是十足的「國舅」，抗戰前他曾做過行政院長和財政部長。在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他將行政院副院長和財政部部長職位移交給孔祥熙時，國庫的巨額存款幾乎蕩然無存。這位洋派十足的部長，對中國政治圈任何人都不看在眼裏，只有蔣中正是他心中唯一信服的人；對於洋人他却是唯唯諾諾，據說他連在國內擔任要職，批公文都用英文簽名，出國考察幾乎很少開口講中文。

由於孔、宋在中國的表現引起民間怨懟，因此連帶影響到國民政府形象和蔣中正的聲望。至民國三十五年以後，大陸剿共戰事一再逆轉，固然和政府的復原計劃失策有關，但孔宋之失民心，連帶影響到民衆對政府的支持，也是主因之一。

孔氏家族子女在美國做太平紳士

自政府遷臺以後，孔宋家族的成員全數移居美國，僅孔二小姐令偉擁有圓山飯店乾股，每年定期路經臺灣拿紅利，與國內牽連較少，因此蔣氏家族方得以清新的形貌整頓門風。據說，在民國六十四年先總統過世以前，對孔氏家族擁有巨產在美做太平紳士，毫不關心國內狀況至為震怒；在孔祥熙於一九六七年逝世紐約後，即斷絕與孔家的瓜葛，且不准孔氏族人返臺，孔令偉多次



俞大維任國防部長，蔣經國任副部長。既是長官部屬，又是兒女親家，以後俞大維乾脆請辭，退出政壇，嚴守分際，是今古外戚史上少見

返臺拿取圓山飯店紅利，都是在機場過境室取走。此爲一位極接近蔣公的尊貴前輩所透露，當爲不假。

在孔宋之外，蔣氏家族的成員中，蔣公之母王太夫人的娘家，有少數的親族在臺灣，而蔣中正元配毛夫人的毛家也有部份的族人在臺灣，但已無法像往昔的皇親國戚般，在政壇上享有權貴地位。而蔣經國之妻蔣方良因家在俄國並無親族在中國，因此也較單純。目前較爲外間所知的，爲蔣氏家族的第三代，也就是蔣經國先生的兒女親家，在中國政壇上的影響力和牽連了。

蔣氏家族的第一代孔宋姻親在中國政壇走紅之時，氣焰高漲無比，但微妙的是，蔣氏家族的第三代姻親反倒在政壇上相當收斂，無論是蔣經國長女蔣孝章的夫家、蔣孝文的夫人徐乃錦的外

家，或是蔣孝武及蔣孝勇的岳家，這些姻親家族即便有良好的家世，但是都能涇涇自守，聲名完全不似孔宋之勢，因此在政壇上干預的程度，和孔宋之間的差距也難以哩來道計了。

忠良之後的蔣孝文岳家

蔣氏家族第三代的姻親，蔣經國的兒女親家列首位者，是蔣孝文的岳家徐氏家族。蔣孝文是蔣中正的嫡長孫，蔣經國的嫡長子，他的夫人徐乃錦的家庭在民間神秘而富有魅力，主要是徐乃錦個人力爭上游所致。徐乃錦是在民國四十九年和蔣孝文在美國結婚。年齡比蔣孝文小三歲的徐乃錦，第一次遇到蔣孝文是在她十二歲那年，以後他們經常在一起遊玩。之後他們分別去到美國唸書，在徐乃錦升大二時，他們決定結婚。以後多年蔣孝文臥病，徐乃錦一人持家，博得社會讚美。

徐乃錦有一個顯赫的家世，他的祖父徐錫麟是革命先烈，父親徐學文為徐錫麟的獨子。民國五年徐錫麟壯烈成仁時，徐學文才一歲。民國十八年徐學文赴德國攻讀醫藥化學，二十三年取得博士學位，民國二十六年在上海娶得德籍女子，為她取名為徐曼麗，這就是徐乃錦的母親。

徐學文早年擔任過樟腦局局長，為官清廉，個性耿直內向，而徐乃錦的母親卻十分外向而好

客，她的父母感情融洽。父親平日公忙，許多事情無法親自處理，必需透過母親來處理，由於徐學文自樟腦局長退休以後一直住在國外，因此不易爲國內談論到。徐學文在七十三年下半年曾經來過一次臺灣，然此間記者發現曾做了一篇專訪報導，但是只談些皮毛而已。

徐學文雖然貴爲蔣經國的親家，但是却是政治圈外之人，他對於已經臥病將近二十年的東床蔣孝文，以及自己的女兒徐乃錦雖然疼愛有加，但也莫可奈何，並不干涉到他們的生活。

徐學文以往每次返回臺灣，自然成爲第一家庭的座上客，一家人十數口在大直蔣經國的寓所餐聚，但徐學文對於政治非常隔漠，他沒有興趣介入政局的人事和政治決策，也不願意介入複雜的政治圈，因此雖貴爲第三代的首位「皇親」，但對政治超然而隔漠。

孝章的公公是國之大老今古奇士

蔣家第三代的第二位姻親，爲蔣孝章的公公，一位廣受尊敬的國之大老俞大維，俞大維已年逾九十，却是讀書不斷而有稚子之眞的學者政治家。

蔣孝章小蔣孝文三歲，她是在民國二十六年，蔣經國從蘇俄回國之前誕生的。對於脫離苦難前喜獲的愛女，蔣經國最是疼愛，往後多少年，孝章之名多次出現在蔣經國的日記中，是蔣經國


蔣公伉儷與孫女孝章（左二）、孫婿俞揚和（左一）合影，後右是蔣經國夫人蔣方良

最喜歡接近，最能接受意見的一位。

蔣孝章於民國四十六年赴美求學，在美結識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俞揚和是工程專家，有乃父之風，沉穩幹練。雙方交往三年後於民國四十九年舉行婚禮。

對於俞家這一婚事，在蔣經國來說自是門當戶對；因爲俞大維在國民政府以來，一直是一位超然、知名的學者兼軍事顧問。俞大維在政壇上立足完全是憑着自己的才華，他在民國三十六年張羣，三十七年溫文灝，三十七年底孫科內閣，曾經蟬連過三任交通部長。他是國際知名的彈道學專家。三十九年蔣公復行視事後，陳誠拜相組閣，俞大維人在美國卽被發表任命爲國防部長。但俞大維的個性不趨就於虛名，他以未能立卽返國而堅持不就任，國防部長當時由副部長郭寄嶠

兼代。以後陳誠在四十三年擔任副總統，俞鴻鈞組閣，至四十七年陳誠再度組閣，五十二年嚴家淦組閣，先後三任內閣皆由俞大任蟬連國防部長。而俞大維在陳誠二度組閣後的國防部長任內，副部長就是蔣經國。

超然卓絕涇涇自守的俞大維

俞大維雖與蔣經國結爲親家，但是他的個性超然卓絕，他與蔣經國之間公私分明，亦親亦友。民國五十三年俞大維因身體狀況之故欲辭去國防部長；向先總統力薦蔣經國接任國防部長。瞭解俞大維的人盡知，以俞大維的品格，絕不可能屈附權勢，昧於事實；他推薦蔣經國毫無私人的情份在內。

俞大維自從五十四年初辭去國防部長後卽全身湧退，他除了與蔣經國維持私人的交情外，堅決不干政，平日以讀書自娛，拒絕接受採訪，拒絕應酬，甚至不接電話。但對於科學或新知，仍求知若渴，他會爲一件新科技產品，抱病前往參觀，認爲這比官場上的酬酢來得有意義多。

俞大維是中國政壇少見的風骨之士，十多年來他除了在極重要的事情上，做蔣經國的最高顧問外，堅決嚴守分際，拒絕在人事裁決和政策上表示任何意見。俞大維擔任總統府資政多年，對


蔣公手中抱著第一個曾孫蔣友松，汪長詩手上抱著蔣友蘭

政治已超然而入化境，以他在中國政壇上的地位，又是蔣經國總統的親家，他有資格介入任何的事情，但是他極力避免多增加蔣經國的負擔，在中國政壇上俞大維算是一位奇人。

柔順優雅的汪長詩

蔣經國二公子蔣孝武的姻親家族，與政治圈的牽連更為淡漠。蔣孝武的第一位夫人叫汪長詩，一位人如其名的女性。這位夫人由於在臺灣甚少露面，因此相當神秘。以往先總統在世時，與蔣孝武往返的信中，曾提過一位叫「長詩」的女孩，就是這位優雅柔美而有藝術家氣質的女孩。

汪長詩外文名字是賈克琳（Jacquline），汪家原是江蘇省灌雲縣的名門望族，家學淵源，

書香世家。汪長詩的家族，包括他的父親以及叔伯輩大部份留學外國，而有歐美大學的學位，無論在大陸、臺灣或外國，是一個書香世家且薄有顯赫聲名。

汪長詩的父親叫汪德官，原做過雲南、貴州等西南五省交通部門的官員，在大陸時期做到不低的職位。在民國三十八年大陸撤退之前到過臺灣，並且在聯合國擔任過職務。汪長詩的母親是位瑞士人，汪家和中國第一家庭結爲親家後自然地位非同凡響。

但是蔣孝武和汪長詩相處的並不和諧，由於汪長詩本人是學藝術出身，對於第一家族嚴謹的門風並不習慣，加之他對蔣孝武的性向也有不協調之處。嫁到第一家庭，雖然光門耀祖，而汪長詩並不快樂，結婚幾年後雙方關係卽淡化，以後經過多年的分居，終於離異。在蔣、汪結爲親家時，汪家對於政治根本未曾介入，一直到蔣孝武與汪長詩離異，汪家與臺灣之間的往返次數並不頻繁。

汪長詩離開臺灣後，前往瑞士定居，她雖然和蔣家的關係並不濃郁，但是她爲蔣經國先生得到一雙孫子女，蔣友蘭、蔣友松，却是蔣家第三代中，第一位使蔣公獲得曾孫兒的媳婦。包括先總統和蔣經國對這位媳婦非常愛憐，無奈却無法使她長居蔣家。

蔣孝武離異後一直獨身，到民國七十五年四月才與臺灣臺中的商人之女蔡惠媚小姐結婚。


蔡惠媚與蔣友蘭

首位第一家族的臺籍姻親

蔡家是臺灣臺中清水人，標準的商人之家，蔡惠媚的父親蔡碧垂曾留學日本，經營一家規模不小的船務公司，生意做得穩實順利。蔡家與蔣家結爲姻親，緣於蔡惠媚小姐本擔任蔣孝武的子女蔣友蘭、蔣友松的家庭教師。蔡惠媚自美國學校畢業，個性明朗活潑，雖與蔣孝武年齡差逾十二歲，雙方甚是投契，經過相當時日後，蔣孝武與蔡惠媚產生濃郁感情，在雙方家長互訪過，蔡碧垂於是成爲第一世家的姻親。

蔡家在臺中清水是個大家族，蔣孝武娶得蔡惠媚，算是第一家族成員與臺灣省籍人士結爲姻親的首次，縮短了平日形象隱密、隔漠的蔣孝武

與社會的距離，同時拉近了蔣氏家族與臺灣本土的關係，對遠在新加坡的蔣孝武而言，可說為他日後在國內政壇立足，紮下有利的步樁。如果說，此項與臺灣籍人士的婚姻，有利於蔣孝武的未來接班，未免過於牽強，但至少強化了蔣孝武本土性的色彩。

而對蔡碧垂的家族而言，蔡家本來與政治毫無牽連，透過這次婚姻，蔡碧垂與家人曾與蔣經國晤面，以蔡家的背景和涉入層次，將無從在政治上產生任何影響；如果可能，則為蔡氏家族的成員欲參加公職人員或民意代表選舉，則或可透過蔣孝武的關係，助上一臂之力。但據了解蔣孝武泰山大人蔡碧垂個性的人說，蔡碧垂並不為成為蔣經國的親家沾沾自喜，他可能寧願做個成功的生意人。

薄受姻親之惠的方家

蔣家第三代的幼子蔣孝勇，自臺大政治系畢業後，雖與政界維繫剪不斷的關係，但蔣孝勇一直營商，與政治圈的關係最淡。

蔣孝勇在民國六十二年與方智怡小姐結婚，這次婚姻原是蔣家的大事，但卻也是政壇上一項大事。當時先總統蔣中正自六十一年車禍受傷後，即少公開露面，外聞傳言紛起，藉此次婚姻，



蔣孝勇於六十二年與方智怡結婚，方恩緒此後一帆風順，做了多年高速公路局局長，但不能武斷說是受婚姻之惠

蔣孝勇夫婦與祖父母合影的照片公開後，才稍解民間疑竇。

蔣孝勇的岳父方恩緒，本任職於臺灣省公路局工程隊，是個技術人員，他對自己女兒與第一家族結爲姻親，誠惶誠恐。方恩緒在女兒婚前已做到公路局副局長，透過這次婚姻，方恩緒八年前擔任高速公路局局長。一般認爲他是與第一家族結爲姻親的衆人中，最獲益的一人。但實際上，方恩緒僅單純的做他的高速公路局局長，從未聞他有越過自己工作領域而作他圖之事。

多爲潔身自愛的中上家庭

基本上，蔣氏家庭親族除孔、宋之外，他們的姻親多是安份守己、潔身自愛的中上家庭。以

蔣經國先生之風格，絕難有外戚干政之情事發生，而這些姻親，除了未曾介入政壇干涉外，連挾特權凌人之事也聞所未聞。像耿介書生俞大維，在做了蔣經國的親家後，反而完全退出政壇，飄逸獨行，讀書自愉，儘量避免予人皇親國戚的痕履，這種洵洵君子，誠然是外戚的楷模。❀

陳果夫、陳立夫與CC系

——二陳兄弟與國民黨派系變遷

陳立夫(左)、陳果夫(左二)北伐時期與何應欽(中)羅家倫(右二)、顧祝同(右)合影

派閥介入中國政局古今皆然，政治上黨同伐異的爭鬪更是史不絕册。當代史上，自一九一二年孫中山締造民國以來，家族政治、軍閥分割和派系導引的政爭，成為牽動政局的三支主脈；而自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政治最大特徵，更是不同類型的派系抗爭。

國民黨元老胡漢民在民初曾言，「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是多少國民黨內理想之士奉為自我約束的圭臬。然而在剛愎自恃，勾心鬪角的漩渦中，派系擁權自重、交互傾軋，是權力集中和轉移過程無法避免的現象。派系政治在大陸時期曾直接影響政局逾二十年，政府遷臺後，在先總統蔣公與蔣經國兩代總統全力疏導下，派系鬪爭的分化現象，在國民黨上層領導系統已逐漸消弭；在強人集中權力的領導型態下，國民黨本身內部已不復再有明顯的結羣結黨之派系存在。但不容否認，派系政治確實是中國政治變遷過程中一個重要的章節。

中國政治在北伐前，軍人和野心家紛起，干擾共和政體的正常運作，所幸孫中山猶能以精神領袖身份力靖羣亂，爾後蔣中正繼承孫中山的主流地位。北伐以後，中國政局陷入兩個層次的派系鬬爭。此期間，蔣氏因創立黃埔軍校且北伐成功，聲勢直入雲霄，不意出現蔣中正所控制系統之外的勢力，對蔣氏領政合法性和認同形成挑戰；另外在蔣中正自己所建立鞏固統治權威的權力結構內，出現分裂的派系。前者「中央」有汪精衞與胡漢民的挑戰，「地方」上有兩廣非黃埔軍勢力所及的馮玉祥、閻錫山以及桂系等傳統軍閥的威脅。而蔣中正嫡系內則有所謂「CC系」、「藍衣社」和「政學系」三者之間的派系鬬爭。

軍閥和黨內元老派的挑戰，自七七抗戰事起蔣公地位一柱擎天，已無復存在，但國民黨內核心集團的派系鬬爭却影響深遠，其中陳氏家族陳果夫、陳立夫昆仲和所領導的CC系，是關鍵角色。

CC系與浙江吳興陳氏革命世家

「CC系」名稱的形成，說法不一，但此一國民黨內帶有濃厚右派色彩組織的凝聚，與長年掌握國民黨組織部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有關，確是事實。


陳英士（右一）在民初地位僅次孫中山（中），這是他與孫中山、戴季陶（後左）、夏重民（後右）及華僑飛行家兼革命贊助者譚根（左）合影

民國前浙江吳興的陳氏家族，是個革命世家。陳其美（英士）是重要人物，他是孫中山革命時期最倚重的領袖，也是先總統蔣公初涉革命時代的領袖及導師。陳其美之弟陳其采早年以第一名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返國後曾任長沙武備學堂總教習，並協助清廷創辦新軍，也是革命的贊助者。陳其美的姪子陳果夫，僅讀到南京陸軍第四中學，不久加入同盟會，因身體患肺病，中途輟學，又留學不成，赴日考察過一段時日，即返國從商，並協助革命。他與蔣公均受到陳其美的影響至深，民國前一年的辛亥武昌起義，他親自參加，民國四年的肇和艦事件，使陳果夫與蔣中正成為生死患難的革命同志與好友。蔣中正成為國父去世後，國民革命的領導人，亦與陳果夫有密切關係。

蔣中正在中國崛起，是在民國十三年黃埔軍校成立以後，建立了一支基礎革命武力之故。黃埔的成立，陳果夫雖未參與，卻有「招兵買馬」之大功。他以家傳的商業經營手腕，在上海成功地經營股票生意，爲黃埔成立籌得鉅款之外，黃埔前四期的成員，先是陳果夫協助同志在上海成功召募得江浙皖四千人，再前往大陸中北部召得三千人的結果；此外，他並由上海提供軍火運到廣東，提供黃埔基本武力。當時，黃埔由蔣中正任校長，何應欽任總教官。

陳果夫開始出掌組織部

民國十五年中，蔣中正開始率軍北伐，勢如破竹，陳果夫此時政治行情水漲船高，當選第三屆監察委員，在戴季陶、張靜江等力薦下，陳果夫又成爲國民黨組織部的負責人。

當年十一月，陳果夫與甫自美國留學返國，任蔣公侍從秘書的弟弟陳立夫，偕曾養甫、陳肇英（行憲後監察院陳派領袖）等，在廣東組織浙江革命同志會，十二月陳果夫秘赴江西南昌，與江西國民黨反布爾雪維克組織領袖段錫朋等聯合，共同組成反共產主義派的核心，此爲ＣＣ系的濫觴。

民國十六年ＣＣ系的名稱正式出現，成員除了浙江革命同志會及反布爾雪維克派之外，尚有

從廣東的強硬派、西山會議派及黃埔軍校中的孫逸仙學會中吸收的成員。

據重點估計，CC初期的核心除陳果夫、立夫兄弟及曾養甫、余井塘、張道藩、張厲生、方覺慧、方治、段錫朋、李宗黃、羅家倫、蕭同玆、周啓剛、陳肇英、吳開先等二十人外，另有後期加入領導核心的葉楚傖、丁維汾、朱家驊、邵元冲、陳布雷、繆丕成、石瑛等。

民初時期，孫中山曾有「聯俄容共」的構想，他死後，國民黨內部呈現左右翼分裂的局面。俄共顧問鮑羅廷曾公開指控張靜江、陳果夫爲國民黨內的「新右派」。張、陳二人在二屆中執委會中掌握組織，積極對黨內左派展開清除。此後，張、陳二人也積極發展黨內組織，加強抵制黨內共黨分子的影響力。並在十六年上海清黨時期，扮演主要角色。

CC系與領導當局的依存關係

陳果夫成爲黨內掌握組織的實力派，與當時認知鞏固黨組織以與中共分子對抗的重要性有密切關係，陳果夫深知建立嚴密組織的重要性。民國十六年，中央政治學校卽在陳果夫、丁維汾、戴季陶的策劃下成立，蔣公任校長，陳果夫任總務長，這是中國第一個訓練黨工人才的學校，此後廿年，陳果夫始終維持對中央政校的掌握，這所學校卽政治大學的前身。


陳果夫(坐者)在北伐後鞏固蔣公在黨內地位，厥功至偉，此爲他於十二年送其弟立夫(右一)及妹夫沈百先(左二)赴美留學

民國十七年，北伐之時，陳果夫更意識到揮軍北上同時，黨體系必須發揮更大的功能，在他策劃下，國民黨首度發展出更嚴密的組織系統，不但在中央設有掌握社會各階層的九個部，並成立地方黨部，辦理全國黨員總登記，將黨組織爲一細密的結構。

十八年三月，國民黨第三屆全會，在陳果夫的細密安排下，鞏固了蔣中正在黨內的領導地位，CC派在國民黨內的重要性與日俱增，此次三全大會時，屬於CC系的代表便有四十人，主要來自江蘇、浙江兩省及上海、南京兩市，在三全大會中作蔣中正的護航大將，使蔣氏擁有領軍大權後，在黨內地位更形穩固。

民國二十年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改選七十二位成員中，CC系佔了百分之十五。二十四年

一百八十位中執委中，CC更佔了五十名之多，影響力之增強可見一斑。根據統計，在一九三〇年代CC勢力的巔峯時期，其成員總數在一萬人以上，其中多數是中低層黨工，省籍仍以江、浙、皖爲主，少部分來自福建、湖北、湖南及河南，此一省籍分佈基本上也反映蔣中正所領導的國民政府勢力範圍。

陳果夫在國民黨勢力雄厚不祇於爲國民黨建立組織、發展組織。他於民國十七年至廿一年訓政時期任監察院副院長，民國廿二年到廿六年又任江蘇省主席，四年的治績異常卓越，尤其是成功的推動治淮計劃。抗戰事起之後，他在國民黨內的實權更臻顚峯，除擔任軍事委員會的委員、侍從室三處主任、中央政校教育長之外，更爲蔣公負責所有政府人事的擢拔工作。

年輕氣盛權重一時的陳立夫

陳立夫參與政治和國民黨黨務較晚，但得其叔陳其美之蔭和其兄陳果夫的助臂，不旋踵卽如日中天。

陳立夫本畢業於北洋大學採礦科，赴美國匹玆堡大學獲採礦碩士學位，在乃兄果夫正隨蔣中正叱咤於中國之際，於民國十四年返回中國。民國十五年國民革命軍成立之後，他在陳果夫介紹

下擔任蔣中正的機要秘書，逐漸獲得信任。淸黨及國民黨重組時期，陳立夫負責一個情報調查組織，這個組織爲國民黨特勤組織的前身，後來分別成立「中統局」與「軍統局」兩個系統，中統一直在CC的掌握下，陳立夫在黨內的地位自此逐漸鞏固，軍統則由戴笠領導。

民國十八年到二十年，陳立夫擔任國民黨中央秘書長，二十年底他擔任組織部副部長，廿一年繼陳果夫之後成爲部長。

在二十四年的五屆全會中，陳立夫的縝密策劃下，使蔣中正贏得絕大多數的擁護，CC系這個派系在陳氏兄弟的經營下，由於忠心擁戴蔣中正及絕對反共的態度，成爲黨內不可忽視的巨大勢力。陳立夫同時是國民政府新生活運動的推動者，也是發揚國父遺教對抗馬列主義理論的文宣大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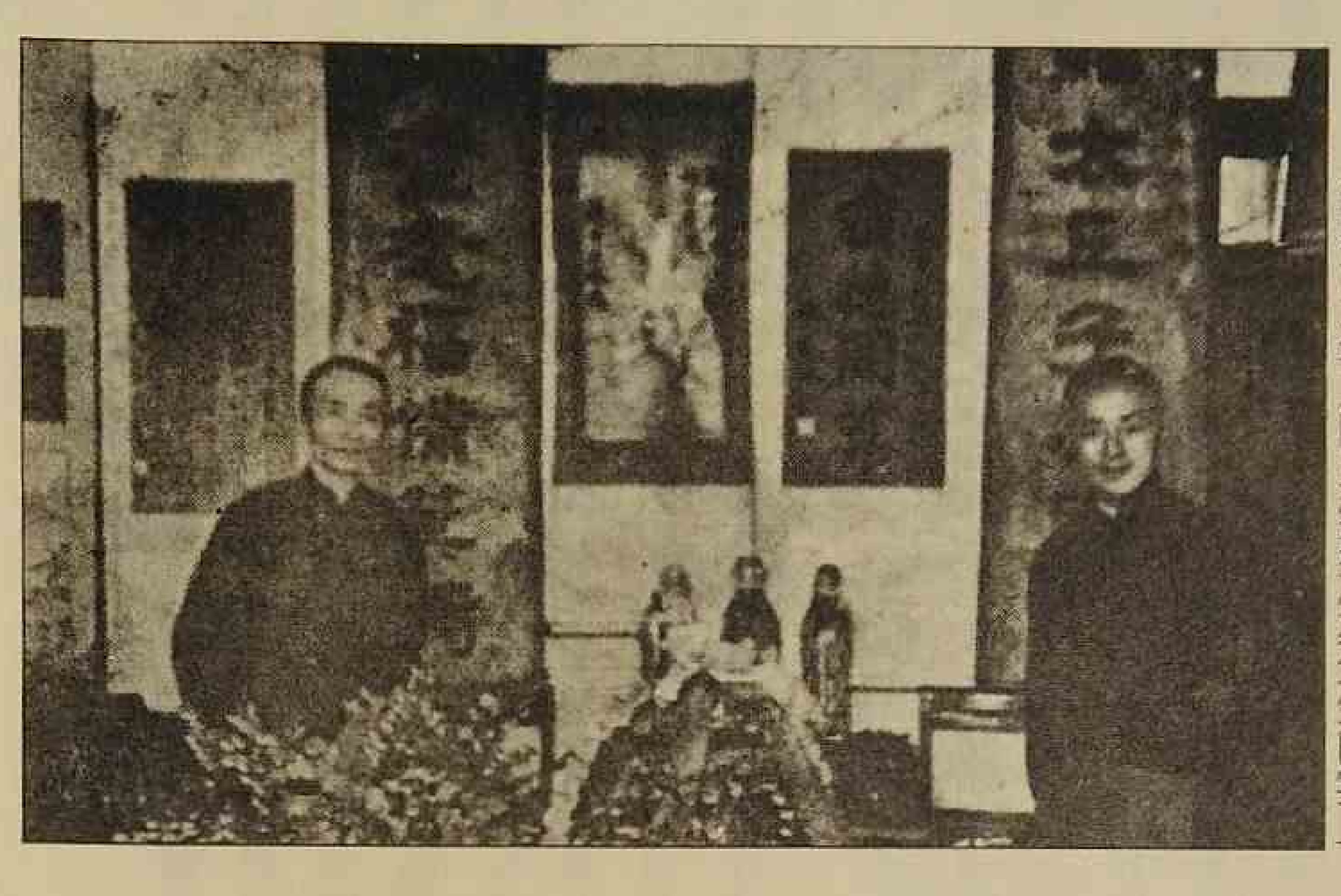
陳立夫權跨黨政兩界

蔣中正在二十六年抗戰軍興後被選爲國民黨總裁，也反映出陳立夫組織經營的成功。他在二十七年擔任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二十八年出掌國民黨社會部，爭取靑年對三民主義黨綱的認同。CC系由於陳氏兄弟的經營，到抗戰之前權力鼎盛，由於蔣公威望掀起的擁戴，帶動二陳狂飈紅

透半邊天。此一階段CC系全盛時期，不但控制國民黨中央及各省市黨部組織，成立情報特務系統，同時控制中央黨校的人才培育。CC系在黨內培養班底、建立文化事業，並成立銀行，控制中國農民銀行，以及成立以軍方基層特務幹部爲主的「復興社」。CC領導人陳立夫縱橫黨政界，二十四年底，陳立夫並曾化名李融清，擬由德國秘密赴蘇聯商談對日軍事同盟，後因日本放出「陳立夫去蘇俄」的空氣，且中央認爲時機尚早，才自德取道返國。而二十七年初，西安事變後，國共兩黨針對抗日問題，在漢口太平飯店開過一次秘密會議，國民黨出席五人，分別是陳立夫、劉健羣、張冲、鄭介民、康澤；中共爲周恩來、秦邦憲、陳紹禹、葉劍英，國民黨即由陳立夫領銜。

名滿天下謗亦隨之而來

但中國政治一向是名滿天下，謗亦隨之。此時中共已逐漸坐大，CC不但遭同是黨內勢力的對立攻擊，被國民黨圍剿的中共，也以CC爲與國民黨鬪爭的對象。民國二十五年西安事變後次年春，國民黨中央黨部應中共毛澤東之請求，派團訪問延安，毛澤東卽告來者：「這些年來，我們共產黨就是以CC爲鬪爭對象，從今以後，我願率領共產黨和CC合作。」不久，抗戰爆發，中共與國際共黨在華潛伏份子，全面攻訐二陳兄弟。陳果夫曾說過：「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共



二陳兄弟與「二之」同爲共黨攻訐的對象，這是廿九年二陳兄弟攝於其父生日宴上

產黨及國際共產黨罵何敬之（應欽）、孔庸之（祥熙）和我們兄弟，更說我們兩兄弟爲中國最頑固份子，是四大豪門之一，我聽到以後，一笑置之！」

團派和政學系的對壘

在蔣中正嫡系勢力中，亦有團派（黃埔系統、藍衣社、三靑團）和政學系與之對壘，這兩股相對的勢力，在抗戰期間與CC系相依相抗，同在領袖蔣公領導下共同抗日，亦相互制衡，至抗戰勝利後，與CC系的磨擦愈演愈烈。

團派本有黃埔系統、藍衣社和三民主義靑年團的混合在內，其中尤以黃埔子弟兵爲班底的軍人特務系統「藍衣社」爲骨幹。藍衣社爲民國二

十一年成立於南京，有濃烈法西斯色彩，這個組織有嚴密的制度，強調服從、效忠與保密，主要任務是收集情報和抗敵，包括反抗日本侵略和共黨之毒，以蔣公爲唯一效忠最高領袖；藍衣社的四位主要負責人是康澤、戴笠、賀衷寒和鄧文儀，號稱藍衣社「四大金剛」，其中康澤負責別動隊，由武裝小組組成，任務是剷除漢奸、叛逆與共黨份子。戴笠負責安全事務，組成鐵血隊，後來改組爲軍事統計局（軍統局），負責情報治安及制裁行動。賀衷寒的任務在建立軍中政工制度和戰地政務訓練。鄧文儀開始時專責反擊共產黨的文化武鬪，後來轉爲文化及軍隊政工任務。

藍衣社中實力最強的是賀衷寒負責的軍事組織，控制了中央的軍事系統，鞏固了蔣中正及軍事委員會的絕對地位和權威，並在賀衷寒一手所建立的政治訓練局中，培訓了數以千計的軍中政工，穩定了嫡系軍隊的效忠。

由於藍衣社的精英份子，均爲蔣中正的優秀幹部，且黃埔系統的核心領袖多爲蔣氏的愛將，加上三青團又與蔣經國與陳誠有直接關係，這股勢力在領導當局之前極具份量，因此形成CC系的主要對抗者。

政學系則是集黨內知識份子、政客、官僚、實業鉅子、銀行家、軍人於一堂的精英利益集團，他們並無核心凝聚的結構，但這支精英却有不少將才，如王寵惠、張君勱、蔣夢麟、蔣廷黻、蔣百里、陳儀、楊永泰、黃郛、熊式輝、張羣、陳光甫、吳鼎昌、錢永銘等；它不像CC系與藍



陳立夫(左二)與黨政軍領袖攝於二十七年三青團成立大會上，前排左起陳誠、陳立夫、陳豹隱、臧啓芳、張伯苓、蔣中正、王世杰、朱家驊、羅家倫

衣社爲蔣中正一手建立的勢力，却是依存於蔣中正的勢力與蔣氏形成特殊的利害關係，這股力量因利益的分配，和CC系的勢力頗有重疊之處，且政學系政治企圖心旺盛，和CC系的派系鬪爭終難避免。

抗戰勝利後對立依然

CC系在抗戰勝利前，國民黨於三十三年召開六全大會，陳立夫重掌組織部，勢力仍然踞高不下。抗戰勝利後，主要的政治問題是國共問題，毛澤東在三十四年秋赴重慶會晤蔣中正時，曾拜訪陳立夫，發生了一場「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孰才能解救中國」的著名辯論。毛澤東找上陳立夫，正是視其爲國民黨最重要的反共理論建構

者。

此後，在國共和談中，陳立夫一直扮演反對妥協的角色，使居中調停的美國十分頭疼，黨內主和派更爲之不滿，紛紛造CC的謠，攻訐陳氏兄弟。

在同時的制憲過程中，陳立夫亦在幕後扮演主要組織的角色，然而，憲法制定完成頒佈以後，陳立夫個人因受有意的攻擊，積謗太多而辭去組織部長職務，CC系也在相形之下氣焰不似以往。

CC系勢蹙，相對派系抬頭，此時團派的膨脹是在黨派實力一度囂張下的反作用結果。而CC系久握黨內大權，內部人事不免有若干腐化與蠻橫，引起黨內的不滿與反動力。CC的黨政特工骨幹，受到了若干其勢力所不及的軍方領袖的杯葛，其中陳誠便是主要人物，他於三十三年起，任軍政部長，地位直竄而上，民國三十五年戴笠殉國後，陳誠統合了三青團、青年軍、黃埔系和藍衣社，成爲相對於CC系勢力的主流。與CC領導者二陳相同的是，陳誠亦是蔣公的擁護者與反共中堅。從在黃埔軍校擔任教官開始，到以國民黨爲主體的一切軍事政治行動，陳誠一再扮演重要的角色。如果說CC是蔣中正鞏固領導地位的左臂，則陳誠無疑是右臂。

陳誠和團派新銳幹部，於抗戰勝利剿共戰事轉劇後，非僅執掌兵符，同時由於負責軍政及組織訓練軍隊，無疑的與負責組織訓練黨工的CC勢力，對等的成長。

動亂中摩擦轉劇

在動亂中國，黨政軍事務有時很難劃分，常會互相重疊，更難免摩擦。CC系實力成長較早，勢力也較廣泛，成員難免意氣飛揚，而有處事跋扈之習，尤其自從清黨以來，絕對性的政治工作，不管在黨內黨外樹敵甚多。凡有任何不滿於國民黨的，CC總是首項鵠的，每每成爲攻擊的目標。

再者CC權力之大，隨着地方黨部的設立，從中央到地方，遍及全國，但相對也有各層不滿的反對勢力，三民主義青年團當初的設立，就多少有制衡的味道。當時許多愛國青年因不滿黨的某些作爲，又思行動報國，不少便加入了三青團。三青團也設立地方分支，進行政治工作，常與CC發生摩擦，並愈演愈烈。

CC系統與三青團最大的對決，便是在三十七年爭取行憲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的席次。當時全國已有部分地區陷匪，民智未開，所謂選舉，其實也無可奈何的成爲派系分配席次。結果當然各有斬獲，除CC系與團派各有席次外，軍系及特務系統的政治利益分配，及屬於曾任組織部長的朱家驊、西北派系、桂系及民青兩黨、社會賢達，均獲得相當席次，其中仍以CC及團派



陳立夫(右)與黨政元老合影，
左起陳誠、朱家驊、閻錫山、于右任、吳鐵城

最大，日後形成國會派系的濫觴。

局勢逆轉衆謗集身

在大陸時權力威盛的ＣＣ系，隨着民國三十八年剩共局勢逆轉，形勢也有全然的轉變，由領導黨、政的獨大政治勢力，剎時鋒芒盡挫，銳氣盡消。

從黃埔到抗戰，二陳兄弟鞏固了蔣中正在國民黨的領導地位，爲國民黨打下黨組織的基礎，完成了階段性任務。然而，抗戰之後，共匪作亂，美國居間調停，國民政府並無勝利之準備，一夜之間，所有政治形勢轉爲對國民黨不利，ＣＣ系絕對反共立場與淸除異己的作爲，被敵方和親共派作爲所有對國民政府攻擊的目標。另一方面

，剿共戰事節節失利，轉進臺灣，生存必須倚恃部分忠心的軍隊及美國，先來臺灣的軍系強人陳誠，對軍方有號召力，與美國關係良好。相形之下，情勢對二陳和CC自然不利。

同時CC系得二陳兄弟之勢，掌權已久，權力膨脹，自然老大樹敵，加上絕對的權力會釀至絕對的腐化，CC自然難免。陳氏兄弟中，陳果夫至三十四年以後，專理財政，歷任中央財委會主任委員、農民銀行董事長、中央合作金庫董事長，理財本是家學淵源，不料又遭政敵及中共污衊有金錢污點；陳立夫掌符的中統，因未善作約束，所受抨擊更烈。

加上傳統政治上的惡習，局勢成敗，必有貪功諉過之輩，大陸失敗，CC及二陳兄弟樹大招風，於是集所有怨憤、攻擊於一身，許多人攻擊大陸失敗是黨的失敗，黨的失敗，就是二陳兄弟失敗，CC應對失敗負責。

改造會除名果夫抑鬱以終

政府遷臺不久，蔣總統於三十九年三月一日復出視事，國民黨內領導幹部認爲既然黨已在大陸造成失敗，必須自我檢討，於是決議成立改造委員會，在這個負責重組國民黨的十六人組織中，黨的組織幹才陳果夫因肺病轉劇，影響力降低，陳立夫集謗於身不在其中，而團派的領導人陳


陳誠遷台後地位一柱擎天，CC則一蹶不振

誠不但是改造委員會成員之一，甚且奉命組成軍事內閣，形勢已然一目瞭然。改造委員會於三十九年八月五日正式成立，陳立夫於前一天遠走美國新澤西州湖林鎮開設農場，過着「自我放逐」的生活。陳果夫未久，於次年八月也以肺病過世。

二陳消遁於臺灣政壇，CC一時領導無人，此時，得勢的團派領導強人陳誠，在三十九年三月及四十七年六月先後兩次奉命組閣，第一次陳誠內閣在軍事方面成功地度過危機，在政治方面則完成土地改革。第二次組閣，則成功地領導國軍在「八二三砲戰」中奠定臺灣安定生存的基礎。

陳誠在四十三年三月被提名當選副總統，五月辭去行政院長職。在四十六年十月的國民黨八屆全會中，被選爲副總裁。四十七年六月俞鴻鈞

因監察院彈劾辭職，陳誠第二次以強人姿態組閣。四十九年再度被選爲副總統。五十二年十一月再度被選爲副總裁，威望僅次於蔣公。

一代豪士、一位君子

陳立夫不愧爲一代豪士，更是一位君子，遠赴美國後，絕口不問政治，惟僅以「大陸失敗是黨的失敗」自責，這是何等勇氣，何等襟懷；以往附隨於二陳兄弟的CC系政治領袖，在國會中立、監兩院猶欲力圖振作，頻頻掀起風潮，但在當局壓抑之下，也動輒得咎，終致由國會中的主流地位淪爲制衡角色的反對派。

陳立夫爾後在國外自我放逐近二十年，一直過着淸苦恬淡的生活，民國五十八年四月，他在蔣總統一再盛邀下，重返國門。陳立夫囘國後，依然避口不談政治，而今又將逾二十寒暑，昔日在國會中的CC系少壯派議員，如今垂垂老矣。當年威猛一時的陳立夫，更年將九十，無復往日雄風。

陳立夫在臺這一、二十年來，除讀書自娛，就是全力推動中醫之學，對於政治，不諱言離開甚久，「已不懂政治」，除了蔣經國總統得暇請益，他會暢所欲言，否則他堅持他多年的原則。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十年」，想當年CC盛極一時，陳立夫不過年方三十，如今五十年過去了，陳果夫也過世逾三十五年了，這漫長歲月，一個稚子也屆不惑之齡，對一位一度叱咤風雲的時代人物來說，幾番風雨，幾許滄桑，回首前塵，當必有無盡的低廻和感慨！❀

蔣陳豪門的兩代關係

在中國的權勢之家中，蔣、陳兩家可謂是關係最濃郁的兩個家族，蔣家能有今日之興旺，又得緣於陳家。

早在民國建立前，因蔣公在日本留學時，結識比他年長且長期從事革命活動的陳英士，才和中國政治眞正產生了關係。而後蔣公又在陳英士一手提携之下，參加孫中山在民國初建前的多次革命行動。民國成立後，反袁世凱的革命行動中，蔣公參加陳英士的中國革命黨，參與二次革命，並與戴季陶、吳忠信、邵元沖等人認識，相繼發起肇和軍艦起義、砲轟江南製造局，並分別派人進攻由袁系所掌握的電信局、電話局、巡警總局、工程總局等，陳、蔣二人都是同生死、共進退。

民國五年五月十八日，陳英士遇刺後，蔣公在革命領袖孫中山之前，替代了陳英士的地位，

建立非常情誼；以後由於他突出的軍事手腕，在民國十年後成爲一個能征善討的戰將。民國十三年六月，孫中山創立黃埔軍校，作爲國民黨抗衡軍閥政客的武力，特委任他擔任黃埔軍校的校長，這是蔣陳兩家最早的溯源。

蔣公報恩一手栽培二陳兄弟

陳氏家族在陳英士去逝後，一度沉寂，但陳英士與蔣中正之間的革命火花並未淡滅。陳英士之侄陳果夫繼承他的志向，在民國十三、四年之間，協助蔣中正爲黃埔軍校在上海招兵買馬，辦理招生、通訊、採購。蔣中正爲報答陳英士當年栽培之恩，因此對於陳英士的姪兒陳果夫格外的倚重。

到了民國十五年，蔣中正領導北伐成功後，一手促成陳果夫當選第二屆中央監察委員，並推派陳果夫代理中央組織部部長，對陳英士口中的「吾家之龍」陳果夫，可謂拉拔不遺餘力。其後民國十六年，國民黨進行清黨，民國十七年以前，先後擔任監察院副院長，江蘇省主席、中央政校教育長，陳果夫並在二十八年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的第三室主任，後又出任中央財務委員會主任、農民銀行董事長，以及來臺後的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雖然備嘗辛苦，但不能不說



全盛時期英氣風發的陳氏二兄弟
陳果夫(左)、陳立夫(中)與朱家驊合影

是仕途坦蕩，一帆風順。

而陳果夫二弟陳立夫更是年少得勢，甚於其兄。他於民國十三年於美國匹茲堡大學取得採礦學碩士後，十五年返回中國，在蔣中正的主持下與孫祿卿女士完成婚事，隨後追隨蔣中正開始在政壇崛起，一度掌握黨、政和情特大權，將CC系勢力推往顚峯。可以說陳氏家族的第二代陳果夫、陳立夫兄弟之所以能席捲中國政壇，完全是蔣中正之助，趁時造勢，爾後成爲權傾一時的「二陳」。

CC和三青團的鬬爭嫌隙

然而蔣、陳家族緊密的關係中，也因爲時勢的變遷和人爲無法控制的因素，出現摩擦。

民國二十六年，蔣經國返回中國後，蔣中正本有意派蔣經國隨權勢鼎盛的陳氏兄弟任職，但初返中國，單純而充滿理想的蔣經國，不想立刻捲入複雜的政治漩渦，寧願從基層做起。正在此時，政學系首腦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爲投合蔣中正心意，將蔣經國延請到江西保安處任少將副處長，蔣經國於是在江西開始紮根。

抗戰開始，「二陳」兄弟的CC勢力無度膨脹，當時在國民黨內另崛起一股三青團勢力與CC制衡，由於CC的勢力太大，許多愛國青年不滿其作風，紛紛加入三青團。蔣經國正在此時，也由父親推介進入三青團，先任臨時中央幹事，後被指定爲江西支團籌備主任。民國二十八年蔣經國繼康澤之後，在江西贛州赤硃嶺創辦了三青團江西支團部，在形勢上與CC形成抗爭；事實上三青團和CC對抗與蔣、陳並無直接的關係，只是陳立夫領導的CC，本身就是「二陳」兄弟的化身，而蔣經國加入三青團也象徵了他與三青團是一體的，這是蔣陳世家之間未曾預期到的一個變化。

抗戰勝利之後，蔣經國一度擁有三青團的領導權，據傳中央方面本有意將三青團改組成一個新生的政治力量，以代替暮氣沉沉的國民黨，而蔣中正有意讓蔣經國來掌三青團兵符，而後改組由元老控制的國民黨，却無可避免的引起黨內元老派系以及CC系的反對，使蔣中正後來以黨團合併的方式來代替改組的方案。

二陳兄弟在改造會失勢

民國三十六年以後剿匪戰事轉劇，蔣經國一度出任外交部東北特派員，但是並無建樹返回南京。年輕氣盛，義氣軒昂的蔣經國並不甘心就此沉寂，他仍然躍躍欲試。蔣中正本打算派他出任中央政治學校改組的國立政治大學擔任教育長，但又因CC系從中作梗，CC所指使的學生活動在中央政校貼標語、遊行示威反對，使蔣經國未能順利的出任中央政治大學的教育長，而變得更落落寡歡。

三十八年底大陸淪陷，國民黨內鑑於以往黨事不振，都是派系興風作浪，欲圖革新黨務，成立改造委員會。改造會委員名單一經宣佈，與CC對立的團派佔其中多數名額，CC全遭除名，陳立夫、陳果夫當然也未列名在內。對權傾一時的CC來說，當然抑鬱難紓。民國三十九年八月五日國民黨改造委員會正式成立，在改造會成立的前一天，陳立夫以「赴瑞士出席世界道德重整年會」之名，遠走異域，開始長達二十年的自我放逐生涯；陳果夫則於次年的八月二十五日，含憤溘然長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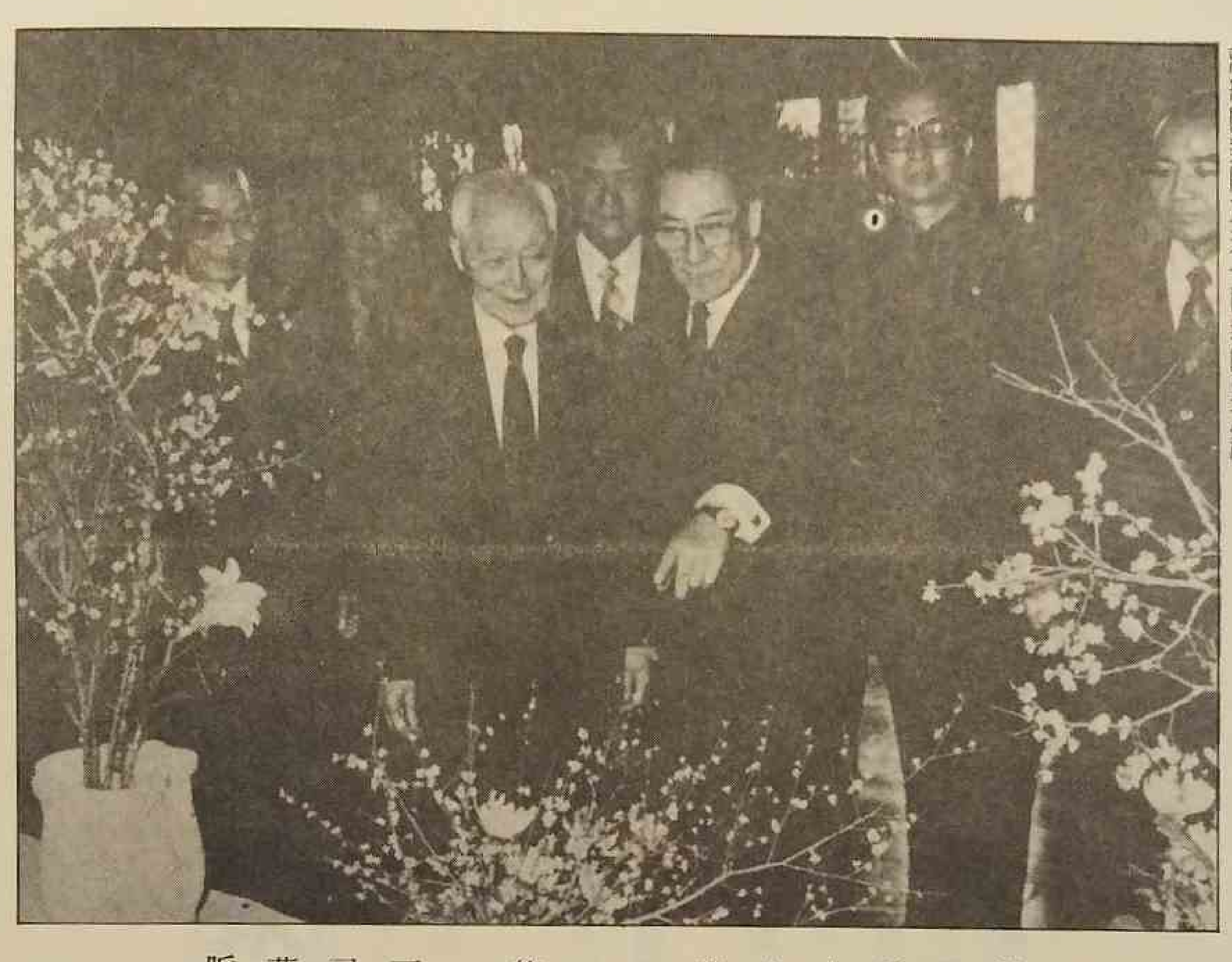
陳立夫自我放逐退出政壇後，因時間漸久與國內政治恩怨逐漸沖淡；此期間，蔣公仍然關懷

他，不時瞭解他在國外的生活狀況。歸究蔣公何以任他出遊國外，實乃囿於國內情勢，衆怒難犯。陳立夫在民國五十年一度因其父陳勤士老先生病重返國，而得機與蔣總統及蔣經國作幾次的晤面會談；久別重逢，如兄似弟的情感油然而生。而他得悉在他父親臥病期間，都是由當時擔任政務委員的蔣經國照拂，更是感激不盡，曾親往道謝。到了民國五十八年，陳立夫在蔣公的邀請之下，終於結束二十年流亡生活，返國定居，而蔣、陳之間的誤解已全然冰釋，雙方感情仍然是如血濃於水。

蔣陳情誼可從蔣緯國身上體現

陳立夫自民國五十八年返國後，一直受到不錯的待遇和尊重，蔣公委任他出任總統府資政，蔣經國對陳立夫並執以晚輩之禮。蔣經國雖然與陳立夫年齡差將近十歲，但蔣經國深諳蔣、陳兩家之間的關係。雙方的感情、友情和親情，不是任何東西可以沖散的。

以往蔣經國在身體狀況良好的時候，不時與陳立夫晤面，但陳立夫已無意於中國的政治，對於他所全力的推動的中醫、中藥，蔣經國是全力的幫助，而陳立夫所熱衷的易經以及他所著的「四書道貫」，蔣經國是一位忠實讀者。



蔣緯國對陳立夫一直執晚輩之禮

蔣、陳二家傳衍下來的濃厚感情，在蔣緯國的身上也頗能體現，經常在民間公開的活動中，可以看到蔣緯國陪侍陳立夫參觀各項展覽。由言行舉止來看，蔣緯國都是畢恭畢敬的在陳立夫一旁。民國七十一年六月十二日，中國文化大學同時頒贈陳立夫及蔣緯國榮譽博士學位，文化大學董事長張其昀長年追隨蔣公，深知陳、蔣的關係，這項學位頒贈儀式自是頗富人情味和政治意境。蔣緯國個性雖然開朗活躍，但是他對陳立夫的態度可以看出其間的神聖情誼。

蔣陳二家革命的感情近八十年，對於昔日無可控制之因素而引出的嫌隙，在滔滔的洪流中早已沖得煙消雲散。在當前的權貴世家中，可以說蔣、陳仍然是關係最緊密的家族，他們之間的血脈交流是永恒的。❀

陳氏雙傑的幼年時代

在中國政壇叱咤風雲一時的陳果夫、陳立夫兄弟，自幼受到革命的薰陶，爾後承繼陳英士志業，在國民黨內崛起，二人先後擔任過中央組織部長，統籌黨政系統人事和組訓，權重而位尊，並相繼歷任國民政府內各要職。

陳果夫為陳氏家族的長兄，民前一年在陳英士的病榻前結識蔣公，民國十五年即嶄露頭角，當選國民黨籍第二屆監察委員，兼代中央組織部長，此距其叔陳英士遇刺殉國正好十年。而後任國民政府委員兼監察院副院長、江蘇省主席。民國二十七年抗戰事起，又任中央政治學校代理教育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第三處主任及中央財委會主任委員。陳立夫較陳果夫年幼八歲，除出任過國民黨中央委員和秘書長，更先後擔任過組織部長、教育部長、社會部長、中央政校教育長和立法院副院長，較其兄尤為出色。

陳氏昆仲在國民黨內威赫一時，建樹甚多，他們是黨內清共、反共最烈者，也是遭共黨惡毒詆譭、爲共黨亂矢所集中的二人。由於陳果夫與陳立夫在政治上携手合作時期甚長，隨着二陳勢力所衍生的「CC系」，也變爲國民黨內的一支主脈。及至大陸淪陷，政府播遷來臺，大陸時代各傳統勢力皆逐漸褪色而中絕，獨CC系餘脈仍以精神合衷而共濟；雖則陳果夫於四十年病逝臺灣，陳立夫已多年不問黨政之事，但CC系仍以他爲共尊的領袖。

一般人皆知陳果夫、陳立夫昆仲在國民黨內權傾一時，威震四方，但對他們弱冠之前即喪母的幼年時代成長歷程及環境，甚少知曉。

有位賢慧能幹的母親

陳果夫於一八九二年生於浙江美興，字祖燾，陳立夫晚生八年，字祖燕，其下另有二姐及異母弟五人，包括前籃球國手陳祖烈。陳氏家族原爲吳興世族，因太平軍之役後家道中衰。陳氏昆仲祖父陳延祜原本經商，陳果夫出生六年祖父病逝，其父陳其業、二叔陳其美只好輟學習商，以繼祖業。

陳氏兄弟的父親陳其業是前清秀才，大陸淪陷後隨遷來臺，一直受到妥善照顧，民國五十年



二陳兄弟攝於民國二年，右爲陳立夫，左爲陳果夫

才以九五高齡在臺過世。母親何氏雖無甚讀書，但很是賢慧能幹。

據陳果夫記述：「我母親治家很能幹的，和我父親感情很好，家中本沒有恆產，生了我之後，並不當一件很重要的事。不過無論如何總是一個長子，所以滿月酒也擺得很熱鬧，親族中自然也有很多人來賀喜。因爲我兒時相貌長得還好，稍爲大一點就有許多人鍾愛我，所以我就有了三個寄父，人家的寄父是爲了命理恐防養不大，寄出去之後，就可保無礙了，所以挨着寄給人的，我的寄父倒是別人要的。我會笑會叫的時候，就有許多人要來抱我玩，但是我母親不喜歡人家寵我，祇怕人家給我東西吃，或者高舉或者抱到門外去白相；如果有人違反我母親的意思，她便當面不客氣，所以愛我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怕我母

親的。」

陳氏家庭的家教甚嚴，陳果夫曾提起：「我母親不許我們小孩子自己用錢去買東西。她說：『長大了自會用錢的，小的時候勿可弄慣，要吃東西、要用東西有大人管，更勿用小孩子自辦』，所以我到十歲的時候還不會買東西。」

「我母親最恨的是罵人，我假使學了人家罵一聲，母親就要很認眞的敎訓，如果我哭，或是不認錯，一定用力打得我不哭，打得我自己說以後不再罵了才肯罷休。」

啓蒙教育多彩多姿

陳果夫幼年啓蒙敎育是隨父親和親戚，陳立夫入學時間較晚，父親當時已出外經商，因此在私塾中開始識字。

陳果夫說：「我最初識字，是我父親敎的，父親敎識字時並不兇，不過我不識得字的時候，見了父親，非常害怕，因爲我父親不用手打我，是用最響的聲音從我耳朶裏打動我的腦筋，所以每次遇到一個字不認識的當兒，經父親括辣辣的一聲，連其他已認識的字也會忘記了。」

「我讀三字經百家姓千字文一類書，由大姑母敎的也不少，大姑母敎這種有韻的書很高興，

因爲她有時候自己也要搖搖擺擺讀幾首唐詩，唱幾隻小調來解悶。到八歲上學的時候，實在把那些零碎啓蒙的書讀過了。還記得上學的那一天，穿了袍子外套，戴了紅纓帽，開荒先生姓沉名雨香，他見了我不知怎的竟看中了。過了若干時候，就有媒人來說親，說有一位小姐和我同年，我的母親回說道：『年紀太小，大家不知以後怎樣，長大了再說罷。』」

陳果夫七歲正式入塾，先隨兩邊隔鄰的一位親戚五叔叔受學，因爲這位先生上課愛打瞌睡，敷衍其事，父母要他轉入東鄰族中一位大叔的私塾讀書。這位老師年紀較輕，上課也認眞，他在這讀完大學、中庸和論語，以後這位老師結識秀才，精神轉到畫花、彈琴上面去了，後來在秋天帶頭玩鬪蟋蟀。

他回憶這段時光，「先生在秋天的時候，最喜歡鬪蟋蟀，馬軍巷石家的戰場，他是天天去的，先生對於蟋蟀頗有研究，所以他也算是好手，因爲先生一提倡，所以學生們的家中至少也養了幾盆。我的母親素不許我搬亂石頭，手上弄得很髒的捉弄東西，但是也允許我養了幾隻蟋蟀。我和隔壁沈老虎的兒子縐眉頭在園裏捉得一隻很好的蟋蟀，兩根觸鬚特別長，大腿粗而白，牙齒很大，身體也不小，發聲更非常響亮，我們試鬪別種蟋蟀，都不是牠的敵手，縐眉頭讓給我獨得，我當然得意洋洋。有一天，先生上午捉蟋蟀，下午帶上戰場去，五點鐘得了金花回來，非常得意，我們放學也特別提早。」

革命的怒潮澎湃

這一年反清的革命已在中國如火如荼的展開，由於清廷積弱，列強欺凌，中國大地民族主義的熱潮激盪。他回憶：「先生用蟋蟀鬪武的那一年，正是我的三叔（陳其美之弟陳其采）從日本士官學校畢業回來的時候。因此我們同學尙武的空氣，非常緊張，他們每天早晨集合講我三叔怎樣能夠飛牆走壁，怎樣能夠打洋鬼子。因此我們族中的敬保哥就學挺死甩，我們在書桌上練習獨立金鷄，後來慢慢地把戲裏的武藝如打拳啊、打擂臺啊、翻筋斗啊，都作爲理想中的新武藝。」

陳氏雙傑陳果夫身體瘦小羸弱，在民國史上只有張靜江與他相似，據他說：「我的身體從小是弱的，積弱的原因，是母親不許我運動，我母親並不是不喜歡運動，實在是因爲我的祖母喜歡靜的緣故，祖母用什麼話都罵得出的，而母親不容易受得進，所以祇有自己管得我們不動，免得受罵。」

但是到陳立夫啓蒙之時，母親已經去世，父親在外經商，其兄果夫又遊學湖南，反倒極獲祖母寵愛。

陳果夫十二歲又改從莊中衕堂一位沈若臣先生受學，這位先生教學認眞，態度也和善。一年

之後，三叔陳其采從湖南回浙江，告訴家人湖南的學校很好，主張他到湖南讀書。對於遠赴他鄉讀書「三叔很贊成，父親也不反對，我自己當然很高興，我母親雖不反對，但是這樣遠的地方放出去，總有的放心不下，祖母是要問了菩薩才可以給回音的，所以到正月初六日那一天，二叔、三叔帶我上了城隍廟，這是我第二次到城隍廟，二叔要我拔一張籤，問問菩薩，湖南去得去不得？一拔了出來，是張下下，兌了籤詩一看，壞極了，意思似乎說途中船要翻身，有命不保，二叔就說：『不要它，把它燒掉，再來一張。』換了一張上吉，這張就說得很好，我們就帶回家，給祖母看，大家說既然菩薩說好，就跟了三叔去罷，我才得往湖南讀書。這樁事情，實在是很可笑的，二叔說：『要出外讀書，不妨騙騙祖母。』」

進入浙江陸軍小學變成「賊禿」

陳果夫在湖南讀書是個好學生，十六歲時決定赴南京，進入浙江旅寧公學，讀了半年，因爲學校鬧學潮，在陳英士的慫恿下又進入浙江陸軍小學，以後進入陸軍中學，這時革命反清的火種越來越熾烈。他描述這段情景：「我入陸軍小學堂後之第二年（光緒三十三年），隨着同學們剪辮的暗潮也把辮子剪掉了。回到湖州，不能不裝假辮。夏天戴假辮太不舒服，所以常常光着頭上

街。湖州太和坊有好幾爿店的夥計，靠在櫃上指着駡道：『這個賊禿不知那裏來的！』就是路上那些狗見了我，也往往叫個不休。有一次，我到娘舅家去，他們鄰居都曉得我是裝假辮的，所以一大羣小孩跟着我的背後，甚至於把我的假辮搶了去。後來惹得我火起來了，他們的父母出來干涉，纔還給我。還有我自己的頭髮，也是結成一條辮，常常隨帶在箱子裏，一直到辛亥革命的時候，還是帶着。到上海住在上海樓將要動身上湖北去的時候，覺得到湖北去革命，何必把假辮子帶去，乃將假辮和軍帽寄在上海樓的帳房裏。」

媒妁之言完成婚事

陳果夫的婚事是憑媒妁之言，在民國前一年十八歲那年完婚的。在當時來說算是晚婚，據他回憶說：「自從沈先生女兒爲我母親拒絕以後，有以趙氏女來說，母親因其家庭習氣不好，未允。三叔又以湖南賀氏來說，母親又以路遠不便。又有老親幾家來說，母親又不喜歡老親加新親，因此延遲到十八歲那年父親來信，再四說親事不可再遲，現有朱氏女由沈楊二老做媒，祖母已見過，母親亦合意，馮宅太伯母亦證明其家教很嚴，我當時回信，以爲其家庭情形，既經各位有信用之長者深信不疑，則可以不必再事調查，惟以後應遵照兩個條件：㈠入校讀書，㈡放足。因爲

這兩個條件很簡單，他們均答允了，就照舊時的儀式定婚。父親寄給我一份對親茶，和幾隻大定陞糕。我因爲不願給知己的人曉得，祇分了一隻給不相莫逆的同學吃，獨自一個人，放在椆裏，秘密吃了一星期。自從對了親以後，常常發生一種疑問，就是『伊的相貌怎樣？』因爲我沒有看到照片，這個疑問，一直到了結婚的那一天才解決。」

在陸軍中學時，他曾發了一次紅痧，卽猩紅熱，有驚無險。對於這次患病的經驗：「當我初覺喉痛的時候，不管他三七二十一，服了兩粒燕醫生補丸，瀉了一次，後來發熱了，學校也放假。我回湖州時，正在危險的時候，我在舟中恐怕死，所以自己寫了一張很大的紙條，上面寫着：『陳祖燾，湖州人，住府學前五昌里，因喉痧回里，中途去世，請舟中人注意。』幸而沒有用，在家中療養一個多月竟好了，也未傳染給別人。」

慈母因懷孕受驚過世

其後陳果夫在陳英士的引介下，加入了同盟會，這時他還未滿二十歲，正在陸軍中學讀書，陳英士早已從事革命活動多年。經常，陳英士將宣傳品轉送到他手上，由他分發給同學做宣傳工作。

陳果夫二十歲那年，正是辛亥年。一月時，母親因為懷孕受驚，身體虛弱，二月底即告辭世，這年陳立夫正好十二歲，母親棄下尚未成長的小兄弟，使他們悲痛異常。陳果夫曾追懷他的母親：「我母親的膽量、魄力、見識都有過人之處，她的意志非常堅強，什麼人都不能動搖她的。她教訓我們從來不像別人用名利來教，她祇要我們做一個『人』。她最喜歡和二叔辯論，二叔也喜歡和我母親相辯。二叔後來對我說：『我回到家裏，祇有嫂嫂可以和我談革命，談排滿，其他的人都不能相談』。這可以見得我母親的見識了。」

陳立夫八歲時在家鄉吳興私塾，也隨哥哥的受業老師沈若臣讀書，這一年是民國二年，母親已過世兩年了，父親在外經商，果夫大哥在湖南，祖母疼愛這位眉清目秀的小孩，家中幾乎沒人管着他。

聰穎靈慧的陳立夫

私塾老師沈先生因材施教，把全班三、四十位學生依照各人的程度分別來個別教學。沈老師每天都要學生背書，背書前會先講解一番。今天教的，明天一定要背出，不許錯一個字，否則打手心五下，痛不可當，尤其是冬天，從小學、幼學瓊林、四書、五經循序而上；其次練寫字、作

文。

每天上午到私塾就得先寫字一張，並在上面註明今天你是第幾個到館，交到先生桌上，待他加圈批分，凡是先到館可以先放學。陳立夫每天都是七點左右第一個到館，所以他常常一口氣寫了三張字分三天交上，他讀了六年的私塾，十有九次他都是第一個放學回家。

再加上，他記憶力很好，讀了兩三遍他就能背了，所以背書也很會背，時常把次日的書也背熟了。作文他也寫得很快，常得高分，所以先生很喜歡他。別人放學回家還要帶書包回家繼續背誦補習，他是不用帶書包回家。回到家就出去和小孩玩踢球、爬樹、投石子、挖蝌蚪、鬪蟋蟀等等的遊戲，可是在先生心目中他還是個用功的好學生，很少因背不出書而受罰。反而，常常先生要他陪同出外散步、放生、遊山等。

山中和尚的啓示

在家鄉讀私塾的這段時期，每天清晨出門，他總會遇到一位長髮和尚頭上紮個銅箍，背後背着韋佗菩薩像，走三步拜一下。這樣看了好幾年，有一天清晨，他忍不住好奇的問他：

「法師，您為什麼這樣跪拜，這是什麼意思啊？」

「我要造一座廟，所以天天在城裏化緣，已經有七年了。」

「您這樣能蓋得成廟嗎？」

「一定可以的，你小孩子是不懂的。」說完，和尚就拜着走了。

沒想到，等陳立夫二十四歲大學畢業那年，因爲寫論文，和同班同學葉秀峯（以後做過中統局長，是CC系統的領袖，並一直擔任國大代表）回到故鄉外弁山進行礦產、地質調查。有一天，他們在山中突然大雨傾盆雷電交作，把他們全身都淋濕了，而且山中大霧瀰漫使他們又迷失了方向。

這時候，突然來了一位回廟去的和尚，他見他們狼狽的樣子，就說：「你們到這裏來做什麼，這樣大雨，就到我廟裏休息一下吧！」

走入山中的廟宇，這座廟宇才蓋造不久，大雄寶殿的佛像都尚未鍍金，偏殿也才蓋了一半。他倆換上乾淨的和尚衣服之後，陳立夫發現這位和尚很面熟，就問他：

「法師，您是否就是發心建廟的拜韋佗的和尚？」

和尚很訝異的回答：「是啊！施主爲何動問？」

陳立夫將幼年時代二人碰過面的事說出，和尚很感性的告訴他，只要立下志向去做，沒有不成功的。這一席話，對陳立夫一生影響極大。

最嚮往的可能是童年純眞了

民國成立前後，陳果夫曾參加辛亥武漢保衛戰，及民國二年的二次革命。民國五年陳英士在家中被袁世凱狙殺慘死，時陳果夫已得緣認識先總統蔣公，以上海經商的身份掩護反袁行動，並爲黃埔軍校在上海主持招生。陳立夫年輕時代自北洋大學採礦科和美國匹兹堡大學採礦科畢業後，返國投身政壇。

陳氏兄弟二人早年因家世得蔣公界重而出任要職；以後握權一方，縱橫萬里，則爲因緣際會。對於幼年之種種，陳氏兄弟以後雖出掌官牒要職，仍追懷不已。在雲波詭譎的政壇翻騰，對於幼年清新純樸的心靈和生活境遇，可能反倒是他們最嚮往的事了。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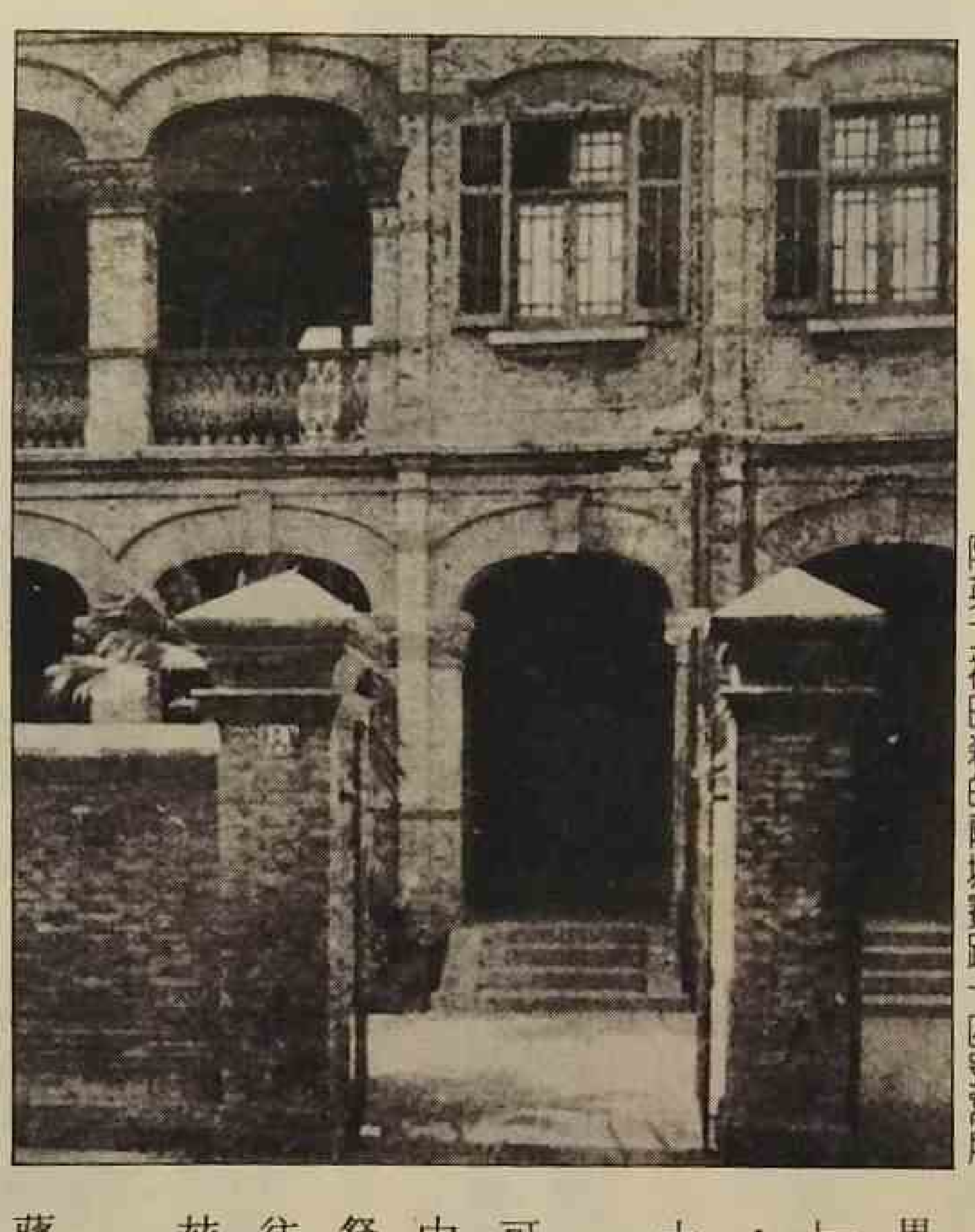
蔣中正筆下的陳英士

——透析蔣中正與陳英士的情誼

民國四大家族中，孔宋之崛起緣於婚媒，蔣陳則以革命事蹟和對民國之貢獻屹立政壇。蔣氏家族以蔣中正干雲豪氣，領政中國六十年，爲蔣氏家族後世奠下權貴基業，但先總統蔣公得緣叱咤政壇，則係得陳英士之助力。

陳蔣結義兄弟以陳英士爲長

民國成立前後，陳英士是革命志士中以行動見長的積極份子，因其手段激烈，初則不見容於清廷，後爲袁世凱洪憲稱帝時視爲眼中釘。雖則如此，陳英士直來直往並無所懼。對正值青年英氣風發的蔣中正而言，陳英士的猛銳，以及和各界的繁密關係，都是所心儀的對象，因此二人相



陳英士被暗殺的薩坡賽路十四號寓所

知相交義結金蘭，蔣氏以陳英士年長九歲爲「凱兄」，自己爲「義弟」，唯陳英士馬首是瞻。

至民國五年五月十八日，陳英士在上海法租界薩坡賽路十四號，他負責主持的「中華革命黨」上海總機關部被袁世凱嗾使的張宗昌遣人暗殺，所有黨人同志均震懾，不敢公開露面；替陳英士處理身後事的就是蔣中正。

蔣陳二人相交始自民前六年，兩人的情感，可由蔣公於民國五年五月二十日祭陳英士的祭文中見得。蔣公在祭文一開始稱「義弟蔣介石，致祭於英士義兄之靈」，隨後蔣公又說：「自今以往，也將無知我之深，愛我之篤如公者！」。於玆顯示蔣氏對陳英士的深篤情誼。

對於二人自結識以來共同履歷革命之理想，蔣公也有記述：「十載其間，所共者爲何事，非

安危同仗之國事乎？所約者爲何辭，非生死與共之誓辭乎？」

隨後，蔣公並對二人共策共勉的革命大業說：「不終不已不成，而不死亦不已，以履去書握別扶桑『第二化身』之讖語，以守我之信，踐我之約。」陳英士以蔣公爲其「第二化身」，也可見二人相知之深，情感之濃。

透過陳英士廁身革命結識孫中山

陳、蔣二人交識始於日本，返回中國後彌篤。在一九〇六年蔣中正初渡東瀛時，並未眞正進入軍校，只是在日本賦閒而尋求進入軍校的機會，因爲日方只接受清朝政府選派的學生。他百般無聊的在東京，身上盤纏不多，本想回國，又想起碼應闖出個名堂再回去；未料因緣際會，在日本結識了足以影響他一生的陳英士。不但如此，透過陳英士他還認識了當時正爲革命事業在日本奔走的孫中山。

蔣公在日本待了一段時光卽返國，在保定進入陸軍速成學堂。一九〇八年由學校選派進入日本軍校，才展開他在日本的軍校生涯。

陳英士比蔣中正更早去日本，並加入孫中山在東京組織的同盟會，共謀反帝的革命。陳英士


杜月笙

爲人機智，個性權威感極重，活力充沛，孫中山相當賞識這位來自上海，並正在東斌學校修習軍事的朋友。陳英士把蔣中正介紹爲孫中山，孫中山亦以蔣氏爲不可多得的武事人才，並與蔣公結爲摯友。

與「青幫」關係密切

其實，陳英士早在上海時代，已爲上海幫會「青幫」的領導者注意，他視死如歸的革命血脈賁張，與青幫建立起不尋常的關係，上海聞人豪士張靜江、杜月笙都與他有往還。一九一一年陳其美在上海組織起義，佔領了民政總長署，自任都督，上海各方勢力並無反對之聲。此時，蔣中正在東京聞訊，馬上約其同校、同寢室、交誼甚篤的張羣，聯袂回到上海。張羣任都督府參謀，蔣中正則因和陳英士形同師生、兄弟的情誼，被委派爲團長。在追隨陳英士的這段期間，蔣中正以剛銳的個性，激切的行動，贏得陳英士對他的信任；以後二人又因反對袁世凱，受袁世凱派出的警察和密探追蹤，於民國四年潛往日本，這時陳英士已取得同盟會的擁護，成爲與孫中山地位相當的領袖。而蔣氏亦以陳英士的關係，在會黨內地位

逐漸上竄。

迨陳英士被狙殺後，蔣氏因二人多年患難與共，哀痛逾恒。他記憶道：「追念前情，悲多而樂少，思深而恨長。辛亥以前，謀浙謀粵，一事未成，患難日迫，感激日深，幾不知復有爾我之分也。」他又說：「而今而後，教我勗我，愛我扶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無其人矣。」

推崇陳英士言行一致俯仰無愧

在同年稍後的五月二十六日，蔣氏又寫了一篇「陳英士先生癸丑後之革命計劃及事略」，紀念陳英士對革命事業的貢獻。

在這篇事略中，蔣中正首先說：「吾黨之能言行一致、俯仰無愧如陳公者，其有幾人」，這是蔣公對陳英士的推崇。他並引述陳英士自日本回大連和返回到上海兩段發人深醒的臨別之言，由留言中可見得陳英士對革命的自我期許和無奈——

「辛亥革命，手持寸鐵，集衆數百，武昌一呼，全國振盪者，革命黨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據地數省，擁兵十萬，北軍負隅，而全局失敗者，革命黨中銳氣消沉之所致也。」

「時勢所造之英雄，非眞英雄也，吾甚愧癸丑以來，凡有聲望者，嘗具假面目，以投機於革命事業，不復犧牲其身命，以致民國孱弱，黨名墜地，至於此極，吾已決心，吾願犧牲一己，以償我黨之代價，以挽我國之弱風，吾願掃除中國之惡魔，吾願建造世界之平等。」

蔣公對陳英士獻身革命的欽仰，集中於民國二年二次革命以後的四個階段，其中可見陳英士爲革命黨之奔波劬勞。第一階段始自民國二年二次革命失敗後，蔣公記載：

「陳公嘗謂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貫徹革命黨之三民主義者，以東北各省之根基薄弱，不能直搗北京，以掃專制惡魔之巢穴，自今以往，如徒注重南方，而於北方仍不稍加意，是猶覆其轍而不自悟者也。且袁軍密佈於東南，防範壓制，不遺餘力，如不度勢量力，率意逕行，是無異於鄒與楚敵也，其不成也必矣。故謀第三次革命，當於東北數省培植根基，以爲犁庭搗穴之計。乃於三年正月請命於孫先生，即與戴季陶君等首渡大連，設立機關，聯絡東北各省首領，磋商大計，籌備發動。逗遛半載，袁逆四出探索，終不得志，既困於病，又受外交之掣肘，以致有志未逮，飲淚回東。」

接受陳英士的指揮

對於陳、蔣在革命行動中的從屬地位，蔣公的敍述是：

「三年六月間，接中正等謀滬之報，故暫居東京，以望滬事之成。及滬事失敗，陳喬英、王軍山、章得高、陳新民等殉難，知其事不能急進，乃令中正東渡，重商大計。當時接東省同志之報，有巴英二統領者，請其速往主持，以在東事繁，不克速離，乃命中正與丁景梁至哈爾濱齊齊哈爾等處，先往視察，據報不確，故未親赴其地。未幾，歐戰突起，乃命中正回東，以謀東南之進行。」據此可見蔣公是受陳英士的指揮。

對於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後，至袁世凱稱帝時陳英士的第二階段革命事蹟和前往日本的原因，蔣公寫道：

「三月六日，中華革命黨成立以後，由孫總理委任公爲總務部長，襄助孫先生一切黨務，因當時歐戰已啓，青島開戰，時期不同，局勢一變，前之謀於東三省以養成潛勢力，使其一舉而成者，終以該地勢力薄弱，不能速舉，乃注全力於江浙二省，而以東三省作爲繼起之區，請總理委任夏君爾璵主持浙事，范君鴻仙主持滬事，吳君藻華主持蘇事，極力猛進，卒遭失敗。四年二月間，因各處起事，着着失敗，一無成效，乃單身返滬，自行主持，卽實施其犧牲一己以償代價之期也。回滬後，以謀浙爲主，而兼謀蘇，經營半載，猶無成效，乃因孫總理電召者四，以所事未成，無以對在東同志，決不東渡，不久以籌安會發生，總理又以電來召，商酌大計，乃與許汝爲



孫中山(中)與陳英士(中右)、戴季陶(中左)與革命黨人合影

同時東渡，在東京本部與諸同志決定吾黨進行之方針。」

討袁戰事功敗垂成

對於袁世凱稱帝後，籌安會時代，蔣公將之劃爲第三階段，他敍述討袁軍事行動之倉惶緊促以致功敗垂成，以及陳英士在亂陣中指揮若定的卓絕英姿：

「籌安會發生以後，在東同志商酌大計，公主張以時期急促，迫不及待，東南諸省，袁氏爪牙密佈，如不從西南方面乘隙抵虛，則事難舉也。孫總理等然其計，乃決從雲貴入手，而設籌備處於香港，羣推英公爲之長，不幸時間緊急，財力不足，主持西南者歸又稍晚，否則西南半壁之

義軍，不待年終而早起。英公回滬後，乃朝夕不忘於西南，各省軍隊運動成熟者，已得三分之二，如有力者爲之主持，其事可立舉，故暗中仍命董幹臣、盧錫卿、安順卿諸同志從中進行，不遺餘力。惜其身爲衆阻留在滬，不能親至香港，組織機關，卒致所謀不成，是實爲革命軍失敗之最大原因，亦卽公畢生最大之恨事也。」

「西南進行之計，既受挫折，革命經費，又一無所着，乃奉孫總理之命，與許汝爲親赴南洋，代理籌款。及公過滬，同志多以時迫事急，東南半壁非公主持，決難成功，孫總理亦有留滬之電，堅辭不獲，乃留滬主持一切，以南洋籌款事囑諸許汝爲。當時以時間迫促，如海軍不爲我助，則海上交通不便，陸上聲威不振，東南半壁難以保障，若從事於海軍，又非自滬入手不可。……。故海軍不得，則上海難下，上海不下，則東南難圖，而逆酋不殺，則上海與海軍二者皆不能急圖也，是以從事殺酋爲第一要務。第二乃在襲擊海軍後，卽攻製造局，再取吳淞要塞，然後圖浙攻寧，以爲東南之根據。……忽聞十二月三號，有應瑞肇和卽將駛赴廣東之報，於是迫不及待，乃臨時定期於本月五日，乘各艦長公宴薩鎭冰之日，與肇和艦長黃鳴球相約，於是日舉事，推其爲海軍總司令，囑其暫避滬寓，乃命海軍陸戰隊長楊虎率其部下三十餘名，由黃浦乘小汽船，襲取肇和，同時命副陸戰隊長孫縱横率其部下三十餘名，由楊樹浦乘小汽船，襲取應瑞，不幸孫副隊長所率之小汽船，爲警察干涉，難以着岸乘載，以致應瑞不克襲取。惟楊隊長勇往直前，單

獨進行，卒能攻取肇和。砲擊製造局，惟不願殺傷同國之敵軍，以燈號招呼其來降，不料敵軍失信，竟聽從楊晟之議，命令各艦發砲，回攻肇和，楊隊長以衆寡不敵，固守至翌日拂曉，令部下退去，自亦幸而得免，是日陸上方面，則令薄子明率其部下二百餘名，襲擊巡警總局，令吳禮卿之部下陸學文等襲取電燈電話各局，公與中正親臨南市工程總局之司令部督戰，各方面皆能如計攻取，卒因器械不及敵軍之充足，以致敗退。是役也，海陸各方面死者二十餘人，傷者以百計。公受此大挫，維持秩序，辦理善後，卒能措置裕如，再圖進行，迄無稍餒。謂非英姿卓絕過人，其能於創鉅痛深之餘，指揮若定，不稍却顧乎，凡此又皆爲當世之所共知者也。」

肇和失敗後籌款獻身

蔣公最後詳述陳英士在肇和事件失敗後，以一己之力輾轉各地籌款，爲革命之用的豪壯情懷，不幸誤中袁世凱及其手下之奸計，以是遭到暗殺，壯烈捨身。

「肇和失敗，雲貴繼起之時，其主張則以上海廣東湖北三處爲根據地，彼嘗謂以此三者得其一，則可號召東南，三者得其二，則可風行全國，如三者盡得，則大局可底定矣。當上海再舉之計尚未成熟之時，乃力助廣東之朱執信，及湖北之蔡濟民、田梓琴等，嘗恐謀滬不成，而希冀粵

漢成功之心益切。未幾，請款於公者沓至，公告其左右曰：『肇和之役，所費者不過二萬餘金，吾輩革命全在精神，如借金錢以爲運動之具，實啓今日亡國之機，且肇和失敗，日無百金之索，非故却之，不得已也，所與共事，亦嘗曉以大義，雖不吾從，天也。』第二艦隊來滬，本已運動成熟，乃爲人事齮齕，以致艦隊司令生疑，不能如計發動，故改變計劃，乃定五月間先取江陰，扼長江之咽喉，使長江海軍不能活動，然後再圖上海。故江陰發動後，決計由吳淞響應，先固要塞，再襲江南製造局，以扼長江門戶。不幸初八日爲別方謀攻製造局不成，引起敵軍特別戒嚴，以致我黨運動之軍隊，內外隔絕，消息不靈，故五月十三日所定計劃，率歸無效。至此經費更竭，又爲異己者所扼，而公勇往之志，因之而益堅，再接再厲，百折不回，袁逆加害之心，亦因之而益熾，竟受其偵探機關鴻豐公司押礦借款之欺，當時雖明知其事之不確，而乃不顧生命，冒險籌款，思貫徹其宗旨，以達吾黨革命之目的，不幸卒中奸計，爲賊所算，悲乎。」

我第一次會見孫總理及蔣先生

／陳果夫

我第一次晉謁總理孫中山先生是民國元年，當時跟了別人同去。總理正和一位廖君談話，用廣東話，我聽不懂。但他慈祥而又沉着的態度，使我肅然起敬。總理坐在沙發上，腰背挺直，坐了許多時候，一動也不動。

我第一次聽總理演講，是在上海南京路國民黨本部。總理對世界各種社會主義分析批評，至為詳盡。他演講的姿態、聲調，非常動人。那次留下的印象，永遠沒有淡忘。第二次聽他講瑞士地方自治制度，內容到現在我還清楚記得。

某一年的元旦，許多同志向總理祝賀春節，我也去。到了總理住處，大家請他訓話。他第一句話是「恭喜發財」，接着就講「大家發財」的民生主義，這也使我永遠不會忘記。

我第一次見到蔣先生是在民國前一年，辛亥年的冬季。那時武昌已經起義，但因滿清政府反



陳果夫初見蔣中正時，蔣氏年輕灑脫，正熱衷革命

攻，革命形勢甚爲危急。黨的中樞便命令各地黨員去武漢效命。我以南京學生軍的身份預備去武漢，到了上海，我的二叔臥病在床，但他還是指揮同志，進行蘇州、上海一帶的革命。

有一天，在二叔病榻前見到蔣先生，二叔替我介紹，說蔣先生是主持杭州方面敢死隊的革命工作的。

我在旁邊恭聆二叔和蔣先生商談策動革命、訓練軍隊和起義時間、地點等。蔣先生威毅穩重的風度，使我第一次所生的印象非常深刻。

二叔殉國之後，我常常到他生前許多同志友好處拜訪，屢屢見到他們生活不整飭的情形，甚之有吸食鴉片賭錢等腐化行爲，會客的時間也無限制。其時革命環境至爲惡劣，而黨內一部分同志生活毫不振作，爲之太息。但每次去晉謁蔣先

生時情緒就不同了。蔣先生生活嚴肅，所談不外乎對革命的指示和大局的分析。他不在家時，我就在他的書架上抽閱很多有益身心的書籍。蔣先生生活有規律，來客到了黃昏十時，他就請你回去，明日再談。因此，我對他的敬仰之心便與日俱進。❀

陳立夫自我放逐與歸國前後

——叱咤風雲時代人物的一頁滄桑

民國三十八年剿共戰事失利，國土淪陷，國民黨CC系被認為應對失敗負責，CC領袖陳立夫集所有謗惡於一身，遷來臺灣。對昔日曾經叱咤風雲的陳立夫而言，大陸淪陷乃國民黨的失敗，他有應歸咎之處，但撤退後幾乎所有怨憤都加諸CC和陳立夫身上，頗有孤掌難鳴之頹勢。

中央政府遷臺後，國民黨內領袖紛紛覺得國民黨必須要重整，必須嚴厲改頭換面，才可以拯救國家，振新黨務；此時相對於CC的「團派」，因陳誠在臺地位一柱擎天，成為黨務改革階段的主流。

未列名改造會退出政壇自我放逐

民國三十九年三月一日，蔣公復行視事，卽開始着手國民黨的重整工作，國民黨中央決定組成「中央改造委員會」進行黨的改造，改造委員會於三十九年六月名單大致擬定，七月二十六日改造委員名單發表，十六位改造委員包括陳誠、張其昀、蔣經國、張道藩、胡健中、陳雪屏在內，惟獨CC派的重鎭，臥病的陳果夫和陳立夫沒有上榜，而CC的大將僅張道藩一人列名榜上。

三十九年八月五日中央改造委員會宣布正式成立，改造會成立前一天，陳立夫於八月四日以赴瑞士參加世界道德重整會年會之名，遠赴美國，在新澤西州湖林鎭（Lakewood）定居開設農場，過着自我放逐的生活。

陳立夫離開臺灣後，國內的政局變化極大，國共經過多次沿海島嶼戰役，相繼撤出舟山、海南諸島，僅保有臺澎金馬，CC勢力在國會也歷經波濤，與團派多次對抗失利下，並引起中央極度不滿，由當權派淪爲反對派，由昔日的主流出現分化，而削弱了集體抗爭的力量成爲支流。對於這些，陳立夫人在美國，雖然了解狀況，但是無力回天，他已逐漸退出政壇。

陳立夫遠走異域，一去無音無信，轉眼十載，但是他昔日的風采並未因此在國內消跡，非僅CC派人物，包括所有政界，都關心他的動態，尤其臺灣在安全防衛上轉趨承平之後。

民國四十八年七月，政壇經過多次傳聞他將返國的消息後，再度流傳陳立夫將在四十九年總統連任第三屆之前返回臺灣，雖然傳聞不斷，但遲遲未見這位CC系開山掌門的踪影。

探望父病首次返國

民國五十年二月下旬，久傳返國的陳立夫，終於有臺灣一行。二月二十四日，陳立夫於下午三點二十分在靡靡細雨中，從美國搭乘泰航班機回到臺北，見到久別的故土、領袖和黨人。這位去國十年的政治家，抵達臺北時，高興的接受孫女溫夢萱的獻花，他在機場未向記者發表談話，只是發表一項書面聲明，說明這次回國純粹是探望臥病中的父親陳勤士的病，沒有任何政治意義，不久卽將再返美國。

六十一歲的陳立夫十年前離國時，雖是抑鬱落寞，仍然英挺氣銳，十年歲月，幾番風雨，這次回國已經滿頭華髮。當他走下飛機扶梯時，守候在機場欄杆旁邊上千名歡迎人員，曾鼓掌高呼「陳先生」，激動的迎接他。副總統陳誠和蔣經國，也在雨中佇立機場歡迎。這種熱烈的場面比迎接沙場凱旋戰將並不遜色。陳立夫在機場貴賓室中會晤了陳誠副總統、蔣經國、朱家驊、李石曾、莫德惠、及各政黨領袖陳啓天、孫亞夫、黃國書等人，一大批一大批的黨政界人士，想擠進貴賓室與他握手，但被警察所阻止，他們在玻璃外面看着陳立夫，激動的揮着手，氣氛激盪澎湃。這些歡迎的人當中，以立法委員所佔的比例最大，其中有遠至臺中、臺南趕來的。


民國二十五年八月十一日陳立夫（左二）在上海與右起潘公展、蕭吉珊、吳鐵城、居正、楊虎合影

陳立夫這次返臺，是爲他九二高齡的父親陳勤士老先生的重病而返，陳勤士是革命先烈陳英士的長兄，果夫、立夫二人的父親，久居臺灣，年事已高，現正陷入昏迷，依賴氧氣來維持呼吸。他在國外時，蔣總統曾經拍發電文，告訴他：「尊翁病危，盼卽返國！」使得他才有此次歸國之行。

陳立夫在這次返國的第二天，二月二十五日上午九點，前往總統官邸進謁蔣總統，並與總統晤談一個小時。總統對陳立夫的尊翁病況殷殷垂詢，陳立夫將他在美國蟄居十年，從事農作的情形也向總統報告。同時談到在臺大臥病的陳英士夫人姚文英女士，以及其胞兄陳果夫逝世的情形。

陳立夫在與總統晤談後，隨卽前往陳誠副總

統官邸，答謝他前往機場迎接的盛意，同時前往行政院政務委員蔣經國的家中，對蔣經國多年來照顧他父親的病表示謝意。蔣經國照顧陳立夫的父親，是他以晚輩之禮照應其父蔣中正的恩師和長官——陳英士的長兄。

幾番風雨幾許淒涼

陳立夫這次回國，雖然甚是轟動，但是公論報的一篇社論，却道出了其間不尋常的片段，公論報在社論中說：「新聞界除對陳氏行踪及其尊翁病況略有報導，此外甚少評論。以陳氏過去之煊赫，受其扶掖提携者頗不乏人，似不應相喻於無言之中，顯出如此落寞。尤其與陳氏關係極深的某黨報（指中央日報），竟無一詞一字歡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

陳立夫在國內逗留的時間共四十二天，返臺未久勤士老先生卽病逝，陳立夫辦完喪事，隨卽搭乘輪船返回美國。夫婦二人靜悄悄地回到新澤西州湖林鎭農場，回來後將他們荒廢多日的農莊，打掃、割草、粉刷。農場中的事千頭萬緒，他們離美返臺之前，曾經把幾千頭來亨鷄賣掉，因爲這幾年養鷄賣蛋的行業在美已經不景氣了，但是仍有許多事待辦。

不少在美居留的朋友，濮濮風塵老遠來看陳立夫，雖然經過長途飛行，旅途疲勞但並不減損

他煥發的容光，滿頭銀髮飄然，他是那麼的坦白誠懇和健談。他對朋友表示，他的父親雖然在瀰留狀態下，仍知道他回到了臺北，他餵藥的時候呼病人張嘴，病人知道，這證明他父親雖不能說，却仍能聽。他也表示他雖然回來晚，但還是盡到作人子的孝道。有人問陳立夫總共會了多少次客，他說他沒有計算，但是總計一千位上下。而他對自由中國的各方面建設，都有了部份的了解，而許多瞭解都是由這些訪客中晤談而來，他表示他離開祖國很久，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但仍願意以國民的一份子轉呈給蔣總統、陳誠副總統以及經國先生知道。

見到總統並與蔣經國共遊日月潭

陳立夫這次返臺，最令他感慨的是，老一輩的同志凋謝，十年離亂，他有說不盡的感懷；不過他表示他這次看到蔣總統的身體硬朗，他非常高興。他記得第一次離國之前，看見蔣總統伏案批閱公文，膝蓋上覆有毛毯；這次回臺灣，看見總統身體之佳非常人所能想像，非但膝蓋上用不着蓋毛毯，還到處閱兵視察。行前，他還與蔣經國遊了一次日月潭和高雄港，很是愉快。

陳立夫在美國的農莊本來經營順當，田園生活恬淡平靜，不料在民國五十三年十月出現變化，由於一次森林大火，幾乎將他的農場燒盡，十年心血竟燬於一旦。大火之後，他頗有意將農莊

賣掉安渡餘年；曾經有朋友建議他炒地皮，但是他不願意，他寧願靠他的兒子來安渡餘生。他的長公子陳澤安此時在威斯康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次子陳澤寧也完成了博士學位，服務於電子公司。老三澤容還在唸大學，已與俞鴻鈞的侄子結婚，半工半讀也不需要家庭的負擔，老四澤寵在普渡大學研究所攻讀航空工程。陳立夫一度在普林斯頓大學擔任客座教授，但是在五十三年屆滿，此時休閒時間大部份在研究易經，並且撰寫一部叫做「四書道貫」的書，內容是孔孟思想及學說加以作綜合系統的研究。

火災未久，退隱隨子女生活之念打消，陳立夫仍然興緻勃勃地從事他老農似的生活，他在美國養鷄數量不大，重新做賣皮蛋營生，同時他在家裏做鹹蛋、豆腐乳和粽子副業，這些副業的產品全部賣給紐約華僑開的餐廳。當時國內有人去探望陳立夫，看到陳立夫和他太太每天要包那麼多的粽子，兩人的手都變粗了。本來是學美術和藝術的陳立夫夫人孫祿卿，雙手更是粗糙不堪，畢業於美專藝術系的陳夫人，有時候也畫幾張國畫拿出去賣。誰能想到在湖林鎮鄉間，公路上駕着一輛舊汽車的中國樸實老農夫，曾經是叱吒遠東政壇幾十年的風雲人物。

在美期間，常有訪客與他談到國內的政治和以往在大陸時期的政府；他經常都是很深沉簡單的回答，過去的黨是他一手搞的，過去的黨打敗了，打敗了就打敗了，敗軍之將還有什麼好談的？

他以敗軍之將自稱，絕口不談政治，往後多少年他頗能堅持這個原則。

向蔣總統祝壽二度返國

陳立夫在五十年返國後，民國五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再度悄然返回臺北，這次回國主要是爲蔣公祝壽。由於這次陳立夫不願驚動國內的親友，事前沒有透露返國確定的時間，在機場迎接他的人並不多。他在機場告訴記者，回國的主要目的除了祝壽別無其它，而他的壽禮就是他集數年的精力完成的「四書道貫」。

有人再向他詢及在美國大學是否有開課，他表示當年學的是礦業工程，時間一久就荒廢了，他並說在美國教書談何容易，需要很多時間去準



滿頭銀霜的陳立夫是中國政壇的一位君子

備。但是對於他自己的「四書道貫」，他頗爲驕傲，這本書在美國一再的再版，總共將近賣了三萬册，他相當的高興。

這位曾與其兄陳果夫同樣領政於政壇的赫赫人物，與中國歷史有着不可分的緊密關係。他曾感慨地說：「先兄果夫與余二人既負責黨務，遂成共黨攻擊的目標，所謂CC也！頑固份子也！死硬派也！四大家族之一也！種種污衊幾乎是曾參遭殺人之謗。」但誰又能知道所謂四大家族之一的陳立夫，居然在美國靠養鷄、生蛋、賣粽子、做皮蛋、年糕和豆瓣醬營生，完全用自己雙手賺錢，「可知共黨的造謠中傷無所不用其極。」

返國定居絕口不談政治

陳立夫此次回國，即着手他返國定居的準備。在蔣總統力邀之下，他在民國五十八年四月底，正式返國定居。出國二十年的陳立夫，返國後銳氣已消，他下機的第一句話就表示，希望平平靜靜歡渡餘年，希望反共復國大業逐漸茁壯。傳聞他將出任要職之事，他一口回絕，他表示對於政治已經完全失却興趣，寧願專心作些知識的研究。他同時表示，最近在美國調養期間，曾接蔣總統的手書，詢及他的近況，備感溫暖，本來幾年前就答應總統要回國長住，因爲處理些私事，

所以耽擱了些時日。

陳立夫回國後，臺北的陽光和人情味帶給他更多的歡笑，他的身體比在美國時健康多了，他住在天母，逐漸的有小規模的私人社交生活，每個星期訂出兩天時間，每天兩個小時，在家裏約見親友和訪客。

他在美國罹患很久的肝病，回國不久就痊癒了，腸胃病仍然沒好。然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寶樹在他回國兩個月後，邀請他與中央黨部各組主任餐敍，希望他與各組的主管見見面，但他以爲餐敍先例一開端，以後很難婉拒，建議改爲茶會。在中央黨部安排茶會的同時，有一天他突然親自前往中央黨部拜會，張寶樹臨時以電話邀約各組主管，中央黨部內的各級主管見到昔日叱咤風雲的老長官，都相當尊敬。

知所進退怡然自若

陳立夫過去是立法院副院長，有許多立委和他有深摯的交情，以往他回來時，立委們都爭着去看望他，但這次他不希望立委們去看他，他向他們表示他要回國長住，以後見面的機會還很多。

陳立夫於民國五十八年返國後一直過着樸素的生活，大陸淪陷多少年後，他仍一再說是黨的失敗，這種勇氣何等豪壯。如今他在經國先生之前地位崇高，但一直能堅持不涉入任何政治事物的原則。對於一位一度權傾中國的人物而言，在歷盡滄桑之後，仍然能這樣的知所進退，這樣的怡然自得。回首前塵，雖有無盡之感懷，仍然令人生起無限的欽仰。

陳英士的家人在台灣

革命先烈陳英士在民國五年遇刺，由於逝世過早，因此身後甚是蕭條，所幸有義結金蘭情誼的蔣中正在中國政壇崛起，對於陳英士的家人能妥善照顧，因此忠良之後得以順利傳衍香火。

關於陳氏世家在臺的親族，一般人均知道陳英士的長兄勤士於民國五十年在臺去逝，陳勤士之子、陳英士之侄陳果夫在大陸撤退後來到臺灣，於民國四十年過世。陳果夫之弟陳立夫現在仍然擔任總統府資政。但據瞭解，陳英士的子嗣及家屬在臺灣仍然有不錯的成就。

陳英士遺留二子，長子亦早逝

陳英士四十歲為黨國犧牲了生命，留下兩個稚齡的兒子，一個三歲，一個兩歲。長子取名駪


陳英士唯一的兒子陳惠夫，如今也七十多歲了

夫（祖華），次子取名惠夫（祖龢）。當時陳英士的夫人姚文英守節撫養兩個不懂事的小孩長大，嚐盡了千辛萬苦。到了民國十年以後，幸賴先總統蔣公因與陳英士情誼非常，不時照顧擔負生活費用，使陳家免於凍餒。而後蔣公不但負擔他們的生活費用，並出學費供陳英士的哲嗣陳祖華、陳惠夫上學，一直到大學畢業。陳英士的長子陳祖華在抗戰以前獻身空軍，不幸在筧橋一次上空飛行中失事殞命，次子陳惠夫從此成了唯一繼承香火的子嗣。

忠良之後無辱門風

陳惠夫在大陸淪陷時隨政府播遷來臺，在臺灣發展，幾年前甫告辭世。自幼起身體與堂兄果

夫、立夫一般，並不健朗。他在臺灣曾經從事過多項行業，曾經任中華票券公司的董事長。陳惠夫的夫人溫淑靜女士隨兒子久居美國，在美教洋人畫國畫。

陳惠夫膝下共有子女五人，長子陳澤祥在美獲得博士，任職於一家工程公司；次子陳澤裕也獲得博士學位亦在美，有不錯的職業；三子陳澤禎是日本明治大學的碩士，現任聯合報駐東京特派員。陳惠夫另有兩女陳澤樂和陳澤溫。陳澤樂是心理學家，在美，嫁給孟憲章，一直居留美國。陳澤溫留在臺灣照顧父親陳惠夫的生活，是一位國內的碩士，現也結婚成家。陳氏家族的第三代中，身材一如陳果夫和陳惠夫，並不健壯，都屬削瘦型，但是却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子女們的嗓門特別大，永遠一副理直氣壯似的。

陳氏家族的後人在臺灣固然受到政府的照顧，但亦以其各人的能力扶搖直上；忠良之後，不辱門規，令人欽佩。陳惠夫在臺灣並不甚活躍，雖是先烈的後代，但却不願以其父的餘蔭而有所恃。他在臺灣兢兢業業，不甚出風頭，一直到幾年前，國內電視節目製作「大時代的故事」，敍述有關先烈的事蹟，才邀請陳惠夫公開在電視上露面，談談先人的偉大事蹟。

濡沐父親英烈事蹟

陳惠夫曾談起，他父親過世時他只有兩歲，還不太懂事，只是從母親和家人的口中聽過不少有關父親的往年事蹟。他記得最清楚的是他父親陳英士在八歲那年，與一羣小孩在郊外遊玩，有孩童點火燃燒野草，不幸把自己的衣服燒着了，火勢熊熊險將灼傷，別的小孩見了都慌張走避，陳英士却奮不顧身的跑上前去抱住那個小孩一起打滾，才將火勢撲滅。陳英士以後的革命性格正如同兒時救火一般的剛烈。

陳惠夫並且提到他年輕的時候，曾聽其他黨國元老談起，他父親在中華革命黨討袁戰爭時期，由於經費的籌措非常困難，曾經和同志們商量願意犧牲自己，叫革命同志把他抓起來向袁世凱告密，以領取鉅額獎金移作革命經費，自己犧牲在所不惜。這一句話當時並未爲同志所同意，因此並未實現；但陳惠夫耳濡目染中，知道自己父親的英烈偉大之處。

感激先總統的恩澤

陳惠夫以往只要與人談起自己的父親以及自己的境遇時，都會不時的感激先總統蔣公的恩澤，他認爲他的家人之能有今天，完全是受到蔣公的照顧和安排。而陳惠夫對他父親最切記的，是他父親留下的兩句話：「大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此語之豪壯可見先人之豪情壯志，並不因時間久遠而煙消雲散。

蔣氏家族成長的重鎭

——溪口的民情風俗

「武嶺突起於剡溪九曲之上，獨立於四明羣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爲萬山所景仰……嶺之上，古木參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縈回，游魚可數……隔溪之綠竹與嶺上之蒼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潔，無異寫眞……。」

這是《武嶺樂亭記》中的一段，對溪口鎭的山環水抱、景致壯麗有生動的描述。然而，溪口最吸引人的地方，並不是它的山明水秀、古蹟名勝，而是溪口與近代中國的歷史息息相關，它是中國近代兩位偉人的出生地，因此，秀麗的溪口更顯得地靈人傑，名留青史了。

蔣姓居民佔溪口鎭大半

溪口的位置，是在浙江省奉化縣以南十五公里處，本稱禽孝鄉，但因位於剡溪的出口，故亦




溪口依山傍水，風景明秀，據傳蔣公與夫人早年常在這條河上泛舟

稱溪口。民國二十四年，正式命名爲溪口鎭。

溪口是個純樸的鄉鎭，全鎭九百餘戶中，蔣姓佔了五百戶，是當地的大族。從溪口這個名字，不難聯想到小鎭與溪水的關係。剡溪流水清澈，沿鎭邊蜿蜒而上。溪邊偶爾可見三兩小孩，空着雙手，全神貫注的合力圍捕小魚；年輕的少女，佇立在水中，輕柔的梳洗她烏溜的黑色長髮；一位母親在替小兒子洗澡，爲了孩子一直鬧着不肯擦香皂而大傷腦筋，最後祇得隨意把幾瓢溪水往小孩身上潑潑了事，便又趕忙回到其他村婦的行列，把滿筐的衣物拿到岸邊逐件拍打，而後，牽着孩子的小手，迤邐走回家去。

這是一幅傳統農村溪邊的景致，現在，除了水面上多了些洗衣粉泡沫外，溪口還是維持原來的農村生活型態。祇是假日裏，熙往攘來的遊客

，和忙着招攬生意的三輪車，爲原本樸實的小鎭，增添了一點點的商業色彩。

民風淳厚鄉民熱情大方

鎭上只有一條大街，大街兩旁是同一式樣的兩層樓屋子，有不少間商店，但營業種類不多，重複所見的，主要是修理脚踏車、賣石灰、小吃麵店等，由於遊客大都過門而不入，故生意顯得相當清淡。唯一例外的，是距蔣公故居五十步處的一家千層糕餅店，門庭若市，供不應求。

鎭上的居民，雖未達奉化縣學記中所載的程度：「尙氣而畏法，好義而知分，詩書禮義之澤，一變可以近古」，但當地民風淳厚，鄉民熱情大方，却是遠道而來的客人所能感受得到的。

如今鎭上的房舍，很少有新的建築物，多是舊有的佈局，因此，重遊蔣公出生、成長地，仍可略窺培育偉人之地。

豐鎬房的人中之龍

蔣介石先生之父肅庵公早逝，其母王太夫人身兼嚴父慈母的重責，茹苦含辛的撫養蔣公。平



溪口鎭蔣氏祠堂內一景，「寓理帥氣」爲蔣公所題，「報本堂」爲吳稚暉的字

時，她以誦經拜佛排遣寂寥，把未來的希望全寄託在蔣公身上，對他的要求也就格外嚴格，尤其是品德習性方面。蔣公每每憶起童年時，母子飽受欺凌，王太夫人忍辱負重、保家育子，其至孝之情便溢於言表。

十五歲那年，王太夫人作主爲蔣公娶了媳婦毛福梅，婆媳之間感情十分融洽，毛福梅自王太夫人處學習到誦經拜佛之事，對日後她的心境頗有助益。

結婚後的蔣公，並未從此定居溪口，做個無所求的平凡人物；他胸懷壯志，有心要做一番大事業。於是在四年後（一九五〇年），偕同妻子到鳳麓學堂讀書。此時，他讀到中國軍事典籍的代表作——孫子兵法，使他對軍事的興趣更深入一層，奠定日後東渡日本、學習軍事的壯志，從

此溪口便有很長一段時間沒有蔣公的訊息。當他再度回到溪口豐鎬房時，已經是一位英挺的軍人，也開始他一生的革命事業。雖然蔣公多半在上海與陳其美致力革命，但生性至孝的他，每年夏天必定會回到溪口老家，陪陪母親，直到民國十年王太夫人逝世爲止。

蔣公舊居已爲旅遊勝地

王太夫人逝世後，蔣公更專心於革命大業上，兵馬倥傯，難得回溪口一趟，此時毛夫人只好一直守着豐鎬房，每天誦經，爲丈夫在外的安危及在蘇俄生死不明的兒子擔心受驚。

民國十七年，蔣公在上海與宋美齡成婚，原配毛夫人仍舊保有溪口蔣家的地位。此後，他偕宋美齡回溪口時，則住在武嶺山脚的新宅樂亭，樂亭即蔣公將原已破舊不堪的文昌殿修築而成，名之爲文昌閣，當他不在溪口時，便將文昌閣用爲接待貴賓及藏書所在。而由孫中山先生親題的「蔣母之墓」，也在墓道半山中造起墳莊，題名爲「慈庵」。

豐鎬房、樂亭、文昌閣、慈庵，如今都是遊客到溪口的必遊之地，雖然，斯人已遠，但留下的風範仍長留人們心中，故來此憑弔一番，藉以表達永恆的追思。❀

蔣介石的政治性格

蔣介石先生是中國現代史上的關鍵人物，其一生中之言動關乎歷史發展既深且鉅。他的性格，自亦該為後人所理解。可惜，由於中國的政治環境特殊，政治文化迥異於西洋，數千年來，對於統治者的名字「諱」之猶恐不及，豈有分析其性格之理，這樣的心態，自然影響傳統對蔣先生的理解。因此，在一般宣傳性的史書或評論中，對於蔣介石的描述，如果不是故意「神化」，便是故意加以「醜化」。在這兩極之間，使後人對於這位關乎天下蒼生的歷史巨人，失去了客觀了解的機會，於是，不是產生盲目的崇拜便是盲目的敵對。

在中國現代史演進過程中，蔣介石的確是一位扭轉乾坤的政治人物。回顧他縱橫捭闔的一生，有令人稱羨的名位與功業，亦有令人扼腕的失敗與遺憾。

對於蔣介石一生的歷史評價史學家黎東方曾說：「有關蔣公的是非功過，在其『風雲異色，天地同哀』的身後，或可蓋棺論定。唯獨其在『神州陸沈』所遺留的『兩面評價』，予人難以落筆。」其實，欲論定先總統的「歷史評價」不難落筆，只要能釐清既往一切的政治恩怨，以史實來探討蔣介石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即使不中，亦不遠了。

歷史評價陷入兩面糾葛

蔣介石在政治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非常複雜。一方面，他是位執干戈以衞社稷的沙場戰將，從東征、北伐、抗日、剿匪、戡亂到反攻，他無役不與，成就了他的蓋世功勛，也奠定了他一生不可搖撼的政治地位。另一方面，他經常捲入政治漩渦中。參證史實，國民黨內部激烈的權力鬬爭，從驅許（崇智）事件、擁汪（精衞）逐胡（漢民）事件、中山艦事件、聯鮑（羅廷）逐汪（精衞）事件、清黨事件、寧漢對峙事件、湯山事件等，蔣介石都是重要角色，而且最後都能鎭懾各派系及反側勢力。在這些權力鬬爭之中，他一再證明是一個政治謀略家。


除了武力之外，蔣介石在性格上亦有過人之處

對於蔣介石的崛起，有許多人認爲，蔣介石之所以能夠在激烈的權力傾軋中脫穎而出，成爲國民黨內繼孫中山之後，不作第二人想的政治領袖，他所憑藉的力量，就是黃埔系統的「革命武力」。但事實不然，蔣介石在權力鬭爭中所標誌起伏升降的韌性，除憑藉武力外，他的「政治性格」亦有過人之處。否則，他無法在短短一年內，從黃埔軍校校長身分，一躍爲中國最高領袖。

蔣介石既然是主導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人物，他的政治性格，自然會對現實政治產生決定性的影響。按理說，分析蔣介石政治性格的文章，應該是相當多。但事實不然，翻遍國內史學著作，我們幾乎找不到一篇分析蔣介石政治性格的文章。反而，在許多宣傳著作中，我們所看到的這類文章，若非將蔣介石「神化」，就是「醜化」

。蔣介石在歷史上的地位，已陷於「兩面評價」的糾葛中。黎東方曾說，寫蔣公傳記，最大的困擾，不是在史料的不足，而是，有資格爲蔣公立傳的人，個個「惜墨如金」——不寫；沒資格寫的人却「捕風捉影」的亂寫。而在當今世上，有資格爲蔣公立傳的人，僅有宋美齡、蔣經國、陳立夫、何應欽、張羣、俞濟時、蔣緯國、秦孝儀、沈昌煥、黃少谷、陶希聖等十數人而已。這十數人之中，除秦孝儀與學術沾上邊、蔣經國已逝世外，其餘之人都是政壇人物，因此，爲保令譽，要他們爲蔣公立傳，也很難落筆。……所以他所著的「蔣介石序傳」，雖不是一部嚴謹的史學著作，但是就當代史學界而言，他的著作，未嘗不是一部開山著作。

黎東方所言，不無道理。可是，就目前足堪引證的史料中，可以發現，分析蔣介石政治性格最爲透徹者，幾乎都是他的政敵、學生或部屬。相反的，與蔣介石關係密切的人，面對這些散落於海外的「評論」，却個個三緘其口。以李宗仁而言：他過去曾爲蔣介石的副手，他是蔣介石的政敵，他所論或有誇大失實之處。但是，根據同世代政治人物所記，如胡漢民「革命過程中之幾件史實」、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白崇禧「口述歷史訪問記錄」（臺北，中研院近史所）、閻錫山「個人史料」（國史館藏）、熊式輝「日記」、何香凝「我的回憶」（北京，中文資料社）等著述中，對蔣介石都有許多嚴厲的批評。

抗日名將關麟徵的評語

不過，對蔣介石政治性格的形成，蔣介石最鍾愛的學生關麟徵（即抗日名將關麟徵），在其所著「關雨東將軍回憶錄」一書中，却有一段與衆不同的說法。關麟徵說：

「蔣公政治性格的改變，厥與民國十六年第一次下野的政治情勢有關。……蔣公下野，出於三位總指揮（按：指何應欽、李宗仁、白崇禧）的不支持。……故蔣公經過此次考驗，認淸楚黃埔學生的忠心。但是，也因此引起蔣公一種「心病」，由於某總指揮（按：指何應欽）不能在羣難時表示對他的擁護，而與外人同流合汚（按：何應欽在蔣介石下野後說：蔣走了很好，我們大家聯合起來作革命工作，少了他，我們一樣可以作，從此我們也可以愛一愛國家。隨卽得到李、白的附和）；之後對軍政大權的寄託賦與，自不免謹愼多疑，於是私心由此而起，派系因此形成。豈眞是『人情之常，賢者不免嗎？』我自身遭遇的種種，雖與蔣公這種心情無關，但却是受蔣公有了這種心情之後所造成的間接影響。而蔣公原來用人惟才惟德的標準，會被其左右所改變，追根溯源，便是因爲第一次下野「親叛衆不離」的原因所形成。故是，……對以後這種人事上的演變，對黨國究竟是禍？是福？我個人那次的行爲（按：關氏在蔣介石下野後，與李泉、嚴武、

鄧瑞安、黃杰、俞濟時等人，四處為蔣介石奔走，請求蔣介石回國復職。並對『背叛』蔣介石的將領何應欽，打算採取激烈手段，促使何應欽改變主意），究竟是功？是過？只有留待史家評定了。」

親叛衆不離的英雄人物

這段話出自關麟徵之口，而以其個人遭遇來作引證，實駭人聽聞。過去，曾有人懷疑這段話的眞實性。但是，出身黃埔一期的宋希濂、孫元良、毛景彪等人，却證實了關麟徵所謂「親叛衆不離」的說法。

據前總統府侍衞長樓秉國曾告訴陸軍上將羅奇說：

「蔣公一生豐功偉業，最值得稱道的一點，就是他能接受『失敗』的事實。……回想當年大陸失守之際，負有守土之責的一千三百八十七位將領，竟敢公然背叛他，以致今日棲遲海隅，徒有負校長的栽培之恩。而蔣公來臺後，仍全力在準備復國工作，不做流亡海外的打算。……由此可見，蔣公能接受這個殘酷打擊，表示他堅苦卓絕的『性格』，異於常人。單憑這點，我認定蔣公是位『英雄人物』。」（註：樓秉國將軍所述，輕淡江戰略所前所長皮宗敢將軍轉述，僅述其

大意。）

CC大將張厲生的辭職案

在政壇上上，還有一則少為人知的故事。這個故事的主角，就是CC派大將、國民黨前中央黨部秘書長張厲生。

民國四十三年，張厲生接長中央黨部秘書長後，因與蔣介石和陳誠交誼非淺，故於任內，張厲生權傾一時的氣焰，令人為之側目。詎料，在民國四十七年一月，發生監察院彈劾行政院長俞鴻鈞案，經公務員懲戒委員會議決：「俞鴻鈞申誡」確定後，張厲生為示負責，向蔣介石提出辭呈。辭呈送上去後，久久沒有下文，張厲生以為此案已了，後來積極表現，向蔣介石提出「黨員總登記案」，以強化黨政協調的功能，及強化黨紀的約束。公文呈上後，蔣介石將留中不發的辭呈，突然轉交給張厲生，張氏看到公文上批「准」一字不覺駭然，一年多前的辭呈，今方批示，至此張厲生知道「仕途無望」，只有黯然下台，出任駐日大使。事實上，除了張厲生吃過「留中不發」的苦頭外，前經濟部長江杓、前政務委員蔣勻田、前總統府參軍長孫立人、前總統府秘書長王世杰、前教育部長梅貽琦等人之所以匆匆結束他們的仕宦生涯，未嘗不是「留中不發」所賜

。此卽蔣介石善於以權術駕馭部屬之一證明。

向薩孟武學韓非之道

蔣介石的政敵常批評他精於權謀，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張學良發動「西安事變」後，於囚拘蔣介石期間，張學良、楊虎城親自檢查蔣介石行囊發現，蔣介石所携帶的書籍竟然是「韓非子」、「管子」、「禮記」等書籍，其中韓非子、管子等書籍上，都有蔣介石的「眉批」。

據前臺大法學院院長薩孟武氏說：「在抗戰期間，我常到重慶黃山官邸向蔣公講述『韓非子』之道；後來，王寵惠規勸蔣公說：儒家文德之道尚不足以治國，奈何要學王霸之道以亂天下。蔣公聞之默然。爾後，我的講述工作也就停止了。」薩孟武談到這段往事，頗爲得意；幾乎政大政研所博士班的學生都知道這段經過，薩孟武甚至很明白的說，「我寫『水滸傳與中國社會』、『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等書，就是當年向蔣公講述『法術』之道的心得。當然，蔣公有沒有聽進去，不得而知。可是，我確信，蔣公所習的『王覇之道』，顯然是必有所本，否則他不會指示戴笠去看『水滸傳』，及要求重要人員研讀『韓非子』，我所說的這些話，有張羣、朱家驊、陳立夫、何應欽可以做證，絕非虛言。」

據前國防部第一廳廳長毛景彪將軍說：「蔣公精於權術之道，可說是爲『環境』所逼。事實上，從古今來那一個『政治家』不精於此道。更何況，蔣公三次下野，都爲情勢所逼、親信所迫。……總之，政治是現實而殘酷，利害是錯綜而複雜；蔣公歷經三次教訓後，在身受而心酸的情勢下，他能不有所覺悟嗎？」

政治性格如打撲克牌

據一位追隨蔣介石甚久的張姓侍從官（註：該侍從官，浙江嵊縣人，與蔣母王太夫人有鄉親之誼，少年時代就讀侍衞人員訓練班，後保送黃埔軍校；畢業後即爲蔣介石侍衞人員），在其晚年之際，若有所悟的告訴歷史學者梁敬錞教授說「不以成敗論英雄，不以是非論功過，蔣公與毛澤東政治性格的顯現，顯然是一個極端強烈的對比。在直覺上，我認爲：蔣公的政治性格，像打撲克牌，『進退之際，注重成敗』。而毛澤東的政治性格，像玩象棋，『得失之間，有攻有守』。或許我的比喻有點不倫不類，但事實上，他二人的政治性格，對海峽兩岸的人民而言：都具有不同的『歷史意義』。」

依牌理而言：打撲克牌每一手都有每一手的打法，一副牌到手，無論是好？是壞？只有按照

牌理出牌，且其勝負互不關連；故而，一副牌的打法，僅有以隨機應變爲主，無法有長遠的打算。

下象棋則不然，一盤棋局從態勢擺開後，每一着棋的走法，都是上下關連，彼此呼應。上一着棋可能爲下一着棋舖路，一着得手，下一着必定進逼。一着失守，下一着還可補救。有時候，上一着叫『將』，正是爲下一着打算；互相呼應，令人窮以應付。更妙的手法，即捨棄棋子，然後叫『將』而贏棋。所以，一盤棋內，一進一退、一得一失都與勝負息息相關。如果對手不考慮於此，同打撲克牌一樣，每手各有每手的打算，吃一子則不勝其喜，失一着又憂形於色。到頭來，受人愚弄，如坐五里霧中，那眞不勝其悲。

舉例說，一般研究中國現代史的學者都認爲：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之所以失去了大陸，種因於對美政策的失算及對內實施的「兩編一遣」政策的失敗。對美政策的失敗，與馬歇爾來華調停有關。「兩編一遣」政策，則是一個失敗的政策，却是令人深感遺憾的往事。

所謂「兩編一遣」，一是蔣介石於北伐成功後，爲樹立中央政府的威信，及解決財政的危機，對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李濟琛等四大集團軍總司令，提出「裁軍編遣」方案，其結果却引起長達十年的內戰，以致無力應付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加速日本侵略中國的野心。一是抗戰勝利後，蔣介石爲應付日益嚴重的金融危機，及解決勝利後的民生問題，在未擬詳細的「編遣計

畫」前，即實施的「軍隊縮編」政策。結果使許多未能得到妥善安置的士兵，紛紛投共。

所謂「一遣」，即是陳誠就任參謀總長後，所厲行「遣散僞軍」政策，使擁有日式裝備的僞軍在投訴無門情勢下，成爲中共的「馬前卒」，進而在東北協助林彪打擊國軍，終至佔領了整個東北，使大陸軍事呈現了決定性逆轉的局面。

承認對大陸失敗負責

蔣介石雖具有「撲克性格」，但他也是位能記取失敗敎訓的英雄人物，尤其在危難之時，他隨機應變的能力，則遠在毛澤東之上。據前金防部副司令官趙家驤將軍生前，曾告訴皮宗敢將軍一段意義深長的故事。他說，民國三十九年，蔣總統復職後，第一件大事，就是召集國軍高級將領，檢討大陸陷落的原因。其中，有一次，蔣總統問到孫立人將軍大陸何以落敗時，孫將軍說道：「統帥遙制、誤時失機」八個字。第二次，蔣總統又以同樣問題問孫將軍時，孫將軍答道：「主帥闕疑、軍何以戰？政爭不息、干戈不止，以上爲意，遂以兵民交困，又何以挽刼運？所謂『兵隨將轉』，即敵勝我敗之關鍵。」蔣總統聽後，爲之嗟然許久。其後，孫將軍被發表爲陸軍總司令，終至練兵有成，或與此次談話有關。

姑不論趙家驤所言，是否屬實？但以當時局勢而論：孫立人對蔣介石政治性格的評論，可謂是「一針見血」。爾後，蔣介石談到「神州沉淪」的問題時，卽公開承認，他要對大陸失敗負責任。這點，可看出，蔣介石日後能在危如累卵局勢中「東山再起」，就是他能接受「失敗」的教訓，抱定「必死」的決心，與中共周旋到底；使毛澤東終身對他莫可奈何，這也是蔣介石特具的政治性格。

蔣介石的政治性格顯現在「治國大計」上，或許有其不得以的苦衷。可是，置於「用人政策」上，却迭受好評。梁敬錞教授，曾不止一次告訴黃季陸說：「以儒家修養之道來說，『溫良恭儉』乃是人之『四行』。蔣公早年的修養，似乎是溫、儉有餘，而良、恭不足。如蔣公對張學良、白崇禧、何應欽、孫立人都能持之以『溫』，顯示蔣公是位重感情的人，他肯容納異己的存在，更可見其胸襟之偉大。蔣公貴爲一國元首，却自奉甚儉，生活如常，亦令人景仰。談到『恭』、『良』，以胡漢民囚居『湯山』事件來說，蔣公當時對黨國元老予以優容，或可消弭當時的政治風暴，許多政治事故或許也不會相逼而至，唉！這不能不說是蔣公個性上的一大缺憾。」

馬歇爾含憤報復

蔣介石性格，對中國政治的影響相當的深遠。美國特使馬歇爾於六上廬山洽談「國共協議」時，因雙方皆具「軍人性格」，導致許多不快的發生，故馬歇爾調停失敗後，曾向當時總統侍從武官皮宗敢將軍說：「我今生誓報此行之辱。」

蔣介石的剛烈個性常爲他帶來批評，但是，他的用人政策却有異於常人之處。據官邸張姓侍從官描述，蔣公一生用人政策，係以三種模式爲主：一是「尊而不親」，如蔣公對林森、吳稚暉、張靜江、蔡元培、孫科等黨國元老，始終是採取尊而不親的態度諮詢國事。這些黨國元老，相當於蔣公的師友。另一類型，是「親而不敬」，如蔣公對陳誠、嚴家淦、黃少谷等部屬，視其爲親信，而分賦軍政決策大任，乃屬蔣公之家臣。第三類是「敬而不親」，如胡適、傅斯年、錢穆、張伯苓等著名學人，雖能爲蔣公所尊重，但任官並不顯赫，他們與蔣公關係，類似於客卿。總體說來，蔣公對部屬較嚴，對文人較爲客氣，特別是對德高望重的元老，更是相當尊重。當然，這或許就是他羅致人才的政治手腕！

作爲主導中國政局的人物，蔣介石先生有其成功過人之處，也有其性格上的缺陷。這些性格上的長短處，對中國政治的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

風雲書系14

蔣陳豪門

出 版 者／群倫出版社
發 行 人／寇維勇
編 著 者／孫　徹
發 行 所／台北市忠孝東路４段76號４樓之１
電　　話／7112843・7734916

法律顧問／李永然律師事務所
地　　址／台北市復興南路２段236號12樓
電　　話／7032875～9

總 經 銷／聯豐書報社
地　　址／台北市南京西路262巷22號
電　　話／5620649・5719711
曼谷經銷／集成圖書公司
地　　址／曼谷耀華力路233號
電　　話／2226573
印 刷 所／海王印刷廠
地　　址／台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　　話／2231327～9

定　　價／新台幣130元
劃　　撥／1175605－9 群倫出版社
行政院出版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3650號
中華民國七十五年十一月十五日初版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二版（修訂版）

《當代人物》新書

孔宋世家

當代政治家族中，「孔宋」兩個世家以其寥寥數人、竟能對中國政局產生如此大的影響，毋寧是個異數，本書對山西孔氏和海南宋氏家族，如何在中國崛起，與中國近代主導人物的關係，以及在現代史上的角色評價，有深入刻畫和報導，文中資料翔實珍貴，是任何關心現代史，對權貴家族有強烈探知慾者必讀的一本書。

孔宋世家

風雲書系10

25開平裝本　192頁　定價130元

李登輝與林洋港

如果我們將著眼點落實在與本土的契合，和驚人才華之煥發，來評斷政治領袖之良窳，捨卻三十多年來在政壇崛起的臺籍政治人物，爲當局所倚重，爲民眾所讚賞，又別具風骨，予人一新耳目者，李登輝與林洋港是兩個突出的例子。本書即就這兩位傑出台籍政治人物傳奇崛起，從政歷程及政治風格，作生動翔實的解剖。

李登輝與林洋港

風雲書系16

25開平裝本　240頁　定價：150元

劃撥一律九折優待　全省書局、書報攤均售

群倫出版社　印行
台北市忠孝東路4段76號3F之1
電話：7734916・7112843
劃撥：1045309－0高美蘭帳戶

聯豐書報社　總經銷
台北市南京西路262巷22號
電話：5620649・5719711